

漢譯世界名著

論

民

際

格勒勒雷
繆生胡玲元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J. W. Gregory
胡繆 著
珍瑞 譯
元生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移

民

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19 8719 8

序

移出人民在前一世紀中也是促世界進步的一個有力的動力。全世界的人口，在一八〇〇年估計已達七〇〇百萬，而到現在則有一、九〇〇百萬了。但是這些居民，還比一世紀前祇有三分之一數目的時，居得安穩舒服。因為一八二〇年以後的幾年，歐洲的工業區受窮困的擾攘，怨聲沸騰；力竭的土地產物鮮少，饑饉自不可免。這種苦難狀態大部分由移出人民而得減輕，把歐洲過多的人民安置到新陸地去，供給富裕的食物，擴充了市場，因此提高了受饑饉打擊的國家的維持人口的能力。例如英格蘭和威爾士就這樣能夠從一二百萬的人口加到三八百萬；歐洲在一八〇〇年一七五百萬人到一九二〇年加到了四五〇百萬人。

移出人民的需要，迄今還沒有完了。歐洲大戰已經使得許多國家窮困，從前能夠維持的人數，現在也變得過多了。土壤肥沃水源豐足的陸地，還有許多地方仍被棄置不用；假使這些土地都被

耕種了，舊世界人口過多的國家，甚至可以保持更多的人口，生活在更進步的狀況之下。要把這些棄置的面積適當的利用，歐洲的移出人民就必須要到美洲、澳洲和非洲的幾部地方去，而亞洲人口稠密地方的人民，必須要移到亞洲人民稀少的地方去了。

雖然，移出人民的價值，常被否認。依一學派的意見，以為移出人民不會永久救濟人口過多或醫治失業的，對於移民居留國家的人口，結果也不會有數目上的增加。有幾個國家，像意大利，因為恐怕損失軍事的勢力，便禁止人民移出。移入人民最多的美國，深恐移入的人民堅執保持他們祖國的國家觀念和習慣，將美國的國家團結力減弱，便對歐洲來的移民，以將行拒絕為威脅。那些希望可以容納歐亞兩洲過多人口的國家，恐慌着歐洲有些國家，利用移民，在其土地上創立異國殖民地，其恐懼初無減少之徵。創立異國殖民地，意大利已經進行，立陶宛新政策中，也包有這種主見，想由此可以減去所謂由移民而生的人力的『最後損失』。

由人類遷移的壓迫所生的自然結果，在老舊的國家方面，包含人口過多，由窮困失業而頹敗，以及採取嚴厲的生育節制作為最簡單的救濟方策。在新進國家方面，就要受到延緩他們未用土

地的柘殖，出口的食物和原料減少，減少他們鐵路的利益或利益的前途，以及降低歐洲的購買力。有幾個國家早已把生產過剩的危險當作反對移入人民的重要理由；例如澳洲正在打算阻止它的乾果耕種在出口市場未曾增加以前，有任何的擴張。但是出產羊毛小麥和肉類的國家，假使歐洲無力購買，或出產超過了歐洲所需要的，都一樣的要受苦。

用生育節制來減少人口，好像歐洲人比其他種族容易採用，因此在數目上對有色人種，又要加深了現在的次等地位。在土地較多不能盡用的國家，和人民較多土地不敷居住耕種的國家之間，增加了傾軋嫉忌，把未為人占有的土地閉鎖起來，也會減弱歐洲的人種。

出口減少而人口增加的國家，除去增加困苦與生育節制或移出人民以外，沒有什麼直接的交替方法；移出人民耕種了未用的土地，還可提高世界的維持人口力。

幸運得很，在下面幾章內所敘的事實，顯出這最後的交替方法是可實踐的，移民對於損失移民和接受移民的兩國家，雙方都有利益，而且溫帶地方還仍有廣大的空地可以供給歐洲的移民居住。在熱帶地方創立歐洲殖民地的問題，此地不講，因為另有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一本『有色人

種的威脅(The Menace of Colour)——研究白人和有色人種的聯合，尤其注意於熱帶地方的白人殖民』中詳述了。雖然歐洲人在熱帶殖民，實際上顯然是可能的，但是沒有達到溫帶地方完全佈滿人民以前，不會有大規模的進行。

關於移民問題的文章，散見各處，有許多資料大都發表在報紙和國會的報告中。關於這問題的專門書籍，美國出版的最多。英國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則較鮮少。有價值的數字記錄，已經國際聯盟國際勞工局刊行的有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國際移民會議報告』；一九二二年的『移出人民和移入人民；立法與條約』；一九二〇—二四年的『移民運動』（一九二六年日內瓦出版的0集第二）；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三年在『國際勞工評論』中的『移民記錄』；一九二四—二五年在『實業和勞工報告』中的『移民記錄』；以及一九二六年後在『移民月報』（卷一和卷二）中的記錄。這些記錄，以日內瓦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一九二二—二五年移民記錄指數』而更得利用。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 R. L. Garis 所著『限制移入人民』（Immigration Restriction）一書中，三五五—七一頁，附有個詳細書目，大半是關於美國的論文，其涉及政界和

雜誌的文獻，尤有用處。主要的美國移民條律，在 A. L. McLean 所著『近世移入人民』(Modern Immigration) 一書中，亦有轉載。

美國移入人民委員長懇勸的供給，我沒有刊行的統計和報告，西澳大利亞總督借給我西澳大利亞集羣殖民的報告，以及加拿大的部長給我加拿大移入人民近代的統計，我都要表示欣幸的感謝。

移民的統計，因為定義的不同，以及所關國家記錄的不同，所以常常不能確定。本書所引數字，也有幾處矛盾的地方，但都不甚重要，照錄在此，正足指示數目的可靠。

我看到世界各地各種狀況之下的移出人民，並且竭盡研究移民問題所需要的詳慎考察，可以算是我的運氣。在這問題上得了這樣的興趣，自然會引起著述這本書。著者著這本書時，本於這個信念：這種複雜混亂的移民問題，如欲圖和平的解決，廣泛的研究是必要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格勒哥雷 (J. W. Gregory)

5776
280
2

目次

第一章	移民問題	一
第二章	反對移民的一般議論	九
第三章	幾條主要的定義	二二
第四章	大陸移民——法國的問題	三三
第五章	移民權	三八
第六章	限制移民出國——俄羅斯和意大利	四一
第七章	移民入國的限制	五九
第八章	移入人民的安全限度——同化和移民的原動力	六八
第九章	移民入美國	八四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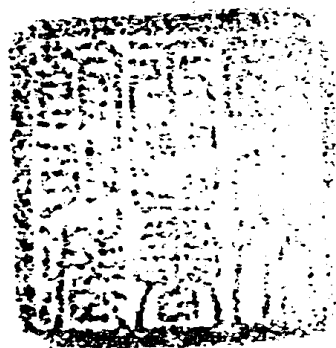
一

第十章	美國對於移民的立法——定額制度	一〇三
第十一章	巴西和阿根廷	一二五
第十二章	加拿大的移民問題	一三八
第十三章	澳大利亞的移民問題	一五七
第十四章	移民 國際研究的需要	一八一
第十五章	歐洲移出人民的必需	一九〇
第十六章	移入人民國家的吸收量	二〇二
第十七章	要怎樣纔能够不用國際共產主義來滿足歐洲移民的需要呢	二一六
第十八章	結論	二三九

移民論

第一章 移民問題

從拿破崙時代到歐州大戰的一世紀中，大規模和平的遷徙，重新劃分了政治勢力的基礎。歐洲民族的支配勢力已經擴張到地球所有可以住人的九分之八的地方，北美和澳大利亞兩洲完全被他們佔據了，這些和平進取的征服，其規模之大，自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歐洲人渡過了大西洋到美國去住下的就有三千三百萬人。但是那些推倒了羅馬帝國使歐洲東部成爲斯拉夫和蒙古人居留地的人民，就比較的很少了。據潑菲爾克哈頓 (Julius von Pfugk-Hartung) 說朗谷拔族 (Lombardi) 到意大利的祇有五〇、〇〇〇人到六〇、〇〇〇人，到達萊茵河流域的保根特人 (Burgundians) 不過八〇、〇〇〇人，微錫哥斯人 (Visigoths) 三〇〇、〇〇〇



○人以及五〇、〇〇〇個戰士。有最確實紀錄的梵達爾人 (Vandalis)，到非洲的也不過八〇、〇〇〇人。

從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的大移民，其中包含澳洲和新西蘭的殖民，和歐洲國家的領土擴張到南非洲、南美洲及印度，歐洲人的佔領由大西洋沿岸的諸國，擴展到美國和加拿大的西部，在中國設立重要的商業租界，在熱帶非洲又豎立了歐洲王國擴大殖民地的基礎。

在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美國的人口，大大的增加，竟加了十倍多；據人口調查的報告，一八二〇年的人口爲九、六三八、〇〇〇到一九二〇年加到一〇五、七一一、〇〇〇；移入的人民大都是年輕強健的人，多在生殖率很高的時期，大概說來，移入人民，對於美國現在所有的人口和繁榮具有很大的貢獻。

從歐洲方面所得的結果看來，大概也是有利益的；因爲從勞動市場中移去了這樣大羣的人民，減輕了因人口過多而生的麻痺狀況，提高了工資，提高了生活程度，因此散佈了快樂和文明。這種移民方法，雖然對於移出和移入兩方面都有顯著的利益，而且雙方自然的漸漸生殖，也

是很有利的，但是還有許多有權威者，還說很有害的必須停止，而且以爲把移民作爲人口過多或人口過少的救濟政策，無論那方面都是不中用的。在一八二〇年後的大移民運動的世紀內，我們便受着大移民不可再現也不應該再現的警告。

由自由移民所生的利益，一望而知比了因自由移民而生的困難和害處，要超勝多多。人口過多地方的人民移流到人口缺少的地方去，在人類的平均分佈上似乎是一種自然的移動，正像一條河的流水，把一地方過多的雨量流去培養別個地方一樣。人口太少的地方，人民就要犧牲了很大的力量，纔能戰勝自然，如果人口適當，做事就很容易了。人口的密度太稠密了，在生存競爭太劇烈的時候，也要變成頹敗的。生存競爭的最後結果，毫無疑問，一定是最適者生存；但是競爭太厲害了，也會引人類到退化的地步，而且也無疑的可以弄到競爭者疲極而亡的。

移民可以減輕過重的壓力，把居民分佈出去，可以制勝地球上的荒蕪土地，使各地生產出各地的特產，以供一般的使用。人口的分佈愈平均，生產的食物和商品也愈多，種類也愈繁，可以使原料的價格低廉，可以使地球上各處的運輸交通便利。把各地不同的風俗，各人不同的技能，都收集

在一起，也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教育事業。把在一地作爲一種負擔看待的人民，運輸到使他們成爲有用的另一地方去，如果人類要全權支配地球，這也是一個少不得的步驟。

反對移民出國的人，有種最足駭怪的異論，以爲移民對於人口過多毫無幫助，據說移民會立刻與奮生殖率的。還有更駭人聽聞的議論說，美洲移入人民並未增加美洲的人口。斯篤大特（H. O.throp Stoddard）說：『差不多各學者全都相信，假使在一八〇〇年後沒有外來的人民移住美國，美國的人口，或許要比現在的多而優良。』衣斯脫（H. H. Hoopes）教授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日內瓦所開的世界人口會議席上以及他近來所著的書上，也有和斯篤大特同樣的結論。照這種意見看來，移民非但在精神上有害，而且用來作爲救濟人類分佈不均的政策也是徒然無益，它不能解除人口過多，反增高該處的生殖率，阻遏他們所達地居民的生殖率。還有幾個著作者甚至以爲移入人民的國家生殖率減小，人口就因而減少。

移入人民不會增加人口，移出人民不能減少人口，這種主張祇能在有限的範圍以內可以承認。當一個國家所有的人口，在現有的經濟狀況之下，到了盡力所能支持的時候，移民進來自會降

落人口的自然增加。例如在歐洲有幾處地方，或者在中國有些地方一樣，有可駭怪的密度，每方哩竟有六、〇〇〇住民，如果再要移民進去，那是無用疑惑不是降低地方上的生殖率，便要增加兒童的死亡率。反之人口本不稠密的地方，移民進去，顯然的可以增加人口。例如阿根廷在一八六九年的人口不過一、八七七、四九〇，到了一九二四年竟加了五倍，成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這種增加，大半是靠移入人民。在這種情形之下，再要承認移入人民不會增加人口，實在是沒有理由的。

移出人民足以減輕人口的壓力，從不列顛島的現狀看來，也是很顯然的。現在在英國工廠裏作工的人數幾與戰前相等。巨數的失業人就是代表過多的人口，在大戰以前，可以移往各地去。假使能夠保存常態的移出人民，那就可以解救失業的羣衆；實際上，移出的人民大大的減少，而人口又不曾立刻受兒童死亡率的增加或生育節制的阻遏而不加多。

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有了從蘇格蘭、愛爾蘭和歐洲大陸移入的許多人民，從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二〇年就增加了三倍（即從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加到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同時美國的人口加了十一倍（即從九、六百萬加到一〇五、七百萬）。工業化的英格蘭在這時期的發

展至少和美國一樣的安定平穩。所以說美國在一八二〇年所遺留的人民假定他們是自然增加，那末美國所增加的人口，就要比英格蘭多了三·七多倍，和說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移入的人民減少了美洲的人口，都是極不可信的。

美洲移入了人民，也許曾經降低在美洲的愛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生殖率；但是無論如何，人口總不會真正的減少，因為移入的人民自然有超中等以上的生殖率。

在久住美洲的土人，生殖率要漸漸的低降，那是一定的；但這祇是同時也影響到歐洲變化的的一部分；實在的生殖率，依經濟狀況和社會上的宗教而異，何立徐 (Hourwich) 博士用和移入人民最少出面競爭的人民階級中，生殖率減低得最爲顯著的事實，做他強有力的理由，他說移入人民，對於美洲並沒有所辜負。勞盤斯博士 (Dr. P. Roberts) 對於社會事業很有研究，他在這個問題上有個極有力的主張，結論說：『以移入人民爲種族自殺的原因，正和部落人民的迷信以爲乾果收穫的豐富定是土地肥沃的原因一樣。』

全世界的移民政策，在過去的十年已經轉進了新時代。羅斯福 (Roosevelt) 宣稱美洲

除保存天然財源問題以外，移民問題要算必需要解決的最大的問題。法國社會黨政治家湯姆斯（Albert Thomas）在日內瓦世界人口會議（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席上宣傳演說，移民的困難正在預備一個比較從前還要猛烈的戰爭。

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做了最澈底的研究，研究的結果，都用最好的普通文字敍寫出來。因為這種研究，便採取了一種新政策，不許無限制的移入人民了，他們說，假使移入人民繼續着從前的速率，那末在美國的愛格魯撒克遜族就要和美國野牛一般的絕滅，新移入的人民會使美國的困窮和犯罪加甚，而且要擴大無教育的範圍，違反美國的民主政體，美國的輿論便受了影響。

因此美國人就把紐約港旁面所豎立的勃所爾提（Bartholdi）自由神巨像上的招待語——把你們的渴望着自由的擁擠羣衆，送給我們——取消。美國便通過了一項條律，禁止移民入境；這種立法，到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四年頒布的禁律，便達到了登峯造極。這種急烈的移民政策，在美國和歐洲兩方面都引起了新的困難。在美國因刺激黑人移入美國北部便加深了他們的種族觀念。據衣斯脫教授的意見，墨西哥雜種不斷的流入，「促進新社會問題的迅速發展，在西南部發一

種新的種族敵視；黑人的百分比在美國人口中增加起來，也是很可能的。在歐洲方面則增加了失業的數目，爲了增加的人口，不得不找尋新的出路。

歐洲有許多國家，對於移出人民確是很重要的，因爲移民對於現在所生的困難和從前所生的，有同樣的裨益。在愛爾蘭因番薯病而鬧着饑荒的時候，移出人民就安定了愛爾蘭的地位。移出人民對於我們現在所有的幾種紛亂，也可以成爲一個最容易的解救辦法。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英國每年平均出口的貨物值九四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自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間跌到每年平均爲七四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差不多只有從前的四分之一，繼之以增加了二、五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因煤業的風潮過剩了一五〇、〇〇〇工人，而且依克勞斯爵士（Sir Charles Close）的人口計算，英國所有的人口已經超出了它所應維持的在幾百萬以上，除非英國能够組織擴大移民，不然還有一條路，便是生活程度嚴重的低降或更嚴格的生育節制。

惟有利利用無人佔有的好地，英人纔能解開這非此卽彼的難局。

第二章 反對移民的一般議論

反對移民的議論，很足引起各國創立禁止或壓制移民的法律。這種禁止的法律，在那些最有移入人民經驗的國家，最是苛刻，論理它們是最可以領會到移民的有利結果的。有幾位反對移民入國的人說，移民入國完全是種災害——無論是在物質上或精神上。接受移民的國家，在物質上所受到的妨礙，而為反對者所最着重的，就是減低工資，因減低工資於是降低生活的標準。好像美國，他們說如果要根據歐戰前的狀態的話，工資老早便減低了，但這並沒有實現，何立徐和勞盤斯兩博士曾鄭重的加以否認。勞盤斯且說『工商部用精密的方法作長期的調查以後，未能在大部用移入人民的實業中找出工資減低的情形』（見“*Bull. Bur. Labour*,” No. 77 July 1908）。

菲加爾特（Fairchild）教授對於反對無限制移民有一個適當的摘要，他以為無限制的移入人民，已經阻止了工資和生活標準的升高；不景氣的狀況實際上正和在物價高漲，生活更加複

雜時期的緊縮相等。弗加爾特宣言「每次移民入國的運動都有阻止在國內的勞工前進之勢，不論勞工是土人或外國人都是一樣。」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一年成立的美國移民委員會有這種同樣的結論，健克斯 (Jenks) 和勞克 (Lauck) 亦有此說。

他們也承認，一大批的人民驟然移居國外去，國內的工資就可以增高，生活標準也可以提高；因為移出了人民免不得不缺少工人，使工資不得不增加，而且一次增加了的工資也許可以繼續的保持着，直到高點為止。

第二種反對者是工會，移入人民足以減弱工人的聯合，因為新到的工人並不去加入工會，往往要做破壞罷工的人。有些事實可以作這種意見的佐證，特別有些民族像波蘭人那樣；但是其他的新移民像俄羅斯人，因有服從的國民性，對於他們的組織特別的忠心，在許多的罷工情形之中，對於改善待遇的競爭，確是最能堅執持久的。依勞盤斯的話，斯拉夫人在保持高工資保護工會方面，確是最堅決的。

第三個反對理由說，移入人民已增加了罪犯，還有許多統計足以證明此說之不謬。但是罪犯

這件事，不能單由數字來考驗出的。大家承認有許多罪，移入的人民犯得特別的少；但在美國的意大利人則被人指為最嗜好強暴脅迫。犯罪的條目，依各國的國民性，而有所寬緊，意大利人以為婦女燒菜燒得不好，去衝撞她一下是一個確當的責罰。意大利人的趨向謀殺，實由於他們國家的風俗傳說，一個人應該報復他自己所有的怨仇，這種習慣，祇要人民對於地方法律保護，有了確信，一定會放棄的。這種的謀殺傾向在近代情況下雖然不能容忍，但是不能指它是一種完全壞的道德。統計家如果對於報仇謀殺和謀財害命不加區別，那就要走入歧路了。中國俗諺對於謀殺也有『情有可原』的論調，惟殘暴則決不能恕；用謀殺來作為報復個人所受的冤屈，也許表示一種義勇而不是犯罪的性質。有許多地方增加了外國人犯罪的比例，大抵是抵觸了地方上的章程，這是由於無知，由於不同的習慣以及一種較低級的保生的理想所致；要之他們的罪是很輕的。

以為移入人民已經加增了窮困的一種意見，卻有個健全的根據；因為移入人民和原有人民的生活狀況不同，對於失業，勢必要有特別的困難，特別容易失業。移入的人民自然都是窮困的；他們沒有留存的資本，也少有朋友幫忙，怎樣去找尋工作，又不大知道，在沒有工作的時候，也不知道

怎樣去維持他們的生活。有許多移入人民，把大宗銀錢送回國去，尤其是送回歐洲，或是送去維持他們親戚，或是存入銀行生息，因此他們可以回去享福，或者用來作爲他們朋友或家屬到美洲來的川資；移入人民的儲蓄，照這樣使用，在經濟處於逆境時無從加以利用。

菲加爾特教授把證據總結起來，證明在外國生長而移來的人民中比在本國生長的人民貧窮得多；但是以移民所增加於美洲的財富而論，他們儘足償付美國爲了他們貧窮而支出救濟費用而有餘。

對移入人民還有一種的反對，就是把移入人民要使文化退步的說數做根據。嚴重的事實就是增加文盲。許多移民不能讀書也不會寫字，他們所生的孩子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美國加入歐戰的時候，陸軍訓練營裏竟找出了百分之二四·九的新兵是不識字的，用英語發令，他們就不懂得。受了戰爭心理學的影響，於是立出這樣一條法律：在俄亥俄州內有四個人在面前便祇准說英語，不准說任何別種的言語。因此居在俄亥俄州的一個加拿大的法國人，對他的妻和兩個孩子可以說法語，假使有一個傭人在面前，他就不能說法語了。

還有其他知識上的障礙，可以作為反對移入人民的口實的，便是確說移入人民缺少發明的能力和機智。美國對於機械技術上的貢獻，有這樣的繁雜，有這樣的重要，這種影響對於偶然的觀察者還不顯明。

根據美國人種及品質受了移民的影響而退化的主張，反對移入人民，是一個最根本的反對理由，雖然很難證明。

美國人的體格因為和移民雜婚便日就衰壞，這種意見並不是從美國人的體質和體重的統計或運動競技的紀錄得來的。和異國人雜配對於美國人民在增進的體質的適應有否幫助，或有否阻礙，這是一個問題；儘可形成正反對的意見。但是在體格的健全發達上，沒有受什麼阻礙，這是沒有疑問的。假使雜種的影響是不利的，那末不好的結果早已被美國生活的健康環境所克服，這個理論仍然無力。

還有一種更有力的主張，根據了移入人民有保留祖國團體的趨勢，足以減弱美國國民的團結。在美國人口之中，外國人倒幾乎要佔了三分之一；在新英格蘭的幾州和紐折而西 (New Jer-

哥)州裏面,本地人與外國人的比例爲二比一。外國人在人口中佔了一個很高的比例,假使他們不被同化,可以證明是一個國家的弱點。有幾個城市裏面,外國種比率還要高,依據麻色朱色斯州吉爾西 (Chelsea, Massachusetts) 報告一〇〇頁上的記載,預言美國人口中的本地人將來要比英國彌特爾塞克斯 (Middlesex) 吉爾西地方的美國人還要少。『我們(美國)變成了一個混族的雜種國家,』達維斯 (J. D. Davis) 這樣說。又一個美國作者,凱樂 (F. Kellor) 說:『美國的國家現在纔醒悟到她不是一個有單純民族的國家而是有一個許多民族混雜的國家』。

一九二〇年美國的陸地人口調查(阿拉斯加和島嶼在外)報告,所得人口如下:

父母爲本地人者		五八、四二一、九五七
父母爲外國人者	一五、六九四、五三九	二九、四〇七、二九三
祖父母爲外國人者	一三、七一二、七五四	
父母一爲本地人 一爲外國人者		六、九九一、六六五

至於新英格蘭三州人口中的比例則如下列:

	羅得島 (Rhode Island)	廣內克的克脫州 (Connecticut)	麻色朱色斯州
父母爲本地人者	一七三、五五三	四四九、二〇六	一、二三〇、七七三
父母爲外國人者	一八二、六六〇	四二一、一三三	一、〇九三、二五八
祖父母爲白種外國人者	一七三、四九九	三七六、五一三	一、〇七七、五三四
父母一爲本地人 一爲外國人者	六四、二六八	一一一、八八〇	四〇一、九五九

移民在美洲所生的普通影響，已經移民委員會詳細調查，該會成立於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間，在一九一二年出版報告和證據多至四十卷。該委員會的委員包括上議員三人，衆議員三人，總統和兩議院的議長各推舉公民一人。委員會討論的結果，以爲自由移入人民未免太濫，應該要加以限制。它的結論大受不利的批評。例如立徐博士把委員會的結論研究了之後，他說：『報告的大部分是沒有價值足滋誤解的』；他還說那報告的主要結論竟和報告自身的統計互相矛盾。然而事實上這個委員會的報告畢竟引起了訂立限制移民的法律，由此可以知道報告的斷案，曾經廣泛的接受。

菲加爾特教授對於美國繼續無限制的移民入國把反對和贊成的兩方面的辯論，詳加研究以後，他堅決的說，移民入國在好的一方面明而且顯，但在壞的方面就容易忽視，其為禍的成分要大於為福的成分。就是從移民自身看來，雖然他承認有利的地方也許可以超過不利的地方，但是他仍斷定兩兩比較的利益，仍以屬於表面者居多，實際者為少。至於真正的價值，一個移民或許會覺得自己所處的環境比他所逃出的地方，還要可憐些！他懷疑有多少移民在『真正有價值』的事物上改進了他們的地位，他相信移民中有才能的人，雖然得到了物質上的財富，但是大多數的移民還是忍受着艱難困苦，遭受着重大的損失。

移出人民的國家所受移民的影響是很簡單的，初看起來，似乎完全有利的。在美國的移民能把大宗的銀錢寄回他們的祖國，斯比亞（Charles F. Spears）統計美國的移民一年要送回歐洲二五〇百萬元。在這總數裏面，意大利人占最多數，總計有七千萬元一年，或每人三〇元。希臘人平均每人送回最多，每人要有五〇元之多。美國的輿論對於這種漏卮自然要痛惜，但有些對之表示惋惜的當局，主張不應採何處置以阻止居留民的履行他們的確切的或者甚至是道德的義務。

有人說，就全部論，匯款對於收受移民匯回銀錢的國家，實在是有害的。菲加爾特對於一個大部受外國送來的金錢所支持的國家，是否是健全，深資疑慮。移出的人民把大宗的金錢匯寄回來，據說要提高物價，影響國際匯兌，因此金錢的效力就會抵折。斯比亞承認匯來的金錢是有益的。他說寄回來的銀錢，使那些人民從『可憐的貧困達到至少有普通舒適的程度』，那些錢用來教育子弟，娛樂晚年。但斯比亞認為這種影響也有一部分是有害的，因為在美國給了高工資，弄得國人不能滿意，不願做原工資的工作，物價高漲，尤其是土地。他說寄回的銀錢在希臘已經把社會弄得特別的頹敗了。

移出的人民重行回國，也是一件有好有壞的事情。在美國住了多年一旦歸國，可以將作工的良法帶回；引進省工的機器，因為他們的經驗豐富，見聞廣博，也增高了精神的水準。不過有些反對移入人民的人說，就整個而論，影響是有害的，『回國的移民所做惡事的影響，比了所做善事的影響要超過多多』。據斯比亞說，在旅館裏浪用金錢的人，足以增加酗酒、疾病、犯罪和癡狂等病態，菲加爾特研究了希臘移民以後，他說因為回國的希臘人，把自己的懶惰和輕視苦工的新惡習帶了

回去，人家學了樣，給國家增加了紛亂、不安，陷於慘苦的狀態。回國的移民被稱為頹敗的，『不適合於舊環境裏的分子』。

依菲加爾特教授的話，移民出國的結果，在意大利也是不十分良好的。他援引孟加拿（Antonio Mangano）的話說，『雖然有那樣大批的移出人民，然而並未把意大利的人口減少，反比從前加多了。他不是說人口增加的速率恰和不移民時的速率一樣，也不能證明確是如此。』孟加拿雖然承認移入人民以及移民回國的幾種結果是有利益的，但是他描繪一張悽慘的圖畫，把移民所有的許多惡結果都畫上去了。有許多土地無八耕種了；物價和生活的費用增加了；婦女也驅入田裏去作苦工了，將身體上已經顯著的缺陷，遺傳於子孫；家庭破產，道德墮落；賣淫和殺嬰的事情增加了；小孩兒沒有規矩，以及『在移民以前意大利幾乎不知道的肺癆病也迅速的傳佈開來了』。『有許多青年，帶回許多惡習，留在國內，就是一個頹敗的榜樣』。

關於移民，菲加爾特的結論說：『有利方面的效果大概比較的顯明而直接，很容易惹起旅行者或觀察表面者的注目。這似乎也就是特別使移民委員會得到深刻印象的，從它們似乎草率的

把對岸（歐洲）的情形看過便可證明』。他繼續的說：「至少移民運動對於移出國所得的利益是可疑的。有利的顯然結果，假使不完全至少也一部分為某種不良的結果所打消了，它們的性質是隱伏的固執的，將隨着時間的過去而愈益顯見」。

在移民問題的爭論裏面，要決定一個孰是孰非，卻屬困難，因為有許多的爭論都是依靠移民在老家和新家之間的比較，而這種比較又很難得到真確。移民的常久的繼續下去，假使沒有阻礙，或許會以加速度的步伐進步，這種事實就指出移民自身滿意於他們所造成的變遷。但有一種被人所着重的意見，說從前的移民移往國外去，要打破周圍的困難，有賴他們自己的發動，可是近代的移民，大部分是受輪船公司、運輸公司的經理人勸說引誘出去的。大批的移民對於輪船運輸公司有這樣的利益，他們自然要熱切的希望着繼續移民，而且要慫恿着了；但是對於移民最有力度的運動，乃是那些移出的人民，他們的境況已經改進了，便勸誘他們的朋友，資助他們的親戚，相繼出國。

把回國的移民，當作頹敗的根源，卻不是意大利政府的意見，據意政府報告，從美洲歸國的西

西利人，確是個最滿意最有益的分⼦；但著者在歐洲各國考察時，對於在美國做事回國的人民，卻沒有這種感覺。

在世界各處，我有了很多訪問居外移民和回國移民的機會，接受了他們的優待，接受了他們的談話，有許多的晚上，在維多利亞後區和加拿大及其他各地，和移民談論他們的經驗，引起我許多回想，他們雖然不時的要眷念着他們的家鄉，嗟歎着不能回去一看，但是我很少聽得有人怨恨他們的向外移居的。

我的意見以為在現在的狀況之下，移民的結果，無論是移入的國家或移出的國家，雙方都是很有利益，至於要把許多罪戾歸之於移民，則未免言過其實。移民並不像反對者所說那樣的為善不足為惡有餘。

然而移民的將來，卻不能斷定，因為有些人口的密度可以稱為低的大國，（每方哩不到五十人），也許在極狹窄的限度以內限制移入人民。美國現正惶恐着她人口的分崩離析，決定不再讓新的分子混入，把早已進來的成分冶為一爐，以期得到較大的統一。澳大利亞方面現在決定要避

去美國現在所受的困難，尤其是因為澳大利亞洲的遠隔和孤立，就有同美國一樣的狀況，已足使她危殆。加拿大承認是有雙種人口的國家，每方哩不過二人，不列顛的多數很容易為無約束的移民所推翻。人口過多的歐洲國家，也知道了非像從前一樣移出人民，不足以抵銷他們人口的過剩，人口過剩，他們就要受到失業的拖累，工業也要為了救濟和施給的重大消耗而受着阻礙；最後生育嚴酷的限制，把本佔少數的歐洲人口大大減少，甚至減得比現在的人口還少。在近幾百年來，對於世界上的物質和學術兩方面的進步貢獻得最多的歐洲西北的人種，數目將特別要減少了。

第二章 幾條主要的定義

國際間的移民，大概可以分成三種——不同種族間的移民，同種不同洲間的移民，以及同洲各地居民的遷移，這種區別要有各種定義來解釋。要下移民上各名稱的定義，在技術上有很多的困難，日內瓦萬國移民委員會也注意到了。

種族 (race) 這名稱，在移民上就有種種的意義。它可以作為 (一) 全世界人種講，例如說人種；或 (二) 當作人類的一種基本分類，像說蒙古種、黑人種和高加索種是；或 (三) 人類的一個部分，好像說歐洲種族是，這種分類根據有同一的普通文化以及某種身體上同一的特性像顏色等等而定；這種種族，總由人類三個基本分類中的一種最占優勢，但可以吸收其餘的兩種；因此匈牙利人和芬蘭人就包括在歐洲人種裏面，但拉伯人 (Tappes) 就不在內，因拉伯人還比較原始，仍舊度着游牧的生活；或 (四) 指一個民族或甚至一個民族某部分內的人民而言，如說英格蘭種、蘇格蘭種、

威爾士種便是。這個名稱在同一本書內，往往包含各種意義。例如菲加爾特教授把種族一詞指人種，也指高加索人種、英格蘭人種以及意大利人種。

種族混雜的禍害程度，也是判斷移民問題的一個主要論點；種族這個名稱，就要有個確切的定義了。與生物學上的用法及普通的含義相合的，種族總是包括一個民族集團以上。有許多人種誌學者以為人類包括着三種或多種：高加索人、蒙古人和黑人的頭髮的分別，在一個只研究皮膚的動物分類學者看來無疑可以用來作為分類的特徵。但因為人類無論那一部分，要是互相通婚交配，都可以子孫繁盛，所以普通的意見，贊成以所有現存的人類視為一種的說數。

假使種族 (Race) 這個名詞，用以指小於人種 (Species) 的單位時，那末把種族限於指人種的三種基本分類——高加索、蒙古和黑人——自然是有理由的。但是有許多地方，這種應用極不便利，像高加索人種不單包含大多數的歐洲人而言，並且還包含在亞洲西南和非洲北部的許多人民，日本的蝦夷 (Ainu)、玻利西尼亞人 (Polynesians) 以及澳洲的土人在內。高加索人種可以分成兩種，一叫白高加索或用赫胥黎的名稱叫黃白人種 (Xanthochroi)，包含北歐洲的白人

在內；一種叫灰白人種 (Melanochroï) 或稱深色高加索種，包括南歐洲的黑色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猶太人、印度的阿利安人 (Aryans) 非洲北部及東北部的長髮民族，包括伴伴人 (Berbers)、摩爾人 (Moors)、紐屏人 (Nubians)、蘇騰人 (Sudanese)、蘇馬利人 (Somali)、辯萊人 (Galla) 等在內。把在高加索白人的名稱擴充到既不在高加索做商人又不在高加索做居民的那些人方面去，常常受人反對；用到南印度的黑人和蘇馬利人去，那的確是不大適合的。蒙古人種這個名稱，除用來包括長黃髮的蒙古人以外，還包括膚色較白的匈加利人、芬蘭人和拉伯人，中國南部和印度支那的較黑民族以及在美洲的所謂紅印第安人也在內，也同樣受人指摘。黑人這個名稱也是這樣，擴充到某種範圍以外，也是不適合而會引起誤解的，例如引用到非洲、紐幾亞和隣近諸島上的生短鬚頭髮的人；但是牠原有的意義也被改變了，因為它並不包括非洲最黑的人種像有『fayrick 'ead of 'air』的蘇騰人和摩爾人在內，這種黑摩爾人乃是通俗文學中所講的典型的黑人。

種族一詞，用於爲一國疆土所限以內的民族或民族的一部分，都是不合的，但是著作者說到

英格蘭人種、蘇格蘭人種、威爾士人種的時候，常常是偏重於身體方面的關係，而不大注意政治的關係。

假使種族這名詞用作人類文化的分類上，那大體也與人種的三種基本的分類相應——高加索、蒙古和黑人。

移入人民問題上的重要種族：(一)是歐洲人，包含白高加索人，有些深色高加索人，以及有些體格上歐化了的蒙古種人，像匈牙利人便是；(二)亞洲和非洲的深色高加索人，包含閃族 (Semitic people)、含族 (Hamitic people)、印度阿利安人以及能够供給許多工人的太平洋玻利尼亞人；(三)亞洲的蒙古人種，包含中國人、日本人、馬來人 (Malays) 及馬達加斯加島上的土人 (Hova)；(四)美洲印第安人，他們是蒙古人種的一部分，祇在南美、中美和墨西哥佔有政治上的勢力；(五)黑人，包含巴潑人 (Papuan) 和密羅尼西亞人 (Melanesians)。

上列人種中任何兩種相互通婚，都應該視為似乎有害。說雜交所得的子孫，差不多一定是劣等的，也祇有在高加索種、蒙古種、黑種三種基本人種分類間交配所得的雜種，或者可以說是對的；

但是就這三種裏面，他們既然都是同屬於人的種屬，偶然有雜種的個人，竟有例外的才能，那也不足驚奇。在這種情形，父母兩人，或都是雜種，或兩者之一是雜種，他們的家庭，在歐化的狀況之下，已經住了好幾代。像包含有黑人和歐人血統的仲馬父子（Dumas），確顯有最高的智慧和才能。在美國有許多黑人和歐人互婚而生的傑出人物，美國也受了他們許多的利益。在兩個種族接近的居住久了，這種例外的事件，便會發生。

世間公認所有這三個種族都是源出一種，在他們中間沒有絕對的界限；頭髮的性質，要算身體上最固定的區別了，但是反捲頭髮水的廣告在美洲盛行一時，正表示出有許多人相信黑人的頭髮形狀，也可用方法來改變的。所以不同種的人互相結婚，普通總是產生不良的子孫，這條定律，不會絕對的確實，尤其是不能適合於在深色素高加索人和蒙古人的互婚，他們在同一環境之下相處已經很久了。

種族間的區別卻不易決定，因為顏色並不是種族的試金石，像深色素高加索人中的蘇馬利人比許多黑人還要黑。全美洲的印第安人有同一樣的顏色，足證顏色並不全是氣候的關係。

和移民問題相關聯的名詞用法，既如此多變，牠們的定義自然也重要了。

移民 (migration) 可以解釋為人民的移動，從一國或一洲移到別國或別洲去，作永久的或長期的居留。它包括移民出國和移民入國的兩種移動。

移出人民 (emigrant) 便是離開他本國，到別處去居留的人。這個名詞在各國的法律上，有各種的用法。依據奧地利亞、丹麥、意大利、西班牙和大不列顛所採取的定義，這個名詞就祇限於一個從歐洲國家移住到非歐洲國家去的人民。依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和葡萄牙的法律，一個人民祇要從這一國移住到別一國去就是移出人民。

這移出人民的一個名詞，常常被人視為屈辱貶抑的，好像印度人反對把本地人一個名詞用到任何印度的土人身上去一樣。因此不列顛政府就把移出人民的名詞加以限制，對於不列顛公民要稱是移出人民，祇能用於從不列顛地方移住到非不列顛地方去。移住到不列顛的領土去，叫海外殖民 (overseas settlement)。一個人從帝國的一部移住到帝國的別部去，叫做海外移民 (overseas settler)。但是這種術語，並非全帝國都採用的，澳洲的法律，規定祇要是永久離開澳洲

的人就算是移出人民。

移出人民這名詞，也受各種經濟的限制；有幾種定義，移出人民祇限於那些用自己的意志移住出去，不受政府或任何會社、任何團體幫助的人民。因此菲加爾特說：無論是移出或「移入人民，總是一種人民的移動，或者是個人或者是全家，完全出於自己的發動和自己負責，不受國家的扶助或壓迫，從一個很發達的國家（常是老而人多的國家）移殖到別個不很發達的國家（常是新而人少的國家）去，去時抱有永久居留的意思」。

有許多國家，移出人民和移入人民的兩個名詞，祇用於第二、第三兩等級的旅客，有些地方，竟祇用來作為下等艙客用的。

和澳洲的意義相反，移出人民，平常總是用來表示從一個組織老人民多的國家，移往一個不甚發達的國家去的一種運動，和這相反的一種移動，依據幾種定義，就不算為移出人民了。

移入人民 (immigrant)：一個人走進了別個國家長久的居留在那裏，就叫移入人民。這個名詞，自然有和移出人民一詞的各種意義有相對的關係；可以當作從任何國家走進來的一個人，或

是祇限於從別洲來的，或限於別個國家來的。遊歷者在有幾個國家像美國和澳洲就不在移入人民之列；但是旅客因為居留期無定，雖不一定久居，也被列為移入人民，依照阿根廷的法律，假使年在六十歲以上，就不算作移入人民；在這條規則裏面，卻含有很健全的常識。

這兩個名詞，還有各種有趣的限制。例如哈佛大學阿巴脫 (Abbott) 教授要把美洲的新舊移民區別出來，他說：『有人說我們的英格蘭祖先是唯一的最早的移入人民。這是不對的。世界上各處一個開拓者和一個移入人民是不同的。』

把這個移入人民的名詞，加到那些移住到鄰近國家去的人，似可不必的。一個人從蘇格蘭移住到英格蘭，或從瑞典移住到挪威，平常總不當他是一個移出人民。但是假使那個移動是想永久變更居住的，那就等於是短距離的移民了。意大利人民移住法國，因此就被列為移入人民。根據法國的統計，西班牙人爲了收穫，在法國作短時間的逗留，也列為移入人民，過幾個月以後，又把他們列為移出人民了。

間 (inter)，這個介字，像用於種族間、大洲間和國際間等名詞，是用來表明不同種族、不同洲、

不同國家間的關係。種族間繁殖，就是不同種族間的繁殖。反之種族繁殖，就是同種族的繁殖。

在移民問題上有三種主要的人口移動——種族間、大洲間以及同種的隣國間。

種族間的移民，是一個種族的國家的人民，移進別一個種族的國家去，像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移入美洲或澳洲或歐洲去，或黑人移到美洲或亞洲去；或印第安人移住中國，都是種族間移民之例，甚至印度馬達拉斯地方的人民，廣泛的移住到緬甸去，也是種族間的移民，因緬甸人是蒙古人種的原故。

因為種族間的移民大家多認為有害的，所以在北美洲、歐洲和澳洲大都已经停止。

在墨西哥和南美洲，仍許中國人移入；因為美洲的土人是蒙古人種，他們和中國人、日本人互相結婚，也許不能算是嚴格的種族間雜交；他們同屬於人種三大類之一；但依二四頁的分類法則可說是種族間了。

從印度到緬甸去的種族間移民也很盛行，因為緬甸所需要的工人超過了她人口所能供給的數目很多；『緬甸者緬甸人之緬甸也』的運動即反對馬達拉斯人（Madras）的移入這種種

族間的移民。假使緬甸能够供給充分的工人，限制印度人的移入，一定更將有許多理由，因為這種移民，有顛覆敗壞一種有興趣有引力的人民的威脅性。

種族間移民現在範圍已受限制，從現在的趨勢看來，今後的限制將更加嚴密。印度人雖然屬於深色高加索人種，但是美國和加拿大卻禁止他們的移入，禁止的理由與他們所以排除中國人者相同；反對的理由，就在顏色的嫌惡以及文化和生活程度的大相逕庭。

移民的三個分類——種族間、大洲間以及聯盟隣國間——不能在政治上分得清清楚楚。例如前十年間，從美國南部諸州移往北部諸州的重要的黑人的移動，便是一個在一國內的種族間的移民運動。住在非洲的人民，大都訂立了合同，大規模的移到非洲的南部和西南部去開鑛，這是把同種同洲但是所屬的國家不同的人民集在一起的例子。

大洲間的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三種分類裏，要算最重要的一種，包括近代的大批移民在內，那種從歐洲到美國，從歐洲到加拿大，到阿根廷，到澳大利亞的移民都是。這種方式，把從中國到南美洲和馬來半島的移民，以及從前移到北美和澳大利亞的移民也包括在內，還有從印度移到東非

洲，以及訂立了契約把苦力工人送到西印度羣島英屬幾內亞，發吉（Guinea），和其他南海許多島嶼上去的移民，也都屬於大洲間的移民。種族間的移民已受一般申斥，除非有嚴酷的條約禁止種族間的互相混合特殊情形之下；因為條件常常不容易實行，所以種族間的移民已縮小到很小很小的範圍，在現在的時候，真有實際上的重要性的，恐怕祇有在緬甸和中、南美洲了。

第四章 大陸移民——法國的問題

隣國間的移民，常不至受因種族混合而起的反對，而且對於失業和新實業需要勞工上，或人口減少的國家，卻是一個最容易的補救方法。

同洲兩國間的移民，照有幾種定義看來，不算是什麼移出人民或移入人民的；而菲加爾特以從俄羅斯移居到亞洲作為不在此例。這樣的移民，在範圍和重要兩方面，常是很大的。一個主要的例子，便是法國，因為法國人民的自然增加的不够，法國的人口祇能從歐洲的各處作大規模的移入來保持；這些移民大都是從意大利移來補充，還有些從波蘭和西班牙移來，西班牙的移入人民是一種交換的移民，因為凱脫爾（Catal）的人口減少，一部分就是因為法國人移出到西班牙城去的原故。

法國因為死亡率的增高，生殖率的減小，而製造物和礦產的出口反比戰前幾乎要增加一倍，

因此工人大感缺乏，工人的地位，也大受此種影響。

在美國禁止移民律公布以後，歐洲移民移入法國的便大大的增加；意大利移入法國的人民，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間，一年不過四八、四二八人，到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就每年有八〇、八四五人之多了；在一九二五年意大利人住留在法國的，計算已經有八〇七、六五五人。同時期內，波蘭移入的人民自一三、八三八增加到四〇、七八八人，其他各國（除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波蘭、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俄羅斯和希臘以外的國家）則自二、五二三加到一七、三一二。在一九二四與一九二五年間各國移入法國的人民有如下列（錄自日內瓦國際聯盟國際勞工局所出版的移民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意大利人	九九、一五五	五五、〇三一
西班牙人	三八、九六〇	一九、〇〇五
比利時人	四〇、二五六	四六、七八七

波蘭人	四一、〇一四	三〇、六三四
葡萄牙人	六、七一五	六、〇〇八
捷克斯洛伐克人	一〇、三四〇	六、一二七
俄羅斯人	四、三五九	一、九一五
希臘人	九〇三	三一—
其他各國人	二二、六五〇	一〇、四四三
共計	二六五、三五二	一七六、二六一

波因克雷(M. Poincaré)曾經說過『法國所雇用的外國人祇不過等於我們(法國)死亡人的數目』這樣一句話。假使他所說死亡人的數目指大戰中死亡的數目，那末就不能太泥守着他的話，因為一九二五年在法國的外國人數目是二百五十萬，而法國在大戰中所死亡或失蹤的人數則為一、二五七、〇〇〇人。一九二五年在法國的外國人數，要佔法國全人口的百分之六·四；因為要維持他們原有農工業的生產，有僱主聯合會的組織，(Societe General d'Immig-

gation) 鼓勵移入人民，專從歐洲中部和東部移入人民，國家方面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也成立了一個勞工評議會 (Conseil National de la Main d'Œuvre)。

法國的缺乏工人，並不是一件新發見的事情；勞蘭 (Lorraine) 煤礦之所以發達，實際上都因為雇用了意大利工人的原故。在一九〇八年後，始有許多波蘭人去補充；法國的人口漸漸地從農村方面趨向到城市中去，有幾處地方的人口缺乏，已經變成了和蘇格蘭高地的一樣嚴重了。耕作勞工的缺乏，西南各省就有西班牙的人民移來抵補，其他地方由意大利、比利時和瑞士的人民去抵補。自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十年間，勒卻倫梯 (Les Charantes) 法國西南十六省) 損失了四三〇、〇〇〇人，雖有瑞士人、比利時人和意大利人到洛脫加隆 (Lot-et-Garonne) 來殖民，又從布勒塔尼 (Brittany) 運送二五三、〇〇〇人到多爾多尼 (Dordogne) 來，仍不足以挽此頹勢。布勒塔尼的人，若沒有美國的禁止移民律，他們平常便會移住美國。

法國雖然不能不有外國人的流入，但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法國要想把外國工人達到一個滿意的同化，於是採取了美國的美國化及政策，成立了「法國家園」 (Le Foyer Français) 條

例，幫助異國人的教育，鼓勵異國人的歸化。移入人民的生活情形，往往最不利於同化，因為他們趨向於住在礦區的與衆隔離的外國殖民區內，以及居於城市之中，最顯著的，便是馬賽。對於移入的人民，地方上很有反對的論調，以為從暫時的失業方面看來，移入的工人比法國工人占便宜得多；因為外國人的工資常常比較低廉，並且作工訂明合同，一旦解約他們便可離開遠去；所以在暫時缺少工作的時候，本地的雇工，有外國工人在前面，反而容易喪失他們的位置。

第五章 移民權

一個人從這一個國家遷移到別一個國家去的權利，普通是認爲個人不可缺的自由。蓬菲而士 (Henri Bonfils) 曾列舉出主張此說的國際公法權威的名字，包括 Grotius, Vattel, Klüber, G. F. 和 F. de Martens, Heffter, Pradier-Féjéré 及 Pasquale Fiore 諸人。大多數的歐洲國家，都把這種權利明白敘入或包含在法律裏面，都認爲是天賦不可少的權利。歐洲除俄羅斯和意大利以外沒有一個國家，更持異議。蓬菲而士 結論說：『除俄羅斯以外所有的文明國家，現在都承認移民權是個人的一種絕對的和不能破壞的權利』。然而他又接着說，『每個國家依照自己國內的情形，對於移民的移入作寬或嚴的限制，有絕對的自由權。她甚至可以絕對的禁止，但因爲不欲失禮於別國起見，禁止或限制移民的動機，應該根據於由政治和經濟的理由所決定的合法利益』。

美國在一八六八年的柏林格姆條約 (Burlingame Treaty) 中更着重的聲明移民的權利，那條約確定美國公民有居留中國和在中國經商的權利。和這條約相關聯的，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美國的國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宣言脫離國籍，『爲人民的天賦而固有的人權，爲享受生活權、自由權和追求快樂所不可缺的』，美國任何官吏如有違反此種權利的行動，皆不合於共和國的基本原理。

這種權利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告終以後簽訂巴黎和約的時候，及一九一九年在華盛頓開的國際和平會議中重加確定；兩次會議都承認增加工人的移動，就是減輕失業罪惡的最有效的方法。歐洲的工黨有同樣的意見，主張採取便利移民的計劃，保護移民不受謊言欺騙，掃除移民行程的障礙，並且保障移民在新地方得到和本地人民同等的權利。

由上述那些目的而建議出來的計劃，着重着供給移民的國家及接受移民的國家的不同觀點和利益。一九二一年日內瓦在國際聯盟會和國際勞工局主持之下，所召集的國際移民會議，由愛爾斯威脫 (Lord Ullswater) 主席下，顯出了利益的衝突。兩個主要的移入人民國家，澳洲和阿

根廷開始便拒絕參加，其他各國雖然參加，可是他們的代表不是缺席便是辭職，他們的理由，就說所討論的問題太只顧移出人民的國家的利益了。

移入人民的國家，已經開始關起大門，因此和供給移民的國家，發生了傾軋。有幾個國家嚴厲的規定移入人民的總數，甚或完全停止，這兩種情形任何一種，都在他們合法的權力範圍以內。因為移民權並不是絕對的。每個國家都可以禁止自己的人民移出，也可限制外國人民的移入。在英帝國的憲章上有一條重要的條款，便是允許各自治團體有『決定人口成分之權』。

如果人民單有移出權，而沒有地方可以供給他們自由的走入，那仍歸不中用的。至於要得到外國的允許，那就要受好幾種條件的限制，因為移入人民總不能希望一個人口過多的社會會歡迎他們的。

第六章 限制移民出國——俄羅斯和意大利

移民出國和移民入國兩方面，應該有相當的限制，是大家承認的。關於移民出入，在三種政策之中，總有一種適用，或者完全自由，或者加以限制，或者絕對的禁止。

有許多國家，禁止沒有盡過國家兵役的人民移出國外，盡過兵役的人民出國之後，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有召他們回來參加軍事的權柄。採取徵兵制度的國家，不許她的公民爲住留國外而逃避他的當兵義務。

其他文官的職務也是相同的。一個國家養育了一個人民，如屬需要，就有留置他的權利，也可以正直的向他索還爲他長成工作所耗費的價錢。例如一個國家，設立了一個很費錢的專門教育機關，就有理由阻止出身那機關的學者走進敵對的外國去，不能把這很費錢訓練而得的利益拱手讓諸敵國。再者任何移出的人民，要想把他們個人的債務義務或養育他們子女的责任拋棄到

社會上去的，國家也有阻止他們移出的權利。

正當的限制移出人民，依各國的情形而異；但是認為公民在國家危險的時候，沒有權利可以遺棄他的國家，或拋棄他個人義務的原則，則各國皆同。

有些國家不願意喪失他們的國民，於是努力的減少移出人民，正和那些國家不願接受移民的一樣努力。管理移民出國的規則，有四個主要的類別——第一、阻止無知識的農民受謊言欺詐的誘引移出國外；第二、阻止受人扶助的移民；第三、先在自己國內查驗移民，有不合格的，便不允移出，以避免無謂的旅費；第四、包括像俄羅斯和意大利所實行的直接禁止移民出國。

一、禁止招徠移民出國 移民對於輪船公司和運輸公司是一種很有利益的事業。幾百萬的移民移到美國去，和二十萬的旅客到澳大利亞，每年就要有幾百萬鎊的進帳。下等艙客或三等艙客，羣集了一小角，吃着簡單的雖然是精選的食物，所用侍役又有限，他們都是好船客。而且在移入國的移民，有時要叫他們的朋友來，有時回到歐洲去看看，對於輪船公司又可增加一批生意。移出的移民變成了時常往來的客人。輪船公司自然要贊成移民，而要很積極的去扶助移民了。他們的

代表在一九二一年日內瓦國際移民會議開會的時候，倡議移民應該不加限制。

輪船公司裏的移民部經理，招徠了移民，登入簿冊，常常可以按客人的多少得到一宗津貼。這種經理人都能語語動人，使人心悅誠服，還有幾個竟是可以把所要去的地方，所能得的酬報光榮，說得確確實實，毫無疑慮似的。移入人民的國家，於是懷疑這些經理人和他們所送來的人民了。一個移入的人民，合與不合，和經理人是不相干的，經理人祇要能够把他登入船客的帳簿上領得一宗津貼便好了；他可以把移民當作城市陋巷的廢物送到耕種的鄉野去，也可以私教一個罪犯去如何閃避用意在於剔除他們的人口規則。一九二一年日內瓦開的國際移民會議中，對這些過分熱心和左袒移民出國的人，有許多公開的評論。有幾個移民出國的國家代表，有一部分的偏見，好像專為英政府而發，因為他們覺得英國的政策太受輪船業的影響了。

大家對於招徠船客的經理人的疑慮，可以從許多國家訂了規則來抑制他們的活動一事中看出。例如美國一九一七年的移民條例（第六和第七節）便制定誘惑移民入國的人，科以一千元以內的罰金或兩年以內的監禁，並且命令勞工部長禁止任何運輸公司常常鼓勵移民，運送外

國的移民來岸。美國還禁止用廣告鼓勵移民入國，但在歐洲是不能禁止的。

二、阻止津貼移民出國。由政府、會社和慈善機關移出人民，早已深受疑慮。移出國的政府知道移民出國是安排不良人民，如反對政府者、罪犯或窮人的簡易的方法，直等到被送入的國家，發覺了他們受人利用，把他們的國家當作擾亂分子、無能力者和罪犯的積集場所，於是開始禁止。慈善機關可以用一種健全的訓練方法，像勃那爾獨 (Barnardo) 博士的家庭組織和犒散 (Cossat) 博士的農場組織，把在本國很少有機會發展的兒童送到新環境裏去培養起來，成功一個優良的公民。但是慈善機關有一種趨勢，他們往往注意於不大健全的人民，而他們所送的人民，往往使移民入國的當局不甚信任。

美國在移入人民資格的條項下，排斥那些來美的人，他的盤費是一部分或全部由國家、會社或團體供給的，或甚至由私人所供給的。但是合格而仁慈的慈善家所訓練出來的一班人，倒可以算得是最可喜的一種移民。每年由英國的訓練家庭中送往加拿大的二千兒童，有極大的成功，每一個少年移民，就有十個人應募。

三在本國的移民檢查 一個人丟棄了原有的家庭，費了一部分的資本當作路費，走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如果那個地方拒絕他登岸，把他所有的物件和動產統統賣光了，也不能付償他回來的路費，這是移民很常有的一種悲劇。所以在移民動身以前，能夠知道他們能否被人家收受，這對於他是一個大利益，這樣就可避免無謂的遠行所有一切嚴酷的危險了。因之，他們可以坦然就途，不受從前所有的依列斯島 (Ellis Island) 的恐怖了。

依列斯島是紐約的一個移民入國的關口，雖然對於能說不列顛語的中等階級移民是很舒服的地方，但對其他的人便是一個帶有恐怖意味的名字了。因為有人連續的控告依列斯島的行政組織和官吏，竟致成立了調查委員會調查它所使用的方法。當這個島被一班操多種方言而又易受興奮的農民所佔居的時候，到了幾隻輪船，人口隨時多了起來，社會的狀況，自然變成不安穩了。保持秩序需要嚴肅；對於依美國法律所不能允許的人，不是仁慈或機智所能為力，但是拒絕的宣告，對他們實在是一個殘酷而劇烈的失望。官吏的被控為粗暴殘忍，或許是風俗不同的關係。在美國要想認真辦事，有時就成為魯莽。在英人的公園裏公告是請求「勿踏草地」，美國人的告牌

就無禮的寫着『走開』了。布告用常識的簡略方法，很容易被認為獨斷。依列斯島的受人恐怖，是環境之過，而非官吏之罪。

近年來依列斯島已加改良，詳情載於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移民委員長每年報告第一五頁。他說：『努力把依列斯島改正到適於現代的需要，還要繼續進行，同時如果說紐約有個模範移民的碼頭，美國足以引為自豪，亦不為過言。這個碼頭和管理方面在前幾年常是一個壞評論的目標，但是在過去的一年，公衆的態度就好得多了。希望依列斯島這個名稱，在我們自己的人民思想中，和新到我們海岸來的人民腦海裏，逐漸掃除了任何不快樂的記號，並且希望美國最大的移民港，瞭解它自己和它貢獻於國家的充分可能性。』

在歐洲先行檢查，把不合格的移民在動身出發的時候，便行禁阻，從各方面看來都是有利的，也早已受大家公認了。這種檢查協定，引起了外交上的各種偏見，反對外國官吏在自己國土上檢查自己的人民。但是在歐洲檢查，對移民有顯然的利益，所以這些偏見終於放棄了，要想移住到美國的人民，大部分也在他們自己的國內舉行檢查了。稱為『專門顧問』的移民官，駐紮在不列顛。

愛爾蘭、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瑞典、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處的美國領事館裏，忠告那些受過醫生檢查而要出國的移民。這種在外國的檢查，還不是最後的檢查，依照美國的法律，在走進美國指定的海口的時候，還要受移民官的檢查。到了那些海口，因為預先檢查過，得了領事官簽字的護照，所以拒絕登陸的事情，便大大的減少。例如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得到了美國領事簽字的護照以後，而被美國拒絕的人一千個人中祇有二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會計年度內，被拒登陸的總數共計一九、七五五人，但是其中一三、五三六人因為沒有得到正式的護照，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邊界上就受禁止了；二、六七九人因同樣的理由，禁止在海口上入口；其餘有領事護照的，內中一、八四七人因為恐怕他們要成公衆負擔而被拒絕；三五三人不識字；三〇八人患有傳染病；四〇四個工人因為契約勞動；一六〇人是罪犯，還有二四〇人是身體上或精神上有缺陷的。

移民在本國受檢查的制度，加拿大也加採用。最後的檢查則在加拿大的港口，因為不合格的早已在行程之先就剔除了，所以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間從不列顛島出來的三四、五〇八

移民中，祇有九八人在加拿大的海口上遭受拒絕。

四、禁止移民出國 減少移民出國的第四種方法，便是直接禁止，像俄羅斯和意大利是。

俄羅斯在俄皇時代，禁止移民出國，因為他要有多餘的人民移到西伯利亞去，西伯利亞是一塊有大希望的土地，可以供給許多從歐洲移入人民以立足之所。西伯利亞的發展，也全靠她能有較多的人口。早在大戰之前，把罪犯一列車一列車的運到西伯利亞去，火車也把西伯利亞東部的軍隊運到西部的前方去。我在西伯利亞中部，曾經看見幾輛列車載着奧地利亞的罪犯，他們都很安適似的受人保護着，希望永遠的居留在西伯利亞。假使他們住在那兒，可以允許他們有土地，假使他們的家眷在戰後願意到那裏去，還能免費的代他們送來。

俄羅斯的反對移民出國，一部分是怕會減少服軍役的人數，一部分是怕人民到了外國對於政治的主見自由了，會在外國發表反對俄皇的議論或回來在本國增加擾亂。因此俄羅斯不准她的公民住在外國超過五年以上。

這種政策在大戰前幾年就改革了，依據幾種宣言，政府當局深信俄羅斯人走到外國去適足

以相信近代民主政體的自私暴虐，所以把禁止移民的條例廢棄了。但是人民移居國外的手續直到歐洲大戰還是很困難的，就是在戰後困難還是有增無減。

意大利的移民出國政策

俄羅斯直到近年，還是歐洲列強中獨一無二的禁止移民出國的國家。而意大利從前是一個移民出國最多的國家。大戰前意大利在歐洲大陸上要算移民出國最猛烈的國家。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平均每年的移民數是七〇六、〇〇〇，即超過她人口的千分之二。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意大利人口，受移民的損失更大，移民的總數竟達到她全人口的千分之二·七四。這種移民和全人口的比例僅次於愛爾蘭自由邦千分之四·五二，及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千分之三·二七。在一九一三年移出人民比移入的人民多二〇〇、〇〇〇人。意大利所有人口自然增加的三分之一都移民出去了。一九一四年有二八三、七三八意大利人走進美國。美國的禁止條例頒佈後，便把這個數目減小了，一九二四和一九二五年意大利的移出人民的分配有如下列：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到法國去的	二三一、〇九〇	一七四、四四五
到阿根廷去的	六九、三六五	五三、三三一
到美國去的	四四、五六八	三二、四〇〇
到比利時和荷蘭去的	一〇、二一〇	三、七五三
到澳洲去的	四、五〇二	四、八一六
總計	四〇八、六〇六	三一二、〇三八
其中	一三七、五一七	二〇七、六一七
有		是到其他各國去的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間，因為移出的人民超過了移入的人民，意大利的人口每年平均減少了一七〇、〇〇〇人。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超出的數目降至每年平均一一〇、〇〇〇人。在大戰結束的時候，如果意大利的軍隊要恢復原有的編制，恐怕就要發生廣泛的失業，經濟和政治兩方面都有嚴重的困難。在一九一八年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這個問題，其中除一個委員羅馬統計部部長奇尼（Quini）教授外，都覺得要避免這種嚴重的失業，繼續的移民出國，

實屬必要。歐洲的失業人數逐漸的增加，一九二四年五月在羅馬所開的國際移民會議，計算失業者有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之多，從意大利再移出過剩的歐洲人，被認為是一種可悲的必要。政府方面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內所用於移民身上的銀錢超過了前年一倍，總計有一五、三〇〇、〇〇〇利拉之多，大多數是用在直接獎勵移民上的，其中有一大宗款項，是用來幫助在外國的國民。這種工作爲意大利移民委員長所主持，還有許多慈善機關幫他一臂之助的，如人道社（*Umanitaria Società*），它有移民辦事處分佈全國，從其他各公共團體，一時也收得很多的補助金。一九二四年那個管理會解散了，由政府委員接收其工作。

意大利覺得她有幫助她過剩的人口移到海外去找尋工作的必要，同時又熱切的要保持她治理移出人民的權利，這樣她能够在戰爭的時候，得到他們的服役，在和平的時候，得到他們歲稅的利益。因此意大利便採取了管理移民的政策。她的目的，便在保障移民的利益，而避免移民的不利，在各國保持着管理意大利居留民的權柄，可以命令移民在軍隊中服務，受意大利領事官的監察，可以勸告他們把儲蓄的金錢寄回意大利在本國購置財產，因此幫助了意大利的商業和實業。

在這些條件之下，住留外國的意大利人民就很少有機會，變成那所在地國家的公民，或被同化。

到現在意大利已經供給了巴西一大部分的移入人民。在三寶瓏 (Sao Paulo) 一省自一八二七至一九二一年間移入人民的總數二、〇〇〇、〇〇〇，其中有八七二、七〇五人是意大利人。美國對他們關了門，巴西便更加重要了，兩國間在一九二四年訂成了協約草案。但是這張草案，因為意大利政府還要有提議加上去，迄未批准。原有幾條意大利的提案專為保護意大利移民的，因受巴西的反對，也取消了。這張協約草案，雖然預備好而送到了意大利政府去，但是因為意大利要求在巴西有保護移民權的被拒絕，協約到底不能批准。

墨索里尼 (Signor Mussolini) 雖然承認巴西對於意大利移民出路的重要性，但除非獲得若干重要的關稅的讓步，他不願批准往巴西作廣泛的移民。在意大利國內，也有許多評論，批評巴西的不衛生，和移入人民的貧困。於是墨索里尼宣言，假使沒有獲得所希望的關稅上的讓步，意大利就將阻止移民到巴西去，要禁止鼓勵工人移到巴西去的各種企圖；祇許在那裏有近親招待的人，經意大利領事認可簽字的，或者自己願意而未受什麼壓迫或鼓勵的，纔可移去，這種條件也可

以拒絕任何願意到巴西去的人

巴西當局，不願移民協定與關稅辦法相提並論。巴西的公共團體維護他們的政府，宣告他們對於意大利移入的人民並不特感需要。於是草定的協約便廢棄了。

巴西的大總統，事後屢次講他的意見，以為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假使移出人民的那些國家不用不正當的方法來擴張保護他們移入巴西來的國民，」巴西就會歡迎移民的。

反對有管理移民的權利，便打消了這個協定，因為巴西的政府當局，覺得給外國政府有管理住在巴西人民的權利，侵犯了巴西的主權。國際勞工局在移民月刊（第二卷第三期第八九頁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上解釋巴西的態度是因為這樣的意見，「外國的外交官和領事官關於保護和幫助他們國民的無限制的權力，實和一個獨立國家的主權相抵觸，因此在這一方面還是盡量讓私人的組織去處理為是。」

意大利要得廣大移民地的又一個企圖，便是和墨西哥政府訂立協約。墨西哥特別有吸引人民的力量，因為移民到了墨西哥，跨過疆界到美國去就很容易了；但是這個協約完全沒有什麼結

果，或許是因爲墨西哥國內的擾亂繼續不斷的原故。

受了美國一九二四年名額的限制，意大利移民的人數減到三、八四五，祇及大戰前所許的百分之一了，意大利移民的地位便根本改變。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間因爲意大利移民當局和美國的意見不甚和洽，在意大利所發的護照，沒有發得足額，所以意大利人到美國的只有二、七五八人；但是在一九二五年度開始的時候，在意大利有六〇〇、〇〇〇謀事的人要求允許移往美國，當局放棄了他們的反對意見，一律發給護照，准他們放洋了。

後來美國提出意見，要在意大利先行檢查這班謀事的人，藉免在美國的海口再有任何被拒的事情發生，因此這班謀事人的啓程便被遲延了；但是這個友誼的建議隨即遇到了意大利移民委員長的反對，他認爲美國可以有規定准否外國人入境之權，但並無在外國人自己國裏加以選擇的權。美國官吏在意大利要甄別意大利人民，意大利以爲『是侵害意大利國家的主權。』

自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意大利所採取的移民方案，是想在他國發展意大利的殖民，同時擴張勞工條約的範圍，保持着對於『移民的經濟生活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的管理權。但這

個方案已經由一個『保持人民留於國內』的政策所代替了，這個政策的創作者和擁護者是奇尼教授。一九一八年意大利移民委員會席上，幾乎祇有奇尼一人主張着意大利喪失了這許多的工人，在意大利的財富上是一個極大的漏卮，爲他們在國內找得職業應該是可能的。奇尼教授已經能夠滿意的見到他的政策漸漸地被政府採用。他的主張，受了美國對意大利移民關門的幫助而前進，因爲美國是從前西西利和南意大利人民主要的棲避之所——北意大利人大半是移到南美洲去的。

第二個的維護，是由想鞏固意大利殖民地的希望而來，墨索里尼敦促國人居留到屈力巴利 (Tripoli)、撒歐利內克 (Cyrenaic) 和蘇馬利蘭 (Somaliland) 去。有許多抱樂觀主義的政治家，看了撒歐利內克居民的情形，希望移民的潮流從美國轉個方向來，把人民保持在意大利帝國以內。但屈力巴利和撒歐利內克兩處併起來，在此後的二十五五年內只能希望接受三〇〇、〇〇〇意大利人，那個數目實在並不十分重要。

意大利壓制移民出國的又一動機，由認識了人口稠密的種種顯著的利益而來。人口稠密了，

可以增加一國的兵力；低工錢的工人一多，可以助長實業的進步，營專門職業的人，因為託律師訴訟的人和病人多了，得利便多，戲院、歌場、音樂會和電影院祇在大城市裏興旺，也是人多的原故。再加法西斯的當局，受了一種感情的影響，以為意大利人住在外國了，或許會做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壞榜樣，或許要資助在意大利國內的反法西斯黨。

於是在一九二七年便有嚴酷的規程發表，禁止人民離開意大利了。沒有護照，沒有人能夠跨過國界，護照祇准給予誠實可靠的旅行家，或在意大利國外有一定職業的人，或者是從前就住在外國的意大利人所有的近親。有才幹有決心的人，自然會跨過了高山的邊界，走到外國去的，但是這種方法祇是一個很小的漏縫，不是移民的大量流動。執行護照規則的嚴酷，可以一九二七年九月巴黎的意大利領事，因為拒簽護照，使一個意大利婦人不得到巴黎去和丈夫同居，而被謀殺一事中可以看出。

這個禁止移民政策的目的，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的一篇公告中，及同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國會的一篇演說中，有明白的敘述。他說意大利要有實力保持她在歐洲的地位，

便必須要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因此就必須增高生殖率，減低死亡率，禁止移民了。有一個人移到外國去，意大利便失了一個兵士，在他的教育和撫養上的耗費也白白的費了。所以他誥戒警察簽發護照要十分謹慎，察看輪船經理人、教育家和地方官的活動，他們有否鼓勵移民的嫌疑。對於移民的利益有任何欺詐謊言，一概予以嚴厲的制裁。各地方官也都受到訓誡，應盡地方的權力使地方發達，人人能够在家裏得到麵包，各省爲國家的防衛和經濟的進步起見，應該保留壯年，不使出外。

意大利除她自己的殖民地外，已經放棄了移民海外的活動和鼓勵，以便和他的實力禁止移民的政策相吻合。

以意大利的壓制移民，嚴重的國際危險，便伴同而來。不管有些統計家的意見如何，這個步驟有使意大利增加人口過多的可能。意大利精思熟慮的計劃，就在增加人口。這樣的結果或許有更多的移民移到地中海一帶的國家去，地中海國家比了意大利的殖民地，對於意大利過剩人口是一個更好的出口。吞尼細亞（Tunisia）的意大利人，早已超過了法國人的數目，意大利人的繼續

生殖，那兒就會產生一個困難的地位。在大戰的時候，意大利被許有小亞細亞的一部分；但是這個計劃已經被凱末爾（Kemel Pasha）的天才所打斷了。意大利企圖在巴爾幹半島實現他的野心，就會引起與南斯拉夫的糾紛，捷克斯拉夫和其他巴爾幹國家或者都會擁護南斯拉夫，根據新的條約（一九二七年十月）說不定法國也會加以擁護。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間爭霸巴爾幹領土的對立，使以前大低為俄奧爭霸巴爾幹而造成的東方問題，再度尖銳的出現。於是歐洲重新又出現了曾經招致過大戰的危險。

第七章 移民入國的限制

限制移民入國，比較限制移民出國要複雜得多，在國際上的關係也重大得多。有幾種限制，早已被認為公平的。移民出國確是除去罪犯的一個容易方法，而且有人獎贊過有許多罪犯在新環境裏得了新鮮的開端，容易走入誠實的生活上去，如在原來的地方，他們便會為污名所阻礙，於是罪犯就被國家運輸到海外去了。例如英格蘭把輕罪的罪犯和參加暴亂的人，像從前的勞動組合創造人等，都送到澳大利亞去。把歐洲的罪犯，不講道德的人，和不滿意於現政治的人，去擾累一個幼小的社會，大家早已認為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因此政府當局的運輸罪犯便停止了。但是很多很多的移民，仍是隱秘的進行，美國所接受的歐洲罪犯，或許比澳大利亞還要多。

將身體上和精神上有所缺陷的人運往外國，也一樣的不公正，新國家儘有權利說歐洲應該自己消滅它的狂人和犯罪者。應募的人，如果常有精神或身體衰弱的缺點，有成為社會之虞的話，也

應加以拒絕。

爲保護種族，保護國家公共幸福起見，有幾種的限制是必要的。保護種族或者摒棄其他所有的種族，或者限制到一個極小的數目，不致發生危險的地步。現在有一種意見，並有許多證據，就是說幾乎同種的種族相交配，常可生產活潑精壯的子孫，但是異種相交，結果便十分不同，生的總是劣等子孫。用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成語來說，以十分不同的種族相交，除了個別的例外，都有一種不健全的體質。因爲要保護種族的原故，移入的人民應該限於通婚後，可以產生健康而正常的兒童的相近的種族。移入的人民應該和被移入國的人民是同種。移入人民應該是同種族的，不該異種族的。

近來異種族間的移民有兩個最顯著的例子，便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移住到北美洲和澳大利亞。這兩種移民都因堅決的公衆意見所停止了。公認中國移民的不當，由於中國人民的品質完全被認識了之後而更加顯著。他們做各種有用的工作——洗衣，城市築園，園藝，和用歐洲工人不合算的開墾劣質礦的工作。中國人個人很可敬佩，在澳大利亞很受歡迎，直到中國人的數目驚人，

足使工人市場東方化始止。澳大利亞人和不列顛人發生了在澳大利亞歷史上最嚴厲的決裂，終於停止了中國人的移入。

中國的移民，在美國也一樣有用，但是接受中國人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卻十分的反對。因為美國聯邦當局不願意批准排斥中國人的條例，經過長期的急烈爭論，這個反對律纔得了勝利，於是不再允許中國人走進去了。自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八四年實行禁律的時候止，中國移入的人數為二九二、四〇七。現在中國人的數目，因為死亡和回國的原故，比前減少了。

日本人移入的歷史，有許多地方，是和中國相似的；但是因為日本的組織較好而又有強有力的海陸軍，所以日本是有待鄭重應付的強國。然而日本的人口比較要少些，所以不能送出幾千萬的移民。在美國的日本人有二四六、〇〇〇人，現在因為新移民的加入和生殖的超過死亡，增加了許多。日本人比中國人少受美國人的歡迎，美國人以為他們太不誠實，他們留在城市或近城的郊外。他們在加利福尼亞州獨占了菜蔬業（種植果樹和蔬菜），因此發生了普遍的怨言。據說他們用了精明的經營方法將白人排擠出去，用比實價低廉的價錢購買他們鄰人的土地，因而占有

了加列福尼亞大部分可耕的良田。麥克倫 (Annie MacLean) 博士說：『國家（美國）從來沒有知道這樣一種種族的憎惡，像西部諸州的人民對於日本人那樣暴烈的。它超過了南部人民對黑人的憎惡，因為南部的反對黑人，不過是個人的意氣罷了。』

排斥日本人，為不使日本難堪計，成立了一九〇八年的紳士協定 (Gentlemen's Agreement)，根據協定，日本政府同意拒絕發給任何工人到美國去的護照。這個協定日本政府雖確守遵行，但受私人的奸計欺瞞，自一九〇九到一九二一年偷進美國的日本人每年平均有七、五〇〇人。『照相新婦』 (picture bride) 便是一種規避協定的方法。住在美國的日本人的妻子，便有入美國的資格。在日本的婦女，與在美國的男人，交換照片之後，請託代表結婚，便可以用住留民妻子的名義走進美國來。這個奸計是協定精神上的一大漏洞，要關住這個漏洞，乃有一九二四年的移入人民條例（第二八節）的訂定，夫婦用『代表或照片的儀式』而結婚的，在移入人民條例上，不能承認為夫妻。廢除了照相結婚，又來了一種『觀光團結婚』 (Kankodan bride) 的方法。（照相結婚及觀光團結婚不過是一種入國的方法，新郎不一定與新娘發生肉體關係，一個男子可做幾次

新郎，換言之，一個男子可以帶入幾個女子——譯者註。一個從美國回來的日本人允許住留日本三十天，可以不庸負擔當兵的義務，假使他要在日本結婚，就可允他住九十天，而且可以帶一個日本妻子回到美國去。

一九〇九年後，日本移入的人民自一九〇七年三〇、二二六人到一九〇八年降至一五、八〇三人，從一九一〇年二、七二〇人到一九一八年增到一〇、二一三人，從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平均約每年七、五〇〇人。八九三年至一九二二年日本移入人民的總數爲二四六、三四〇人；縱有紳士協定，日本工人還有大批的進口，一部分是經過墨西哥而去的。而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間在美國的中國人民則從七一、五三一降至六一、六三九人，而日本人的口在同樣的十年間從七二、一五七增加到一一一、〇一〇人。這個增加的數目，一部分固然由於在美國的生殖；但是其中一三、七五八人確是移入的。

因這個協定有許多可以詭辯規避的方法，日本政府雖然承認忠實的遵守，但是美國終不能相信，一九一四年便把日本和亞洲各國並立，一起排斥了。

加拿大反對亞洲人的立法，跟照着美國的先例。英領哥倫比亞因由亞洲移來的人民過多了，感受特別的危險。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移入，以後便直接的拒絕了，但是要排斥不列顛帝國的國民，印度人卻感棘手了。不列顛帝國承認國民間種族和環境的大相懸殊，因之帝國的百姓沒有權利可以隨意到帝國各部去居留或經商。這條原則和從前不列顛商業會社和地方政府的限制相一致，根據那個限制，除英國的自由民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夠到任何一個不列顛城市去經商。

英國的印度人要移到英領哥倫比亞去，受一條很機巧的規則所禁止，那條規則規定從亞洲要移入人民除非要能夠直達加拿大，否則是不准移入的，然而印度要直達加拿大，現在是不能辦到的。

制度的保護

在各民主國家中，不忠心於國家的制度，便是最劣的叛逆行爲，保護國家的制度不受暴力的傾覆，就是政府的責任。所以美國和澳大利亞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和那些鼓吹用暴力打倒政府毀

滅法律，破壞秩序的人或是鼓吹暗殺國家官吏的人，一概予以排斥。

但是鼓吹改良制度的人則不在排拒之列。各個國家，都有按照自己所處的特殊環境，採取必要的手段來保護自己，抵抗不法和惡意的搗亂。

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宣佈的美國移民條例第三條所有下列的外國人，均在排斥之列，一概不能移入美國：如癡子、低能者或癩癩者；醉漢窮人和乞丐；患有肺癆或任何惡劣或危險的傳染病；身體上和精神上有缺陷的人；那些犯大罪或大逆不道的人，道德卑劣的人亦在其內；一夫多妻的人或信守多妻制的人；無政府者和那些相信或鼓吹用暴力來推翻美國政府，謀殺國家官吏，或違法毀壞財產的人；賣淫者；包工工人，或是見了廣告來應徵的工人；走來的船票為他人所代付或為團體或政府所資助的人；十六歲以下的兒童沒有父母陪伴的，非有勞工部長的裁決，不得登岸；非美國所有的亞洲諸島和東愛琴羣島上的土人；亞洲人之從東緯一一〇度至五〇度與北經五〇度之間來的人，但東經六四度西與南緯二四度和三八度之間（即來自印度、暹羅和安南的）來的人為例外；生來就有精神病態的人；以及從前遭受排拒的外國人，如受以一八八二年、一八九

二年等的條律而遭擯斥的中國人，受一九〇八年紳士協定而排斥的日本人。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美國的法律，排拒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和有相似行爲的外國人，分門別類，比較一九一七年的禁律，格外明瞭，格外廣攬。

一九一七年的禁律，排拒的範圍很廣，還有幾條的意義，又十分模糊，可以用來拒絕那些在政治上主張異端的個人，事實上偶而也曾經使用過。移民當局，對於任何人祇要他們認爲是低能的，或患有癆瘵的，或是他們的路費一部分爲朋友或慈善機關所資助的，或是因爲他們生來便有精神病態的原故，都有送回他們的權柄，這種藉口，也可以行施到政見不同的人身上去。

頑固者流，就可以把演化論者當作宗教上的無政府主義者或低能者，這樣一來便可拒絕他們的進來。

有幾條條文確異常笨拙的暗昧。從前每個人走進美國，必定要行一個簽字的方式，宣誓不信多妻主義。一九〇〇年當我在舊金山登岸的時候，我說這個問題得不十分妥當，因爲這個問題無疑的是說着「你知道多妻主義在美國會允許的嗎？」我指出在東方領土的歐洲官吏，有發生

困難的可能，假使擾亂者用來反對他們，說他們早已在美國宣布過不信多妻主義了。事後一個年老的官吏來見我，我對他說，我們無疑的都相信多妻主義的存在是一件事實，有幾個東方國家，或許還有繼續的必要。問題的方式，不久便改換了，一九一七年的禁律，便拒絕那些實行或鼓吹實行多妻主義的人。然而還有幾條暗昧的條例仍舊留着，或許可利用以使排斥思想上異已的分子成爲合法化。

第八章 移入人民的安全限度——同化和移民的原動力

國家有保護它人民的公共幸福的義務。任何一國允許移民自由入國，而至於弄到工資降低，生活標準和安適標準也都降落，罪犯和窮人過度的增加，任何階級爲保護自己而組織的團體，勢力因而衰減，那個國家爲謀人民利益計，就不能不限制移入的人民到一定的不致爲禍的程度。

移入人民的性質和範圍，應如何決定，纔好用來做移入人民的試金石呢？

移入人民的第一個限度，便在移入的人民不能超過移民住留國所能同化的數量。用柴格威爾 (Israel Zangwill) 的形容成語來說，移入人民的國家應該做成一隻鎔鍋。假使鎔鍋裏放的金屬太多，或者有一兩種的成分太多不能鎔化成所要的合金，鎔鍋便不能適當的工作。

同化有兩種基本的意義。它可以解作向同似的方面發展，也可以解作聯合起來合而爲一。後者是生理學上的用法，好像食物被身體吸收而同化一般。同化這名詞在移入人民方面或者也常

應用正和生理學上的意義相仿，移入人民被一個國家吸收去，正像食物被吸到身體裏面去一樣。不過同化這名詞的兩種涵義並無重大的區別；一個國家的人民性質總不會完全相同，所以移入的人民祇要變得和全國的典型相似，就可謂爲已經充分的同化。

同化要達到怎樣的一個範圍纔好，卻不容易決定。假使一個國家的人民性質，有種種的不同，同一模式的並不很多，那個國家便比較優良而強盛。依據有權威的人說，如果美國包有了許多殖民地，或是由各具有特性的各州聯合起來，那末像美國這樣大小的一個國家或許還要強盛，正像不列顛羣島雖有蘇格蘭人、英格蘭人、威爾士人或愛爾蘭人各有他們國民的特性，而仍能有成功的發展一樣。

有幾個人以爲美國假使不把黑人吸收到美國的人口裏面去，而把黑人大半保守在一個區域以內，那裏將來就會有特別的規律來適應它特別的環境，情形也許要比現在好些。同樣如果鼓勵人口中的西班牙人分開住在西南部，德國人住在本悉而文尼亞和伊阿華，意大利人住南部諸州，斯坎的納維亞人住木材區域，對美國一定會有利。這樣分開居住，據說每種人的最好的性質便

得發展和應用，不會在一種美國的典型裏面喪失不見了。

這種政策，無疑的可以做出一種極引人注目的事實，在一八九四年創立限制移民聯盟會的赫爾 (Prescott F. Hall) 也同情的加以宣揚。這種主見，哈佛大學著名的校長依列阿脫 (C. W. Eliot) 博士也早已宣佈，他以爲（一九一一年）外國人假使不用公共的鎔鍋來鎔化，他們就會保存了他們的國民性，對美國必定會好些，較近有卡倫 (H. N. Kallen) 在他所著的『美國文化與民主主義』(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九一三年出版) 和盤康佛錫 (K. Bercovici) 所著的『在新岸』(On New Shores) (一九二五年出版) 中也主張此說。依照那種原則，各歐洲國家的人民，應該鼓勵他們居留在美國那些最合他們身體的地方。這些依國民而分居的地方，應當有許他們有極大的發展的自由，不過大家應該在大共和國之下聯合起來。

盤康佛錫曾經計劃過，在美洲各部應該居留那一國的殖民，其中有丹麥人住明尼蘇達，德、意、俄人和法人住北達科大，還有波希米亞人、荷蘭人、芬蘭人、德國人、意大利人、猶太人、南斯拉夫、立陶

宛人、挪威人、波蘭人、羅馬人、西班牙人和瑞士人也都成羣的居住在一方。在許多殖民地內，因為他們的單獨孤立，同化的速率便不能顯現。『一個鎔鍋裏裝滿了這個國家所有特殊的人品，在漸漸鎔化的表面以下，有種金屬卻阻擋鎔化。熱力祇能達到容器的表面。鎔鍋的底部還是冷的。』但即使在那種情形之下，盤康佛錫還承認變化雖然很慢，還仍舊進行的。『有許多的老移民早已多少的受同化了。鎔鍋已經在那兒工作了。』他從他旅行的經驗說，『我已經懂得物質變換得多迅速，人口和職業改變得多快，不同的人口和不同的階層如何的相承。』他以為這種變遷的加速度進行，其中主要的因子，便是這個國家容易接受移入人民的好處。『德國和斯坎的納維亞人比其他種人容易適應環境，因為他們在這裏所看見的人民所有的文化和他們的十分相似，所以對於他們所帶來的文化和習俗，可以被接受。』這個進行無論它怎樣的遲緩，他說，『一個新種族正在形成的進程中。進化到一個方式，所費的時間愈久，對於國家最後的利益和價值也愈高……到將來總有新的出來的。』他承認新的出產『不是一個民族，祇是個人的集團，他們的團結，使之適合他們居留國內某特部地方的生活……土地的適宜，是決定將來美國典型的大判官。』

盤康佛錫承認像美國那樣富於差別的國家，有許多差別會因環境的影響而發展。

依列阿脫、盤康佛錫和卡倫的預料，對於不列顛帝國的學者，全無足以令人震驚之處，因為英國的各領地就有大相懸殊的種族成分，而且依據了他們自己的趨向，按照適合他們特殊的地理環境的方向自由發展。然而地方分化的原則，曾受斯篤大特熱烈的抨擊，他認它為等於分崩離析，不是一個可以把各不同的單體鍊成一個強國的方法。他說美國要是成功這種典型，便變成一個『兇惡的狂人院』了，並且很同情的引用麥邱斯 (Brander Matthews) 的話，說這個國家會變成『一個裝着各色破布的種族的破絮袋。』

像有這樣一個連續的大陸面積的美國，和有那樣許多獨立單位遠列着的不列顛帝國，自然有極大的差別，同樣的制度決不能使兩國都適合的。在地理上看來，美國比歐洲卻比美國比不列顛帝國要相似些；任何研究歐洲歷史的學者，對於在美國重建各分立的民族團體，總會大為驚愕的吧，種族間的競爭一向便是歐洲的苦惱，迄今對於經濟的興盛仍是極大的障礙。

不同的種族互相密接以後，所生的嚴重的困難，台維 (M. R. Davie) 教授已經說過了；再加

以近代民族情感的加深，鼓吹多元的美洲的論調，自然不足驚奇了。

以美國的經驗，知道有許多困難是由民族的偏狹心理而起的。國際間的偏見已經使正義遭到了幾個可憐的失敗。

像美國有這樣大的面積，有這樣不同的氣候和環境，要發展成一律的方式，也許是不可能的；正如不列顛之保持着地方主義和各地方的特性，按照着距離更大，地理上的情形的歧異更加顯著而生的差異，也許會在美國發展。然而以歐洲普通的經驗，知道混合人民中間的差別越小，國家的政治也越容易平和推進。有外國人集團混合的國家，假使外國人的人數很多，可以在共同目標之下，設立成爲一個聯邦自治的團體，那末他們的聯合便再容易沒有了。假使在一國內的外國人不能受同化，那末把他們分離開來另立社會，比較混合的結局，似乎要快樂得多。假使不能把移入的人民同化到普通的民族方式，而各種外國人又都足夠成立自治區域的時候，那末巴西的殖民集團政策，便要算最好的可以實行的計劃了。

外國移入的人民要受同化，那是應該的，也是最合期望的；移入人民被允入境的標準之一，就

要看他們受同化的能力。最不易同化的人民，顯然便是別一種的人民，台維教授說，「我們不能同化黃種、棕種和黑種人。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怎樣他們不受我們同化的。」他要在美國排斥現在允許入境的古巴和西印度羣島的黑人；但是西印度黑人已給美國一個很好的影響，尤其在黑人教育上有特別的幫助，他們已經償還了他們的立足地了。

歐洲各國的受同化的能力，大相懸殊。例如在不列顛人民中，以愛爾蘭人的易動情感、幽默和機智，是最容易同化的人。反之，公立學校的英格蘭人，有嚴正的階級觀念，改變得很慢，要適合一個民主政體的社會，更加遲緩，像一句成語所說：「一次是英格蘭人便永是英格蘭人。」蘇格蘭人顯著的偏狹心理，也會使同化遲緩。在美國內，大陸人民在同一環境之下，意大利人顯出最易同化，俄羅斯人則最難；但是同化的速率，跟着移民的環境大有變易，在現在的時候，對於歐洲各國人的受同化能力的高下，似乎還沒有充分的資料。

一個條頓人，走到條頓民族佔優先的新英格蘭去，自然比意大利人或斯拉夫人容易受吸收。但是任何單獨的歐洲移民，總比平常很容易被同化的移民成了集羣，要容易被吸收得多多。

在本悉而文尼亞的居民，他的祖先到那兒已經過了幾代了，他叫他的家庭做『repainted and gevitashed』，這就可以顯出在差不多成羣住留的環境之下，本地語言的影響，可以怎樣的持久了。

阿根廷南部邱倍脫河（Chubut River）流域內的威爾士殖民地的移民，他們因為拒絕學習阿根廷的語言，也不願為阿根廷盡當兵的義務，給阿根廷當局許多困難，也是移民集團不能同化的顯例。

試驗能否同化，現在還沒有好的辦法。同化的速度依環境而變異。單獨一個移出的人民居留，在一個社會裏，或許可以很快的被同化；但是他如果去聯絡了他同國的人民所居留的村莊，他就沒有機會，可以得到他居留國的國民情操了。

集羣的移民要受同化，顯然是很緩慢的，因此希望移民能變做它的公民的移入國家，便阻止外國人移進了。集羣的移民，過去大抵為意大利所實行——整個的一個村莊帶了它的牧師、醫生一起走出去。在維多利亞礦區，我曾幾次走過意大利人的村莊，那兒的意大利人為採礦從事伐木；

他們都帶着家眷住在那兒，還有許多人等到積得了他們以為是一宗小財產以後，便回到意大利，再送別人來代替他們的位置。這些村莊裏面，婦女很少有懂得英語的，精神的空氣是意大利式的，那裏是沒有同化的進行。在國民性上看來，這班移入的人民，對於澳大利亞沒有增加什麼力量；不過他們供給了廉價的木材幫助了維多利亞的礦業，這樣可以使開礦工作有利益些，或較不是這樣的時，利益要大些。外國人的殖民地太多了，固然是國家衰弱的根源，但是有一定的小數目，也可以裨益的。

假使移出人民的國家，故意緩慢同化的工作，同化便人為的緩慢了。大戰後因為國際情感的增加，有許多歐洲的國家，例如意大利所採用的管理移出人民的政策，已經有系統的試行，保持他們支配他們移出人民的權力，像在戰時要他們盡當兵的義務，平時要他們像顧客般送些利益回來，並且還要利用他們當作國家的代理人，推進國家的國際商業和政治的勢力。

移出人民的國家，要這樣保持它移出的人民仍算是它的國民，和那些移入人民的國家劇烈的壓制他們的個性，一樣都要使同化遲緩。移入的人民，保持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文學藝術和文

化的興趣，自傲地珍重着祖國對於人類進化上的成就和貢獻的記憶，這是免不了也不能算壞的，對於他們的祖先和祖國的歷史感有興趣，那是天然的，正像一個蘇格蘭人，他的祖先已經幾代在倫敦生長教育，仍加入他的卡利杜尼俱樂部（Caledonian Club），以自己的祖先為榮。移入人民的國家，不應該希望一個外國有品格的人立刻忘記他自己的民族。一個輕易丟棄他國民性的人，對於他所在國的忠實也更容易不顧。要想消滅國民性，在歐洲歷史上便布滿了慘酷的結果；新興的國家可以相信，如果要想得到新來者的感情和忠心，應該要用正當的娛樂、合理的幫助和賢明的方法來促進他們的同化。吉百靈（Kipling）在他一〇六六年出版的『利加特先生的歌』（Sir Richard's Song）裏面表示出這種政策的報酬。

在我戀愛以前，我跟我的公爵，

從英格蘭取得了領地和財產；

但是到了現在把戲反過來了——

現在，英格蘭占了我的光。

移民的原動力

估計移入人民的良劣，第二個重要的因子便是看移出人民的動機何如。這種動機可以分成四類：人口過多；氣候的改變；個人期望變換環境；和政治或社會的不滿。

一、人口過多普通視為移出人民的重要原因，因為人口過多，會惹起許多經濟的罪惡。一個劇烈的生存競爭，會引起減低工資，饑饉或長年的營養不足，身體和精神兩方的衰敗，以及容易生病。人口過多，馬爾塞斯 (Malthus) 和他的一派卻認為是常態，他們以為人口的增加，常是快過食物的供給。

這個主義，為認馬爾塞斯主義為荒謬的另一學派所摒棄：他們反對以人口過多，為移出人民的一個重要原因。卡蘇特 (A. M. Carr-Saunders) 教授的重要著作，顯示出人口的增加，除食料的供給外，受許多因子的阻遏，過去一世紀裏，人口的驟然增加是種變態。他說人民的遷移是屬於一種意志，並非人口過多的壓迫，人口過多祇能產生一種營養不足，性質遲鈍的人民，他們是沒有

遷移的精力和發動力的。

這個意見，雖然裏面存有確實的真理，可是總不免有些言過其實。例如愛爾蘭便是因人口過多而移民的。愛爾蘭在番薯的出產增加的時候，能保持着人口的增加，但是到了植物病使番薯收穫減少的時候，它就不能再供給這許多人，人口也就因饑饉和移出而減少了，一八四五年八、三〇〇、〇〇〇人至一九一一年減至四、三九〇、〇〇〇人了。無疑饑饉使人口減少和移出；不過饑饉乃是人口過多的結果，人口的移減，不論番薯病的厲害與否，也總是要繼續的。

人口過多是相對的可變化的。英格蘭和威爾士一九一一年的人口爲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或每方哩有入口六一八，並不人口過多；但是在一九二一年人口三八、〇〇〇、〇〇〇或每方哩六五二人，擔負國債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進口稅每鎊四先令，地方稅也加重，許多的老顧客因爲戰爭和徵稅而沒落了，外國的競爭者因歐戰時缺乏歐洲的供給而發達起來了，照許多專家的意見說來，英格蘭和威爾士已經遠超過了使人民安適生活的程度。

克勞斯爵士『希望在後二十年間人口有極大的減少，——減少幾百萬。』

二、氣候的變遷，早已視為造成過去許多大移民的衝動。此說亨丁敦 (Ellsworth Huntington) 博士主張尤甚，他在好幾本有趣的書籍裏堅持的說，像巴勒斯坦、撒歐利內克和土耳其斯坦 (Palestine, Cyrenaica, Turkestan) 等重要國家的衰頹，都是因為他們受了雨水的減少的原故；這個氣候變遷，就使中亞細亞地方的人口減少，從他們的家鄉驅逐出去，迫着他們去侵犯歐洲。

前述的學說，如亨丁敦教授所述者，卻不容易反對，因為他視變遷的原故，祇是溫度的些微降落。他假定溫度的變遷不過從華氏六三·一度降到六二度罷了，氣候變換的自身，是微細的不重要的；他以爲溫度的改變不過是個制輪作用，引動其他的因子工作罷了。格林威治 (Greenwich) 每年的平均溫度有華氏二五·八度之變易，卻沒有顯著的結果，所以對於把大批移民視為因遠低於格林威治所有的氣候變化的結果，似乎不能無疑。兩度的變易，也許是平均全年的，公衆所承認低溫度的一年，實際是較暖的。我曾經在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在有歷史以後，沒有什麼確實的氣候變換的證據，足以成爲促致人口的改變，或文化和文明中心遷移的理由；這種意見也爲卡蘇特教授所採納。

三、個人的不滿意。個人遷移最重要的動機，或許是不滿意於地方的環境，由於社會和政治的暴虐，宗教或政治的虐待，或者在出生之地的習慣阻礙了他們在社會上發展的地位。

麥克倫博士援引在美國的外國工人所以移居的理由——

逃避兵役者	希臘人	一三	俄羅斯人	五	一八
不滿意於政治者	希臘人	二	俄羅斯人	八	一三
受親戚和朋友的扶助而來者(其中七八人爲在美國的親朋所資助)	希臘人	六	意大利人	四七	九〇
受輪船公司的運動而來者	意大利人	七	匈牙利人	二	一〇
			保加利亞人	一	一〇
共計					一三一

移民的動機，出於知識上對於他的環境不滿的，這種移民是最合理想的，他們包括有思想、創作和獨特的意見，這種思想創作和獨特的意見如果和合理、勤勉聯合起來，便成更好的質素。對於目界以外世界的不平凡的好奇性，也表示出智慧來，再和旅行所必需的毅力聯合起來，便顯出創業和勇敢的品質。依哥德的旅行慾譚——

『爲了要給浪游的餘地，

故世界是如此的廣闊。』

要去享受廣闊的大地的動機，常是一種好性格的表示。自求進步的慾望，如取自私自利的形式者，似不宜贊美；但自求進步卻是一個有價值的因素，因爲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刺激。

四、政治上的不滿意。有一種動機而移入人民的國家很正當可加以疑慮的，便是對於竄敗的政治、窮困和國家不能善自利用天然的富源而致的人口過多的不滿。

要避免不公正的比較，我們可以假定有兩個相鄰的國家，他們有相似的地理形勢，有相同的人口密度。假定甲國有面積一〇、〇〇〇方哩，住民三、〇〇〇、〇〇〇；乙國面積一〇〇、〇〇〇方哩，居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假定乙國在一個無能力而浪費的政府管理之下使國家墮落，苛徵暴斂，使實業衰敗。有許多百姓就要失業，就要想遷移到國情比較安穩而興旺的鄰國去了。假說甲國的政府由六〇〇、〇〇〇人選舉出來的，現在的政府有四〇〇、〇〇〇選舉人贊成，所以能夠對付那希望劇烈改變的少數二〇〇、〇〇〇選民。乙國如和甲國行一樣的選舉法，

那就有六、〇〇〇、〇〇〇選舉人，移入甲國的人數超過了二〇〇、〇〇〇，或許會使原來的少數起而執權。無限制的移入甲國，可以很容易消滅多數黨，引起推翻國家的法律。甲國到此的限制移入人民的數目以不危及它的組織爲度，便很合理，雖然貧困或至要餓死的鄰人，會宣告這種限制是殘酷不仁的。甲國的人民只有兩種辦法，一是關閉大門，二是允許把自己的財產被那班早已顯得沒有政治能力的人，衝來毀滅。

在這種情形之下，上舉的國家有否讓它較窮乏的鄰人走進一個足以傾覆國家的數目來毀壞它自己的組織，貧苦它自己人民的義務呢？決計讓這命運多乖的百姓，『在他們自己的湯汁裏煨煮』（用赫高脫（Sir William Harcourt）成語）似乎很殘忍；但是各個國家的政府有考慮它自己人民幸福的義務，而進步決不是把生活標準降到最低的水準，而是由於許多國家生活標準的提高，成爲模範的國家，並且鼓勵他人依了他們的榜樣奮力前進得到較好的狀況。

要逃避不能忍受的政治和社會惡劣狀態的這種動機，也許應當爲移入人民的國家所疑慮；因爲它或者引入了過度的人民，他們會成爲擾亂政治的分子。

第九章 移民入美國

美國是一個移入人民的國家，起初自然是接受移民權的；但是這新共和國的創造者，認為保護他們的國家，不許有歐洲的罪犯進來，或防禦反對民主政體的人進來把他們的國體傾覆起見，對於移民有些限制是必要的。「獨立宣言」的作者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認為這種危險是十分嚴重，他幾乎同意於『在這世界與舊世界之間有一海洋的火』的意想。

大約在一八三〇年以前，移民入美國的一般都受歡迎，因為那時他們的勞動是有利益的，人是有效率的。但是在一八三〇年以後，移入人民的數目增加，反受移民的困累，因為據說有些採用救貧條例的政府當局，把窮人罪犯和孱弱的人運輸到美洲來，這種人在移民中便佔了一大部分。有許多移民不久便變成美國貧民院的同人。對於歐洲大批運輸貧人的意見，有的固然言過其實，有的又無根據，但在不滿之中，確存有很多的真理。公衆的意見，相信歐洲人用美洲來當作歐洲賤

民的垃圾堆了。新教徒驚惶着天主教徒的增加。約在一八三五年美國的『本地會』(Native American Party)組織起來保持『美國人之美洲』以阻止天主教的佔勢。反天主教的暴動本地議會提出排斥癡狂和患病的移民的議案的未能通過，再加以建議在得撒斯省獨立一個德人州的刺激，在一八五〇年這種運動便改組成一個祕密會社了。會員在警察裁判所裏審問起來，他們對於那些所做的事實，都稱一些兒都不知道，因此這個會得到一個綽號叫做『不知會』(Know Nothing Party)它的實在名字是『星旗團』(The Supreme Order of Star-Spangal Banner)它發達得很快，在一八五六年提出候補總統，雖然有多數的會員因為知道了他們的候補人沒有希望，便選舉了別個候補人，可是投票數還是很多的，他們政綱的四大條目是：美國人統治美國；政府官吏限於生於本地的人；要有二十一年的居留，方許入籍，和排拒一切犯罪和窮苦的移民。

這個會在內戰的時期崩潰了，嗣後因有別種問題的興起，所以也沒有復興；再加美國的工業化需要大批工人，祇有移民能夠供給。

於是美國便開始發展它的移民政策，這種政策後來也為澳大利亞所採用。紐約州設立一個

經理處，接待移入的人民，在他們到達的時候，慰問他們，幫助他們找工作找房屋。這種制度繼續下去直到一八七六年止，那時移入人民被稱爲應屬於聯邦政府的事，聯邦政府管理移民的立法，於一八八二年通過。新制度並未努力於促進新來者的友誼和幫助同化。移民部(Immigration Department)的作用變成消極的；它可以允許也可以拒絕移入人民，但是被允許的移民必須自己照顧自己。因此移入人民的幸福，變得要由各國的會社來照顧了，會社的組織，使移民受同國人的會晤和歡迎，引他們到本國人所開的旅舍和會館裏去住，送他們到可以找到一羣同國人的地方去，在同國人中間工作。每個移入的人民便加入本國的會社，閱讀本國的報紙，儲蓄金錢於本國銀行，依賴本國的會社或支部做他的事業。這樣本國的言語就繼續維持使用，或許對於本國的文學、藝術和宗教比他從前所感覺的還要感動還要欣慕，也未可知。

假使早准各州管理移民，移民的同化或許早已自動進行而固定了，近年來美國種種宣傳的活動也無需了。但是有許多州也參照聯邦政府的政策，他們的立法也是趨向於妨礙移民而不是幫助移民的。即在排外運動尙未經戰爭心理影響變成極端怪誕以前，州律已足使外國人難堪。有

十四州，外國人祇能暫時購置田地；有九州公共建設不能雇用外國人；還有幾州有幾種職業是排斥外國人的，例如在密歇根州外國人不能做理髮師，在喬治亞不能做負販，或在洛雪那（Louisiana）不能做任何政府的印刷工作。這種對外國人的歧視，或許更會使外國人保持他異國的情調和他對本國團體的忠實。它們鼓勵了不平和仇敵的感覺；尊嚴的受損害最足以使合理的情操改變成爲民族的偏見。

不久實業家和各種贊成自由移民的慈善家，和有組織的工會，及認「歐洲賤民」的進口，足使美國的幸福和統一陷於危險的經濟學家優生學家間，又重新引起了關於移民問題的爭執。贊成限制移民的會社，在一八八〇年和一八九〇年之間，當歐洲西北部條頓民族的老移民由從歐洲的南部和東部來的新移民代替之時，獲得了根據。

移入美國的人民，在一八八二年以前，大都是從歐洲西北部不列顛羣島，斯坎的納維亞和德國來的。這些條頓民族，因爲和大西洋沿岸諸州早有的居留民同屬，所以他們是受人滿意的殖民。從這些國家來的移民，再加上從荷蘭、比利時和瑞士而來的少數人，總計到一八八三年佔據歐洲

移入人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一八八二年從不列顛羣島、德國和瑞士來的移民達到了最高數；自後歐洲南部和東部的人民，開始廣泛的移入美國，而且增加得異常迅速，到一八九六年便超過了從歐洲西北部來的人數了。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間，百分之六五·九的移民來自意大利、俄羅斯和奧匈帝國，從不列顛羣島和德國來的則占百分之一二·二。新來的大批移民，是意大利南部人（意大利北部人大多到南美洲去的）、巴爾幹半島上的民族，以及波蘭人、芬蘭人、萊多尼亞人、立陶宛人等的流入，從舊俄帝國來的僅十分之一是俄羅斯人。菲加爾特把一八八二年和一九〇七年互相比較；在一八八二年老移民占百分之八七·一，在一九〇七年他們的比例就跌到百分之一九；而新移民則從百分之一三升到百分之八一。一九一三年老移民仍佔少數，祇有歐洲移民的百分之二一·五。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即定額律頒佈的前一年，老移民總數佔歐洲移民的百分之二七·五，從歐洲南部和東部來的新移民卻佔百分之七二·五。

這種移民性質的變換，對於限制移民的要求，便增加了勢力。這個要求，工會尤為堅持，它們深恐貧窮饑餓的移民，會承受低廉的工資，減弱與資本家談判的工會的勢力。許多贊成這個運動的

人，反對無限制移民的主張，以為從歐洲西北方來的老移民是有利益的；但他們認為從歐洲南部和東部來的人民，對條頓民族的國家說來，是屬於高加索種的另一支，他們在美洲普遍的互通婚姻，產生某種身體上的缺陷；他們還考察到新移民缺少工業的經驗，會降低工人的地位。

老移民也受過和現在用來反對新移民一樣的攻擊。由不列顛和德國陋巷裏流入的賤民，在一百多年前，便說是要敗壞美洲的人種，降低美洲的工錢，要把工人轉變到奴隸的。

加力斯 (Roy Garies) 教授搜集了一七九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間的許多材料，舉出許多反對老移民的證據；在他的引證裏面，反對意見的暴烈、嚴峻、發狂似的情激，對於新移民的攻擊，與之比起來性質可說還是和緩的。

新移民與老移民中間的區別，依據許多有權威者的說數，實是大大的言過其實。依何威 (C. Howe) 的說數，『老移民和新移民間的重要區別，並不是人種的關係，也不是宗教的關係，而是經濟的關係。老移民已經變成主人或用人的階級了，而新移民則是奴隸和倚賴的階級。這是老移民和新移民中間的真正的和重要的區別。前者獲有了美洲的財富。經濟上的分類大致和人種

上的分類相合。』

菲煊(S. C. Fisher)從很早的老移民時代的著作裏面，搜集材料列出表來，申說美國的墮落，是因為做了不法的外國賊窠，賄賂選舉，和犯罪及窮困的增加，還有因為減低了工錢，便傷害了精巧的工人。在近來移入人民中間的生活標準，比他們前人低的說數，為何立徐博士所反對。基督教青年會美國化運動的主任勞盤斯博士，反對歸罪於新移民的言論，他說他們並不是從歐洲的陋巷來的，卻是由田間來的，其中含有最好的歐洲勞工。新舊移民中，在同化上假如有任何區別的話，加維脫(Gavit)以為還是新移民較好；他說他們中間，種族的品質沒有什麼顯明的差異。所不同的，就在從歐洲南部和東部移入的人民，比較的少受教育；他們在較少進步的社會環境之下養育起來；在美洲他們僱傭於工資最廉的工廠裏面；所以他們能得改進的機會較少。

台維教授以為他們遷移的理由，兩方面沒有多大的區別，雖然有許多新移民都是由政治的原故而來，但是經濟的原故，兩方面均佔優勢。羅馬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的移來，並非從羅馬尼亞或塞爾維亞而來，卻從奧匈帝國的土地上走來的，因為那裏奧匈政府正在努力壓迫它所治下的

各民族的個性。

新移民是粗工工人，但粗工正是美國所需要，報酬也不惡，精工和專門的工人——除特別的例外——所得的報酬，並不比在歐洲的高多少。

民族的混雜，現時世界上要算美國最顯著了。依據麥克倫博士的統計，美國有外國生的人民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人，加入他們的子女就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或佔全人口的三分之一。美洲猶太人的三分之一，現居紐約，佔紐約人口的五分之一；全美國佔有全世界猶太人總數的百分之二四，百分之二〇的挪威人，和百分之一五的瑞典人。哈佛大學教授立潑雷（W. Z. Ripley）甚至在一九〇四年，就叫人注意這個事實，在一九〇〇年麥沙朱色得士州和羅特島上三分之二的居民，紐約州和康內克的克州五分之三的居民，以及紐約和芝加哥城的四分之三的居民，都是外國血統。

俄亥俄州的克勒芙蘭（Cleveland），據說本國血統祇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五，這比例裏面還包括有三〇、〇〇〇黑人。

不同化的外國人的混合的複雜，在歐戰時的營壘裏，方始證實，其時所需要的翻譯員，要能說四十種不同的言語。

各種民族混合的程度，墨內 (Les Chiozza Money) 爵士用個人的名字列出各種不同的表格。

紐約的一位人種學者名叫屈勒佛 (J. R. Trevor) 分析一九二〇年美國全人口的種族起源含有下列各種——

不列顛和愛爾蘭人	五六·八百萬	德國人	一二·二百萬
黑人和黑白人雜種	一〇·五百萬	意大利人	三·五百萬
加拿大人	三·五百萬	波蘭人	二·八百萬
俄羅斯人	二·四百萬	瑞典人	一·九百萬
荷蘭人	一·七百萬	奧地利亞人	一·三百萬
挪威人	一·二百萬	法國人	一·一百萬

阻擋這些移民同化的勢力既多且強。

依據美國紅十字會外國語情報處的報告，美國有六三、〇〇〇個民族的會社；有幾個會社的目的，在使它的會員美國化；但是其餘的目的則在保持他們民族的一致，以及擁護他們祖國或國內的政黨。外國教堂計有二六、〇〇〇所。外國日報一四七種，週刊或半週刊八六三種，月刊或半月刊的雜誌有二四〇種。

這些定期刊物裏面，報紙共八九八種，普通雜誌一二二種，宗教性質的一五五種，商業雜誌七五種。報紙發行每日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份。外國報紙有三五種語言文字；即阿爾伯尼文字四種，阿美尼亞文字一七種，亞述（Assyrian）文字五種，波希米（Bohemian）文字七四種，比利時文字三種，卡潑索俄羅斯（Carpatho-Russian）文字三種，中國文字八種，克羅汀（Croatian）文字一五種，荷蘭文字二〇種，丹麥和挪威文字六九種，愛沙尼亞文字二種，菲萊媽文字三種，芬蘭文字三二種，法國文字三九種，德國文字二六九種，希臘文字二〇種，意大利文字一八五種，日本文字一五種，猶太文字三五種，蘭脫味亞（Lettish）文字三種，立陶宛文字一一種，馬札兒（Magyar）

文字四二種，波蘭文字八三種，葡萄牙文字一七種，羅馬尼亞文字八種，俄羅斯文字一三種，塞爾維亞文字六種，斯拉夫文字一三種，斯洛伐克文字三六種，西班牙文字一〇九種，瑞典文字六一種，敘利亞(Syrian)文字八種，烏克蘭(Ukranian)文字八種，烏羅俄羅斯(Uthro-Russian)文字五種，威特(Wendish)文字一種。

據凱樂調查，各民族的財政和商業機關，『完全互相聯絡成爲一個經濟的系統，和美國的制度並行。雖然它們比美國的機關要弱些貧乏些，可是對於他們本民族的經濟事業，卻有更大的潛力。一致的民族利益，這樣便把各民族的人聯絡起來，因爲沒有美國人的利益，可以聯絡起各種民族的。在美國這種民族組織的動員本民族的財富，其團結性，其財力，其勢力，其巧妙的效率，已經使舊世界驚歎不止了。』

新移民混雜了不能同化的外國人，震驚告了美國穩健的輿論。有許多悲觀者在二十年以前，就說美國的種族已被沈沒毀傷了。潑林斯頓大學教授達一克(Van Dyke)在一九一〇年嘆嘆說，『美國人種是一個新創造的，土著的，應該在新的，前所未開的藝術與文學形式中表現自己。事

實與此相反，美國沒有美國民族，祇是一大羣的混雜分子的，不合理的混合物，這些分子都是因為各種政治的擾亂，從歐洲拋棄出來的，受事實的壓迫聯合起來，不成爲一種人民，祇不過是成爲一種人口，它決不能有一種自己的藝術和文學。」

達維斯說，「我們已經變成一個混合種的雜種國了。」據台維說，「統計報告現在所有的美國國民，其中外國生的或父母之中有一位或兩位都是外國人的要佔三分之二。剩下祇有三分之一可以說是本地生的，父母都完全是美國人。」

移入的人民，大都是粗工工人，最易受工廠或較大工場的雇用，於是有超出比額的人數，走到新英格蘭的實業城市，那裏是美國各處所有外國人佔百分比最高的地方。伯勞威 (Daniel Chaucey Brewer) 在他所著『移民的爭得新英格蘭』(The Conquest of New England by the Immigrant) 一書中敘述近代的發展狀況。他說移入的人民，已經傾覆了原來的人衆，「原有新英格蘭人 (Yankee) 土人在政治上完全沒有勢力了。」他引據一九二〇年的戶口調查，新英格蘭的全人口爲七、四〇〇、〇〇〇，其中二、八〇三、〇〇〇是久住在那裏的，四、五九一、

○○○是外國的白種和黑種人。在外國人種中最要的各國國民如下：——

加拿大法蘭系人	六二〇、〇〇〇	意大利人	四九四、〇〇〇
俄羅斯人	四七〇、〇〇〇	奧地利亞人	一九四、〇〇〇
德國人	一六二、〇〇〇	瑞典人	一三八、〇〇〇
土耳其人	四五、〇〇〇	希臘人	四三、〇〇〇
匈牙利人	四一、〇〇〇	芬蘭人	三五、〇〇〇
共計			二、二五二、〇〇〇

外加一五八、〇〇〇人是混合血統，五八、〇〇〇人是不能分類的。

停止移民進來，可以遏制新英格蘭外國人衆的增加，但是也許不能使之增加停止。就把外國人所生的兒童當作本國人計算，波士頓的外國人口還占百分之六一·五七，富爾河流域 (Fall River) 佔百分之六〇·四九，洛克斯伯雷 (Roxbury) 百分之六三·七，勞倫斯 (Lawrence) 百分之七一·六六。伯勞威預言在這一代中，加爾西 (Chelsea) 就會有百分之九九是外國人。外

國人中間的生殖率比在原有新英格蘭人中間的來得大，也是自然的結果，因為移民中間有許多是少年或壯年人，而原來的本地人有許多人還是兒童，留在東方受教育，有許多是歸老的老年人，一大部分的人口，在他們壯年之時，都是向西部去謀生的。

原有人口向西遷移，可以解釋新英格蘭外國人口的增高。要回答伯勞威的問題：『我們將怎樣解釋為什麼新英格蘭昨日是原有的新英格蘭人的，現在是歐人的了呢？』就用他自己的話來回答，新英格蘭鄉村地方的人口減少，由於人民離開了本鄉走到中部和西部諸州找尋較好的土地去了。新英格蘭諸州，因為受西部的競爭，自然無論如何都要失去它從前的優勢，正像加拿大繁盛的中心，已經從沿海省向西移動一般。遺留下來的本地人，已經創立靠了有價廉的粗工的移入纔可能的工業，建造起富強的工業城市，保持着新英格蘭的經濟繁榮。據伯勞威說，在一九二六年『現在工業化的康納克的克脫和新英格蘭，仍舊需要廉價的工人，』要得廉價工人，他們唯有移入人民或從南部攜入黑人，纔能辦到。

這種不同化的移民所得的惡劣結果，便發生不識字或不懂英語的人口，佔得一個高比例的

現象。美國教育部長說，「單在一個營帳裏面，要對那些人講話，必需要經過四十種不同語言的翻譯。」他又引證陸軍的軍醫官說，「考察一、五五二、二五六人中，有三八六、一九六人不能讀書，不會看報也不能寫家信；」總共二八個營帳裏面，各營不識字的人佔百分之一三·五到四一·八，平均爲百分之二四·九。這些不識字的人，年紀在二十一至三十一歲的中間。有了這種情形的發現，便引起了美國化的政策。

在營帳中發見了不識字的人，又發見了多數的移民不懂得英語，驟然間便引起了外國人須美國化的劇烈宣傳。政府方面的美國化機關，便在教育部之下成立起來，接受許多自願宣傳者的幫助。這種運動，進行得很熱烈雄壯。論文和傳單四處分發，演說也各處舉行，工人的帳單也附有通告，使他們曉得外國人歸化爲美國公民的利益。用種種的好處以慫恿或甚至賄賂他人去採取這種步驟，而且發出警告，好像要威逼無所謂的外國人一起歸化爲美國公民。各種促進美國化的捷徑，菲加爾特都有敘述和批評。依他的意見，這樣施行美國化運動，是完全失敗的，也已放棄了。

第二種方法要有希望得多。它用教育和同情的交際，來影響外國人，替他們安排一個環境，使

他們自動的吸收美國的思想 and 習慣。它承認中年或暮年到美國來的外國人，不容易根本的改變，但在適當的環境之下，他們的兒童會變成純正的美國公民，因為外國人稍稍改變了的時候，他們自己就稍些能說說英語，對於他們所有新生活的自由和舒適，就會感到美國的恩惠，於是會敦促他們的孩子向美國的國旗歡呼，把他們自己看做美國的少年。這種美國化的方式，自然很慢，難得人家喝采的；但是比較有效力，而且有許多方面是實行了。這種工作的需要和其進行方法，美國基督教青年會美國化運動理事長勞盤斯博士早已說過了。

然而美國化政策的是否合理，也受一部人的否認，他們以為一個國家像美國有這樣的大小，各地的環境這樣的不同，應該組織成個聯邦的多元的共和國，各邦或各省居民中最佔優勢的民族彼此不同，不應該用一種一樣的民族型式來佔有所有的土地。

美國化和同化的目的，就表明在『鎔爐』一句成語裏面，這句話由柴格威爾的有聲勢的戲劇而成爲流行的言語。他描摹美國是歐洲人的避難所，使他們有機會可以發展他們的智慧和藝術的能力，這種能力在歐洲受了專制暴虐君主的壓迫歪曲，已經被摧毀了。美國有鎔爐的作用，許

多不同的元素，放在鎔爐裏澄清了，可以鑄成一種更好更諧和的金屬。

『鎔爐』一語，被認為主張無限移民者的一種作為號召的口號以後，便不受人歡喜了。弗加爾特教授在一九一一年評鎔爐為一種幻覺；他在近來所作的『鎔爐之錯誤』（Melting Pot Mistake）一書中，表明他的意見說，美國的工作，並不像隻鎔爐，移入的人民仍舊是外國人，未受同化的人羣。

弗加爾特教授說：柴格威爾沒有斷定鎔爐的工作成功到什麼程度的經驗。這個錯誤，並不屬於柴格威爾。他承認鎔爐的工作必定很緩慢，相信塞爾維亞人、保加里亞人和希臘人中間的公共特性，要超越他們的原有不同的特性，一定要經過三代的時間。他悼惜使『大口岸棄土地的莊嚴和單純而變成各色種人聚集的大城』的勢力，他也許想到了紐約的情形。

他覺得美國鎔爐的作用，卻是一種過程，假使達到了，大西洋兩岸的國家都能受到利益，可以救濟許多被壓迫的歐洲人，可以聯合舊文化的技巧和優良的性質來致富美洲。他形容美洲是『人類最後的希望』。他所謂鎔爐的作用，便是美國化宣傳所欲做的工作。柴格威爾承認，假使遷

移要有利益，那末不論國民性的損失怎樣可以遺憾，移入的人民必須要同化成爲一個新的美國型式。美國每年是否能夠鎔化或同化一〇〇、〇〇〇人或幾百萬人，那不是他所能決定的。假使放進去的物質，超過了它所能鎔化的能力，那是負工作責任者的過失，不是方法的錯誤。鎔爐的重要工作是在拋棄渣滓完成同化。照這種概念，美洲應該同化它移入的人民，也應該規定他們進來和居留的環境，如此美國纔可以保持它鎔爐的理想。贊成同化的人，如果他們承認鎔爐是反對他們政策而不能有效的實現他們的政策，他們不啻放棄了一種有價值的工具。

這個爭論因名詞的遊移而模糊了。斯篤大特宣稱鎔爐祇能產生一種混亂的羣衆。他說『那便是普通所謂鎔化的意義。實際上可以互換的名詞只有同化——吸收所有可以同化的元素，變成那些人種言語和文化中的一種。』但是同化並不是鎔化的換詞。鎔化是可以用來完成同化的一種方法。鎔化和同化一樣，其成績都賴於成分的比例。斯篤大特以爲在同化的過程中，佔優勢的同化因子，必須存在而且保持着它的一致。美國拒絕接受比它所能同化更多的外國人，不使社會受到過度的擾亂，不論說它是鎔合或鎔化或同化，都是一樣很公平的。

假使鎔爐的方法是用來壓制移入人民所有的國民性的，那末結果就會使國家貧乏，和大不列顛假使盡力壓制各省的特性一般；但是鎔爐應該把不同的元素鎔化成一種化合物，每種成分都貢獻出它最好的性質。

第十章 美國對於移民的立法——定額制度

美國的逐漸感覺它人口的不一致，並且有人預言阿格魯撒克遜不久將要像美洲水牛一樣絕滅，最後便形成有力的反對新移民運動了。歡迎老移民的人，也參加反對新移民，許多限制移民的法律，先後在國會裏通過。除規定移民船條例以外，這許多法律，最先的爲一八八二年八月三日所通過的規定，每個外國旅客登陸要繳納五十分錢的人頭稅。這項稅金用來作移民登陸的費用。這項條律，也禁止癲狂病人或衰弱會成爲大衆負擔的人入口。

訂立合同引入外國工人的事情，受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條律禁止。這項條律的條目非常概括，依菲加爾特教授說，「任何人對於將來到這個國家做些什麼稍有所知，要想證明他自己是在這條律所載的文字以外，都是很難的。」

一八九一年的條律，移民受排拒的種類加多了，包括了一夫多妻者和那些來美的路費全部

或一部分爲他人所代付者；並且公告獎勵移民爲犯法，增強取締工人合同的法律。到一八九四年人頭稅加到一元；一九〇三年加到二元，同年被排拒的種類表，又加增了癩癩、無政府主義者、乞丐和娼妓幾種。

一八八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一年、一九〇三年的立法和修正條律，都編入一九〇七年的法典，那時人頭稅加到四元，而有肺癆或行爲卑劣的人民，也加到被排除之列去了。

其後重要的步驟，就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的盤訥脫條律 (Burnett Act)，創立了一種識字的測驗。盤訥脫條律增加人頭稅到八元之多，而且訂定每個移民在體質上過了十六歲的年齡就要能識字，必須要識得移民自己所選擇的一種語言三十至四十字之多。一八九七年曾有一宗法律草案，因爲它包含識字測驗，曾被克里夫蘭總統 (President Cleveland) 所否決；盤訥脫條律草案，在一九一三年受達夫脫 (Taft) 總統的否決，又受威爾遜 (Wilson) 總統的二次否決。一九一五年因爲美國的公衆輿論都是痛恨着不識字人的增加，國會兩院便以絕對多數通過了他的否決。

識字測驗決不是完全可以滿意的。威爾遜總統否決它的理由，即在它不能測驗出智力和效率，只能測驗受教育的機會而已。它可以允許一個採取強迫教育的國家的愚人進來，而拒絕一個學校很少或辦學鮮有效力的國家而來的聰明工人。這是個國家的區別，而不是個人的區別；這個草案之能打倒威爾遜的否決而通過，或許是因為可以用來做減少歐洲南部和東部移來人民的一種方法。台維教授鼓吹識字測驗應用一種普通的智力測驗來代替，像在戰營中依希望和能力來分析新兵時所用的一樣。

條律中這些拒絕移民的規則，數量上也效率有限，除了他們也許會阻止移民的離開歐洲。依據移民委員長一九二〇年的報告書，只有百分之三的移民為測驗所拒絕。測驗也不容易應用，醫學的檢查有許多是表面的；移入的人民列隊而來，只有五六個人裏的一個要舉行測驗，多數總是許可的。智力的測驗更難應用，『用意在於阻止低能者的法律，實際上是種死文字』

移民當局不能用檢查方法辨出一個人是否是無政府主義者。移民委員長報告，一個外國人可以拒絕回答問題，政府當局如不能確實證明他是屬於不允許種類中的那一種，則不能不允許

他進來。

一九二三年頒布一個法案，創設試驗級，移入的人民不能立即就決定他可以允許或拒絕的，就列爲試驗級，期間一年。要把試驗級的移民的行跡試加記錄，保守在試用班裏，或許也是不可能的，而那些最少希望允許的人，則尤其難於加以追究和復驗。

這種立法引起了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四年的兩個限制條律，把跨大西洋的移民的地位完全改變了。那些條律，都經再三的考慮，訂得偏利於由條頓民族國家來的移民；在大戰的時候，把他們叫做北歐人（Nordic），因爲條頓的名詞在上等社會裏還沒有普通的原故。這些條律的主意，要想對各國定了名額，可以得到選擇的限制。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頒佈的限制外國移入人民的條律（一九二二年加以修正），普通叫做「百分之三律」，因爲它規定任何國家移入的人民最高數目，只可到那國家在一九一〇年居留在美國的（生於外國的）人民總數的百分之三。這種條律，把移入人民的數目便從超過百萬的數目減少到最高祇有三五七、八〇三人了；假使完全實行，那麼減少的數目一定比那個最高的數目還要小，因爲有幾個國家是不會達到全額的。這樣

的減縮仍被認為未足，因一九二一年條律未能充分實現其目的，於是一九二四年便立了一個新條律限制，每年移入的人民數約達一五〇、〇〇〇人（美洲移民和幾個特別無定額的移民不在內）；各國間分列的總數，佔各國在一八九〇年居留在美國的人民總數的百分之二。這個計劃常常叫做百分之二律。

一九二一年的條律，因為不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美洲其他各部在內，所以有很大的漏洞。因此從古巴、西印度和南美洲而來的被允准移民之外，可以從加拿大和墨西哥由陸地以入美國。一九二一年的條律也允許住居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兩年之久的外國人，從那兩國移入。在一九二一年條律頒佈以後，因需要工人，就使移民由加拿大和墨西哥大批的衝入。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從墨西哥來的移民每年平均一七、六〇〇人，一九二二年一九、五五一；但在一九二三年他們增加到六三、七六八人，一九二四年八九、三三六人。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四年的人數，或許包有許多不合法定資格的移民在內。

一九二四年的條律，對於那些生長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人，限制他們無限的移入。不生在美

洲的人民，必須要住在加拿大或墨西哥有五年之久，纔可以不受他們國家定額的限制。

一九二四年條律第三節規定任何外國人，除國家的官吏和官吏的隨從、旅行家、暫時來往的商人，經過美國的外國人、水手等以外，從美國任何邊界走進美國來的，都是移入人民。它又規定（第十一節甲）『任何國家每年的定額，應為一九八〇年美國人口調查所得外國生的各國人民居住在美國大陸的總數的百分之二，但任何國家最少的定額應為一〇〇。』每年的定額，依據一九二一年的條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各主要國家的暫時定額，和根據一九二四年條律所定的永久定額，見下表：——

原來的國家	依一九二一年條律的 一九二二年的定額	依據一九二四年條律所有的 定額根據一八九〇年住在美 國而生於外國的人	一九二七年根據國 家來源的暫時定額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七七、三四二	三四、〇〇七	七三、〇三九
愛爾蘭自由邦		二八、五六七	一三、八六二
德國	六八、〇五九	五一、二二七	二三、四二八
意大利	四二、〇五七	三、八四五	六、〇九二

波蘭	二五、八二七	五、九八二	四、九七八
俄羅斯	三四、二八四	二、二四八	四、七八一
法國	五、七二九	三、九五四	三、八三七
瑞典	二〇、〇四二	九、五六一	三、二五九
荷蘭	三、六〇七	一、六四八	二、四二一
捷克斯拉夫	一四、二八二	三、〇七三	二、二四八
挪威	一二、二〇二	六、四五三	二、二六七
奧地利亞	七、四五—	七八五	一、四八五
瑞士	三、七五二	二、〇八一	一、一九八
丹麥	五、六九四	二、七八九	一、〇〇四
匈牙利	五、六三八	四七三	九六七
南斯拉夫	六、四二六	六七—	七七七
西班牙	九—二	一三一	六七四
芬蘭	三、九二—	四七一	五五九

羅馬尼亞	七、四一九	六〇三	五一六
立陶宛	二、四六〇(一九二三年)	三四四	四九四
比利時	一、五六三	五二二	四一〇
希臘	三、二九四	一〇〇	三六七
葡萄牙	二、五二〇	五〇三	二九〇
土耳其	六五六	一〇〇	二三三
拉脫維亞	一、五四〇(一九二三年)	一四二	一八四
但澤	三〇一	二二八	一二二
愛索尼亞	一、三四八(一九二三年)	一二四	一〇九

一九二四年條律對下列各國指定定額爲一〇〇：——

阿富汗	摩洛哥(Morocco)	阿爾比尼亞(Albania)
默斯開脫(Muscats)(阿曼 Oman)	安多拉(Andorra)	諾魯(Nauru)
阿拉伯半島	尼泊爾(Nepal)	澳大利亞等

新西蘭等	不丹 (Butan)	新幾內亞等
保加利亞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喀麥隆 (Cameroon) (英屬)
波斯	喀麥隆 (法屬)	羅恩達 (Ruanda) 和烏拉第 (Urundi)
中國	三毛亞 (Samoa) 西部	埃及
聖馬林諾 (San Marino)	阿比西尼亞 (Ethiopia)	暹羅
冰洲 (Iceland)	南非聯邦	印度
西南非洲	伊拉克 (Iraq) (美索不達米亞)	敘利亞和黎巴嫩 (Lebanon)
日本	坦干伊喀 (Tanganyika)	利比亞 (Liberia)
多哥蘭 (Togoland) (英屬)	力喜騰斯泰因 (Liechtenstein)	土哥蘭 (法屬)
盧森堡 (Luxemburg)	耶潑島 (Yap)	摩拿哥 (Monaco)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九二一年條律分給歐洲南部和東部各國的定額，受一九二四年的條律大大的減少了。

這些條律要完全強制執行，確實是辦不到的。有許多移民是經過了大西洋口岸偷運進來的，

據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泰晤士報電訊，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一年內偷進的計有一七五、〇〇〇人之多。有幾千個人裝作水手渡過了大西洋，便離船逃走。有許多不合格的外國人，仍有機會越過綿長的疆界走入美國，因為美國的實業界需要粗工工人，因而發生誘惑的作用。

移入的人民超過定額，似乎是的確的，要想停止這種流入，顯然沒有什麼希望。據斯篤大特的調查，偷進的外國人仍舊每年有五〇、〇〇〇至一〇〇、〇〇〇人之多，外加從墨西哥有不可計數的流入。後者現在供給美國東北諸州鐵路上的工人，大多數是做鋪軌道的工作。在那種工作方面，意大利人和黑人都受「墨西哥散工」驅逐了，斯篤大特說散工是「意想中最不容易同化的外國人。」

這種條律的無能，甚至要拒絕最討厭的移民，甚至對定額少的國家來的移民，也不能發生效力。美國勞工部長達維斯舉了一個顯著的例子：一九二四年騰尼斯（Tennessee）法國當局，要減少騰尼斯罪犯的成分，驅逐出一〇、〇〇〇個意大利人；雖然美國有排拒討厭的外國人和外國罪犯的條律和定額，但是這些暴徒，達維斯說「美國伸臂歡迎之。」

整批的移民仍有私運進來。伯勞威在一九二六年抗議說，「違法和運移民者，繼續進行他們敗德的行爲，做欺人的買辦。」斯篤大特在一九二七年憤慨地說，「移民律大半是一個笑話，在輪船公司和需要廉價工人的公司，以及工頭旅館主人等等的壓力之下，外國人實際上仍是隨意的湧進來，反對移民的，不過是「工作過繁的一個小的檢查團體」而已。」

墨西哥的邊界長約二千英里，大部都是可以跋涉的淺水河。加拿大的邊界，有長而曲折的人口稀疏的森林山嶺，對於違禁販酒的移民，也是很容易通過的。奎伯克（Quebec）南部的鄉僻地方，又是一個容易的通路。像尼加拉瀑布等地方，遊歷的羣衆在邊界上走進走出，自然任何遊歷家都會回去，但是假裝個遊歷家，把家眷裝在一輛載貨的手車裏走入美國來，也一定常有效力的。在鐵路上面，除非看守邊界的人有了透視的眼光，纔能把不合格的移民擋駕。這種條律祇有耗費重價守界，纔能實施，然而這件事的施行，在歐洲倒常引起邊界衝突，養成了許多國際上的齟齬。

一九二六年美國移民委員長的年報報告，沿疆界的監察，比了我前年所經過的幾處地方是要嚴緊得多了。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的一年中，邊界巡邏隊檢查過二、三〇〇、〇〇〇步

行者及二、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的坐火車和汽車的客人，其中爲陸站所拒絕的有一七、五六三人，在海口上拒絕了二、九八七人。被拒絕的人，大多因爲沒有正式的護照，在陸站上計有一一、五七九人，海口上有二、三五四人。陸站上其他拒絕的重要理由，便是『似乎會成爲公共負擔』的三、四六四人，訂約的工人七二一人，不識字的六二九人，身體上心理上有缺陷的三五三人。在下一年私運進來的人計有一七五、〇〇〇人，所以被拒絕的人或許祇佔偷進者的一小部分。因爲邊界的長而容易攀越，又有許多地方不能觀察週到，除非被拒的人不合美國的生活，沒有企圖或沒有能力，否則他們總會在別一天走別條路進來的。依移民委員長最近的報告，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間看守邊界的職員平均不過五一六人。他們還須看守海岸，海岸包括犬牙交錯之處在內，依美國海岸測量的計算共長五、七一五英里，陸地邊界長在四、七〇〇英里以上，因此每人要看守二十英里長度以上的邊界。

有一個反對定額律的理由，比實施的困難還要嚴重，就是說定額是笨拙而偏面的。那兩個條律在移民問題上，祇從美國的一方面着想；勞盤斯博士說，『我們的立法者在訂立移民入國出國

的法律時，常常只顧到美國的利益。『定額在相當程度以內應該與各移出人民國家的需要，高下相應。在美國所有從歐洲各國來的人數，無論在什麼時期總是偶然的。最初從英格蘭移出的人民，大多是因為社會和宗教虐待的原故。其後因為要整理羊場鹿林便引起蘇格蘭高地人的大批流入。番薯病把很多的愛爾蘭人趕到美洲去。木料工業的忽然興盛，就可吸引一大批的斯坎的維亞的人。定額制度以國家的區別為依據，而國家間的區別又在一條暗昧的界線上。事實上美國每年願意每六〇〇人中接受一個瑞典人，或瑞典人的百分之十六，而預備允許給西班牙人的，則為每九三、〇〇〇人接受一人，祇佔西班牙人的百分之〇〇一，這並非是美國人以為一個瑞典人可以抵得過一五六個西班牙人的意思。這是一個由事實而得的結果，因為瑞典沒有殖民地，而有很多的精明木工，西班牙是一個有大殖民地的國家，和南美洲很相接近，所以送到美國的人民很少了。

一九二四年條律，故意的選擇一個日子，依據那個日子可以使南部和東部的歐洲各國得到一個極低的定額；它對各新移民國家單用數字的試驗，不去估計他們的品質和移民的需要。它把

意大利、俄羅斯、敘利亞和希臘放在一處，不考慮他們想出國的人數，不去顧慮他們遷移的目的。

有許多的缺點，是在於忽促預備作成緊急方略的原故。美國的實業在一九二〇年還不興盛，而在歐洲的情形卻極其惡劣。移民到美國之多，爲以前所未有，從施行領事簽發護照的數目，美國當局知道那年有一百五十萬或二百萬的移民要走進美國來。那時美國有很多失業的人，這樣大批的移民衝入或許要闖出大禍。移民官吏沒有能力可以阻止它。於是一九二一年的條律便急促的擬議而通過，把帶有威脅性的大批移民衝入的數量從二百萬減到了三五〇、〇〇〇人。一九二四年的條律，又把總數減少，從美洲移入的除外，不能超過一五〇、〇〇〇人的數目。

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四年的兩種條律，雖然它們所採用的原理不可偏廢，但是在美國也受嚴厲的批評。

台維教授說，「百分之三律只講數量。它也許像概測法那樣有若干價值，但那是它可以說的最好之點了。它在科學上並不健全的。」他又說「這種方式的法律，是一種拙劣的方法，雖然也許其所欲達到的目的是很可喜的。」

台維引用紐約時報（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九日）的社論，申述這個制度有『最小的成效，有最高的困難和不便；』他宣言『文字測驗和現在的定額制度當做永久的計策，是不智的，應加廢棄。牠們對於一種永久性移民政策沒有任何貢獻可言。』

況且這些條律很難實施公正。因為要避免每年定額年開始時有大批的移民衝入，恐怕移民職員和移民設備不能應付的原故，於是把每國的定額分成各月的數目，等到一國這個月的定額滿數了，那個國家裝載移民來的船，就必須停在離海岸三英里的地方，等到下個月再開進口來。一九二一年七月裏，這個限制新行的時候，便引起極大的不安；一隻裝滿了一月足額的希臘人比另一隻船早到了碼頭兩分鐘，於是得到允許登陸，另一隻船裏的希臘人，於是送回歐洲只好下次再來。台維所引證的一個事實裏面，有幾位移入的人民，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即定額年的末日到達美國，因為那年的定額已滿，拒絕登岸，遣回歐洲；反之假使那隻船遲到了幾個鐘點，他們就可以允許登陸了。

個人困難的情形是免不了的。一個法國女人被允許了，而她的兒子生長在雪起勒斯（Sey-

chelles) 的被拒絕了，因為他是歸在非洲人分類裏面，那個月非洲人定額早已滿了。一個英人的家屬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有個女兒是他在遊歷澳大利亞時所生的，而那個月澳大利亞定額置已沒有餘剩了。

有許多國家，像利比亞，每月的定額祇有半個移民，便不得不放棄條律的文字了。在一九二一年條律實施以後，第一個從利比亞國來遊歷的，便是國都摩洛未亞 (Morovia) 市長，照例應該要成半個進去；但是他的情形在華盛頓當局商議以後，因為他們不能應付「這種解剖的部分」的原故，他便被允許進去了。一九二四年的條律便把這個困難減去了，制定各國最小的定額為一〇〇。這個規則本身是不合理的，安哥拉共和國和力喜騰斯泰因大公國各有和保加利亞一樣的定額；在亞洲各國中，把耶浦島定得和中國或印度相等。

以民族為根據的定額

一九二四年的百分之二定額，為根據更複雜更精細的計算而訂立的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

的固定數來代替了。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的每年定額和下年的定額，『所應得的數目比一五〇、〇〇〇的比例，同一九二〇年那個國家在美國大陸所有的居民數（國家來源由此節後段所確定）比一九二〇年美國大陸的居民數的比例相等，』最小的數目則爲一〇〇。用作這種計算的美國大陸上的居民數目，是把從加拿大、紐芬蘭、墨西哥等來的移民和其子孫除外，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幾種也是除外的。各個國家民族的數目，用移民的統計來決定，加上尋常速率的增加數。這一件決定美國各居民國籍的艱難工作，由三個政府長官所執掌（國務卿、商務部長、勞工部長）。新定額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公布。它須經過總統的公佈方能發生效力，迄今止一九二四年的百分之二律仍屬有效。

新定額的決定，以國家的出身爲根據，卻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看來似乎是很不可能的，這條律經第一次宣讀的時候，我以為我一定已經誤解了條文的意義。受委託做這種工作的委員會，將美國所有的白種人民分成『原本地種』包括所有在一七九〇年第一次人口調查時在美國的居民及其子孫，現存計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所有在一七九〇年以後來的人民及其子孫，則屬

於『移入人民種』現在有五千三百五十萬人。這兩種再依他們的民族而分類，這種分類大都是推想，尤其是對於原本地種，竟從他們個人的名字來分別。

家族姓名實是一個很不可靠的指針。不同的各國民族會用同一的姓氏，假使拼法不同，那很容易而且也常常改變成爲英文的方式。依姓氏爲根據，一個人的父親是外國人，即使他所有其他的祖先都是不列顛人，也要算爲外國人了，反之一個孩子的父親，有一個英語名字，即使他所有的祖先都是外國人，也要算爲英國人了。要分別國際間結婚的結果，一定是不能滿意的。對於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應該相信他的祖先是荷蘭人、法國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還是德國人呢？假使膚色不同的種族，接鄰的住着而且自由通婚經過了一百年之久，要在他們的子孫中間，設立任何清楚的國家分別，那就很難了。關係密切的國家人民，毗鄰而居，好像有許多家族那樣，已經有了兩三百年之久，要在其中劃出區別來，那完全是武斷和矯揉造作的了。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三位部長——凱洛格 (F. B. Kellogg)、胡佛 (Herbert Hoover) 和台維斯 (J. W. Davis) 三位先生——會議報告柯立芝總統說，『在我們的意見，就現有的統計的和歷史的資料而言，對於作

爲達到所企圖目標之根據的這些核算的整個價值，引起了嚴重的懷疑。所以我們對於在這些環境之下，所得的這樣的結論不能負責，「這三位部長的這幾句話，自然也沒有什麼可驚奇了。

美洲的專家竭力反對以民族來源爲根據的定額，並努力維持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在百分之二律下所採用的暫行定額。他們希望假使總統以爲新定額沒有需要，便可以不宜佈，則一九二四年的定額，可以無限的施行下去；但是最高法院已經判決條律中的條項是具強迫性的，除非把條律改變，根據民族來源的定額必須施行。

國會在下一次開會的時候，有許多提議修改條律，保持依據一八九〇年居留在美國的各國民的百分之二的定額。因爲從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移民和其他地方多數的有色人種入境的大批增加的原故，也有許多提案主張把定額制度擴充到美洲其他各國。有人主張限制從拉丁美洲移入人民，其理由說在美國南面除阿根廷和烏拉圭外，美洲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的居民屬於有色人種，比率占絕大多數。然而同時三長官所任命的委員會所建議的定額，委員會認爲與一九二四年條律的意向甚近可以加以接受。建議的定額，及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所施行的定額，見

一〇八頁之表。

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登記的移民，移入和移出各如下列：——

一九二七年會計年度

國 家	移 入 人 民	移 出 人 民
加拿大	八一、五〇六	一、九五三
墨西哥	六七、七二一	二、九五七
德國	四八、五一三	四、七四八
愛爾蘭自由邦	二八、〇五四	一、〇四九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二四、一八一	六、六六四
意大利包括西利和撒丁尼亞	一七、二九七	一七、七五九
波蘭	九、二一一	二、六五〇
法國包括科西嘉(Corsica)	四、四〇五	一、六三八
捷克斯洛伐克	三、五四〇	二、二七六

第十章 美國對於移民的立法——定額制度

奧地利亞	一、〇一六	四六八
巴四	一、〇八九	二〇九
俄羅斯	一、一八三	二三九
南斯拉夫	一、一九〇	一、九一一
羅馬尼亞	一、二七〇	一、二四八
中國	一、四七一	四、一七九
荷蘭	一、七三三	四五六
中美洲	一、七七一	七二一
希臘	二、〇八九	三、一三〇
瑞士	二、一二一	五九四
丹麥	二、五〇五	五三六
南美洲	二、六八八	一、二四四
古巴	三、〇二〇	一、五九八
紐芬蘭	三、一七四	四八七

從這張表上很有趣的可以看到大羣的移民，是從加拿大和墨西哥進來的，而意大利、中國和日本方面移出的人民，都超過了新來的移民。

細閱一九二四年條律，使我很懊喪的惶惑着，如何能够根據民族的來源把美洲的人民作出一個可以滿意的分類來，所以我不能不和密索里州的上議員雷特 (Reed) 表同情，他在上議院的演講詞裏宣佈，要決定人口的民族來源是不可能的，因為也許「在這議院裏的人，他們的血管中有四五種不同民族的血液。」他說這委員會所定的分類法，只不過是猜測的結果，他又說「這是最荒唐的一種猜想。民族來源律要算在我所看見的法律中最不實際的了，它開放了接受各種不公平不正直的門戶。」

第十一章 巴西和阿根廷

南大西洋的西岸有兩個大國——巴西和阿根廷——那裏有肥沃的大塊土地，人民稀少，所以移入人民有極大的可能性；不過那兒有特別的情形。南美洲因為有兩三種不同的種族互相混合，所以大部分都是被一種混合種族所佔據。偶然有幾處地方歐洲人所佔的比例，比其他種人來得高，但是這一洲的大多數地方，皆為種族成分不確定的人所佔。

甲——巴西

巴西因為除屬蒙古種的印第安人和南歐洲人的混合外，還有大批的黑人作為奴隸而輸入，種族的混亂更加厲害。巴西受有大得無比的赤道低地的利益。亞馬孫 (Amazon) 河流經過廣大的沖積平原，那裏就有很充分的水分，享有利於作物豐饒的溫和的氣候，有無限肥沃的土壤。別洲

在熱帶上有同大面積的祇有非洲，但是非洲因受一般高度的阻礙，水分的供給便不規則而沒有一定了。從前亞馬孫平原是沒有經什麼利用的，就是戰勝了那裏的病症和白人去耕殖以後，也沒有什麼物質的進步，去實現喬加斯 (Colonel Gorgas) 想把此地變為世界上生產最多的地方的夢想。歐洲人的佔有這塊土地，在我看來是很可能的，理由曾在別處說過，但祇有在經濟的狀況保護着白人，抵制文化低落的工人賤價出售的條件之下纔可能。這種狀況能否實現，所依靠的因子，比克服莽叢和蚊蟲還要困難。現在沒有一種實際的變動，可以鼓勵我們希望在任何時間之內實現喬加斯上校的希望。

巴西原有的歐洲人口是葡萄牙人，後來再有意大利、德國和西班牙的殖民來補充，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很堅決的保持有他們的特性，不和混合的巴西民族相混亂。一九〇〇年巴西的人口爲一七·三三百萬，但到一九二〇年迅速的增加到三〇·六七百萬，表示每方哩佔有九·三人。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間移入的人民幾達四、〇〇〇、〇〇〇人（三、九一八、三四九）在阿根廷和南美洲人不同的原來的歐洲人，可以說約當百分之一六。一九二〇年人口的民族來

源如下列：

意大利人	五五八、四〇五	葡萄牙人	四三三、五七五
西班牙人	二一九、一四二	德國人	五二、八七〇
亞洲土耳其人	五〇、二五一	烏拉圭人	三二、六二一
日本人	二七、九七六	奧地利亞人	二六、三五四
阿根廷人	二二、一一七	其他各種人	一四一、六五〇
共計			一、五六四、九六一

亞馬孫流域內的印第安人據計有六〇〇、〇〇〇人。

這個數目有約百分之五列爲先代是外國人的。

在南部幾州會有大羣的殖民，包有意大利人五五八、四〇五，葡萄牙人四三三、五七七和西班牙人二一九、一四二，他們或許要算近代最大的殖民羣了。

巴西歡迎這些殖民，也沒有提出什麼積極的巴西化的政策。一時會有一個嚴重的驚慌，恐怕

德國的殖民在巴西得了超越的權勢，但是看了一九二〇年的統計，德國人祇有五二、八七〇人，這個驚慌也就消失了。

巴西知道把白種和有色人種粗工工人聯絡起來的困難，於是創設了一組聯邦殖民地，在那兒兩種人種的粗工工人，不會有直接的競爭。這種殖民地的創設，是表示出白種和有色人種競爭的困難的一個顯著的證據，尤其是出之於一個照推想最不易於發生困難的國家。

巴西因為對於從意大利來的移民，難於訂定滿意的條款，就給日本很有利的條件。

一九二四年巴西通過鼓勵日本移民的議案，在那個時候雖然沒有大的結果，但是日本在下一年表示寧願放棄南海羣島 (South Sea Islands) 改用巴西來做它移民的根據地，而且建議送出三、〇〇〇個新移民。到本年已經在辦理下一次的日本移民了。

乙——阿根廷

阿根廷的移入人民問題要比巴西的簡單些了，因為阿根廷的人口雖然是世界性的，但多數

是歐洲人。阿根廷的人口（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計算有九、六一三、三〇五或每方哩有六、八三人。其中最多的成分是意大利人，總數在二、〇〇〇、〇〇〇以上。一八六九年以前的人口都很少，一八六九年的人口祇有六、八七七、四九〇，但在一八六九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增加五倍以上，人口總數加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或者說從一九一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八。於是原來所有的人口，大部分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種，便被移入的人民所蓋倒了。下表錄自阿根廷年鑑（一九一四年九四頁）表示一八九五年所有人口的國籍——

		百分比	百分比（外國人的）
阿根廷人	二、九五〇、三八四	七四·六〇	—
烏拉圭人	四八、六五〇	一·二三	四·八四
巴西人	二四、七二五	〇·六二	二·四六
智利人	二〇、五九四	〇·五二	二·〇五
巴拉圭人	一四、五六二	〇·三七	一·四五

玻利維亞人	七、三六一	〇・一九	〇・七三
美國人	一、三八一	〇・〇四	〇・一四
其他美洲人	八五九	〇・〇二	〇・〇八
意大利人	四九二、六三六	一二・四六	四九・〇四
西班牙人	一九八、六八五	五・〇二	一九・七八
法國人	九四、〇九八	二・三九	九・三七
不列顛人	二一、七八八	〇・五五	二・一七
德國人	一七、一四三	〇・四三	一・七一
瑞士人	一四、七八九	〇・三七	一・四七
奧地利亞人	一二、八〇三	〇・三二	一・二八
其他歐洲人	三〇、八二五	〇・七八	三・〇七
其他種族人	三、六二八	〇・〇九	〇・三六
共計	三、九五四、九一一	一〇〇	一〇〇

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三年間移入的人民，每年超過了移出的人民自一〇〇、〇〇〇到二〇〇、〇〇〇以上——

年 份	移 入 人 民	移 出 人 民	超 過
一九〇五	一七七、一一七	四二、八六九	一三四、二四八
一九〇六	二五二、五三六	六〇、一二四	一九二、四一二
一九〇七	二〇九、一〇三	九〇、一九〇	一一八、九一三
一九〇八	二五五、七一〇	八五、四一二	一七〇、二九八
一九〇九	二三一、〇八四	九四、六四四	一三六、四四〇
一九一〇	二八九、六四〇	九七、八五四	一九一、七八六
一九一一	二二五、七七二	一二〇、七〇九	一〇五、〇六三
一九一二	三二三、四〇三	一一九、九三三	二〇三、四七〇
一九一三	三〇二、〇四七	一五六、八二九	一四五、二一八

歐戰前移入人民的國籍，可以用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一三年兩年的數目來判斷——

移民論

	移入人民	一九一〇年	一九一三年
西班牙人		一三一、四六六	一二二、二七一
意大利人		一〇二、〇一九	一一四、二五二
土耳其人和敘利亞人		一五、四七八	一九、五四二
俄羅斯人		一二、七六五	一八、六二六
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		五、二三六	四、三一七
法國人		四、三八〇	四、六九六
德國人		三、二八二	四、六二〇
葡萄牙人		二、八四八	三、六一九
希臘人		三、二八九	八四九
不列顛人		一、八二五	二、一三二
瑞士人		七一〇	八八〇
丹麥人		五五三	八一九
北美人		四六七	五一九

比利時人	三四九	四七七
荷蘭人	二八一	二九二
其他各種人	四、六九二	三、九三六
共計	二八九、六四〇	三〇二、〇四七

一九一四年的人口調查總數爲七、八八五、二三七人，包含下列各國人——

阿根廷人	五、五二七、二八五	意大利人	九二九、八六三
西班牙人	八二九、七〇一	俄羅斯人	九三、六三四
烏拉圭人	八六、四二八	法國人	七九、四九一
土耳其人及敘利亞人	六四、六三九	不列顛人	二七、六九二
德國人	二六、九九五	瑞士人	一四、三四五
葡萄牙人	一四、一四三		

那時仍舊分類作爲印第安人的計有一五、〇〇〇人，黑人祇有五〇〇人，比較了在巴西的比例真是不足重輕的了。所以阿根廷的人口大半是移入的人民。那些主張移入人民不會增加一

國人口的，對於阿根廷這種情形，就很難貫徹了。

阿根廷是利用移入人民最有成就的一個國家，它供給一種很有意義的教訓，知道用完善的移民計劃，如何可以增加人口。阿根廷是始終鼓勵着完善的移民計劃的。憲法第二十五條制定「聯邦政府獎勵歐洲的移入人民，對於走進阿根廷的領域來其目的在於耕種和從事於地方工業的外國人，不加限制，不加禁止，也不徵收任何稅銀。」政府當局對於移入人民的安適方面，早已做了很好的佈置。大多數的移民，在倍諾斯愛勒（Buenos Aires）上岸，離開登陸的橋相近的地方，有一所大的移民旅館，內有膳廳可容一、〇〇〇人，有很大的寢室，還有一所圖書室，一所花園和一所病院。移入人民住在這旅館裏，可以五天不出錢。假使他們到了旅館生病了，在生病期間的旅館費由國家付償。移入人民所帶的貨物允許免稅。移民部替他們找工作；運到任何省分去，概行免票，還准他們休息十天。移民部遇有移入人民詢問工約是否公平，就應該忠告他。在聖他非（Santa Fe）的羅莎利河（Rosario）和南部一省的巴義亞布蘭加（Bahia Blanca）兩處地方，也有同樣的移民旅館，幫助移入人民。

一九二五年因移入人民的減少而失望了，便引起一九二六年的計劃再來鼓勵。政府當局購置了新地，可以依長期付價的條件，賣給移入人民，而且在利荷尼格羅（Rio Negro）省允許了一個擴大殖民地的計劃。阿根廷鐵道公司，與在鐵路沿線和陸地的殖民計劃合作。

阿根廷最注意的問題，正如其對不列顛人移出的問題一樣，便是關於這種國家吸收移入人民的容量。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三年移入人民，超過移出人民每年平均有一五六、〇〇〇人。在歐戰之時和歐戰之後，這個數目便大大減少，但是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的三年內，又每年升到一一四、〇〇〇人的數目。但在一九二五年則跌落到了七八、二〇五人。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所有移入移出的人口數列如下表：

年 份	移 入 人 民	移 出 人 民	移入超過移出人數
一九二〇	一一五、三〇二	八〇、二六八	三五、〇三四
一九二一	一二二、三六七	六二、九〇〇	五九、四六七
一九二二	一六一、〇〇九	七二、七五九	八八、二五〇

一九二三	二三二、五〇一	七六、五二〇	一五五、九八一
一九二四	一九一、一六九	七五、五六二	一一五、六〇七
一九二五	二〇九、八七三	一三一、六六八	七八、二〇五
共計			五三二、五四四

一九二五年表中所列歐洲各國的人數如下：——

意大利人	五五、五五七	西班牙人	三五、八五二
波蘭人	九、一二二	德國人	四、九三三
南斯拉夫人	二、五四三	捷克斯洛伐克人	二、〇九一
葡萄牙人	一、七一二	俄羅斯人	一、六三〇
法國人	一、三四一	立陶宛人	一、〇四三
敘利亞人	九一八	不列顛人	九一三

一九二二和一九二三年移入人民，有顯著的增加，而移出人民在這兩年內卻無多大變化，或許是

因爲意大利人受了美國一九二一年限制條律轉到阿根廷來的原故。

像阿根廷這樣的國家，總人口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每方哩的密度八·八，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三年之間，每年平均有吸收移民在一五〇、〇〇〇人以上的能力，想到澳大利亞有較長的海岸，無數的港口再加以各州個別的活動，一定會吸收更大的數目。

第十二章 加拿大的移民問題

加拿大佔世界面積的十六分之一，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仍有很多的地方足供移入的人民，加拿大也想盡各種方法來獲得移民入境。『加拿大所以有今日的狀態，都出於到她海岸去的移民，她每一個公民都不是原來本地人的子孫，都是移入的人民或移入人民的子孫。沒有這些移民，她或許仍舊爲紅種人所佔有；她西部的草原，仍舊會是水牛的牧場，東部的森林，仍舊會是土著的獵場，事實昭然，祇要一說，大家就會承認的。』

加拿大的移民問題，因她人民的組合，是兩種種族，再加屬蒙古種的印第安土人，而她的強隣美國，採取了限制移民的政策，她也不得不採用適當移民政策，移民問題便變成了很複雜。加拿大在移民方面占很大的便宜，因爲她和美國接連着的原故，在困難的時期，她就把失業的人流出去，而在繁榮的時期，她便成爲招添工人的地方。她對於歐洲西北部移出的人民很有吸引力，這是因

爲渡海的便利，以及個人對於氣候環境，也容易調整，而農作物又是相同，所以歐洲農夫的經驗很可應用。其唯一的不利之處，乃在最宜耕種的田地，都在很遠的內地，離大西洋海岸有一、五〇〇哩，中間又是多石卑溼的樅樹森林；夏季很短，冬季則嚴寒異常。物產的出口會受凍港的阻礙，因此收穫要運出去得早，否則就必須經過美國或由溫哥華（Vancouver）和巴拿馬運河大兜圈子或耽擱到明年再運出了。因爲有了這些缺點，加拿大人口的增加，在起初便遲緩了。王港（Port Royal）或阿那潑立斯（Annapolis, N. S.）成爲移民地的基礎，是在一六〇五年開始的。最先的不列顛移民於一六二三年到達，一六六五年近代第一次人口調查，查得『新法蘭西』的人口有三、二一五人。一七六三年加拿大讓與不列顛的時候，法國和英國加拿大屬地併起來所有的人口，不過九〇、〇〇〇人。到一八〇〇年增到約爲二五〇、〇〇〇人。一八七一年加拿大自治領地（紐芬蘭不在其內）第一次的人口調查，人口數爲三、六八九、二五七；一九〇一年爲五、三七一、三一五；一九二一年爲八、七八八、四八三，現在約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這個數目依據一九二一年的人口調查，含有一一〇、五九六印第安人，不管一般的印象如何，他們還

能緩慢而穩定的增加的。在以後幾次的人口調查，印第安人的數目變更無定，那是因為把雜種時而算在裏面，時而除出的原故，加之印第安人入了籍，依據法律和政府的記載，便不算印第安人了。各省的數目，也因省界的變更而有不同。

在鐵道達到西部平原以前，加拿大雖然有各種利益，人口增加，還是很慢的。東部加拿大鐵道的發展起自一八五一年。鋪設跨洲鐵路在一八七一年就議定了，但進行延緩，延至一八八〇年始委託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理事會辦理，在一八八五年完成這條跨洲鐵道。它使西部的麥田的耕種成爲可能，又因它的開放，在一九〇一到一九一一年的十年時期中，使人口增加一、四〇〇、〇〇〇。照一九〇一年的比例，澳大利亞一世紀內所能得到的人口數，加拿大要經過三世紀纔能得到。加拿大的鐵道系統，建築之速遠過供充分的移入人民的利用，所以對於加拿大聯邦確是一個重大的負擔。一九二〇年國有鐵道便虧空了八〇・五百萬元，在一九二五年雖然用費十分的經濟，營業又較前爲勝，但仍虧了四一・五百萬元。

這個虧空已經自然的改變了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現在的陸地殖民政策目的，便在利用在現

存鐵路容易達到的範圍以內的幾百萬畝仍舊沒有被佔的肥沃私有田地；它阻止向現有鐵道系統以外的地方移民，因為那樣一來，又得及早再造鐵路。

鐵道系統的利用，也靠小麥的發達與否，像瑪奎斯種 (Marquise) 可以抵禦早霜，早霜常為早生種的致命傷。安大略 (Ontario) 大礦田的發達，蘇勃盤樓 (Sudbury) 銅鑛和鎳鑛的著名，古拔脫 (Cobalt) 的鈷鑛和銀鑛，和泡克濱 (Porcupine) 的金鑛，各給予西方殖民以一個額外的刺激。加拿大的人口，絕大多數為不列顛人和法國人。人口中的各國成分，列舉如下表，表示一八七一年，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二一年各年人口調查所得增加的數目和百分數：

來源	一八七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二一年	一八七一年 (百分比)	一九一一年 (百分比)	一九二一年 (百分比)
英格蘭人	七〇六、三六九	一、八二三、一五〇	二、五四五、四九六	二〇·二六	二五·三〇	二八·九六
蘇格蘭人	五四九、九四六	九九七、八八〇	一、一七三、六三七	一五·七八	一三·八五	一三·三五
愛爾蘭人	八四六、四一四	一、〇五〇、三八四	一、一〇七、八一七	二四·二八	一四·五八	一二·六一
其他	七、七七三	二五、五七一	四一、九五三	〇·二三	〇·三五	〇·四八

不列顛人總計	二、一一〇、五〇二	三、八九六、九八五	四、八八八、九〇三	六〇·五五	五四·〇八	五五·四〇
法國人	一、〇八二、九四〇	二、〇五四、八九〇	二、四五二、七五一	三一·〇七	二八·五二	二七·九一
德國人	二〇二、九九一	三九三、三二〇	二九四、六三六	五·八二	五·四六	三·三五
斯坎的 納維尼人	一、六二三	一〇七、五三五	一六七、三五九	〇·〇五	一·四九	一·九〇
希伯拉人	一二五	七五、六八一	一二六、一九六	—	一·〇五	一·四四
荷蘭人	二九、六六二	五四、九八六	一一七、五〇六	〇·八五	〇·七六	一·三四
印第安人	二三、〇三五	一〇五、四九二	一一〇、八一四	〇·六六	一·四六	一·二六
奧地利亞人	—	四二、五三五	一〇七、六七一	—	〇·五九	一·二三
烏克蘭人	—	七四、九六三	一〇六、七二一	—	一·〇四	一·二二
俄羅斯人	六〇七	四三、一四二	一〇〇、〇六四	〇·〇二	〇·六〇	一·一四
意大利人	一、〇三五	四五、四一一	六六、七六九	〇·〇三	〇·六三	〇·七六
波蘭人	—	三八、三六五	五三、四〇三	—	〇·四六	〇·六一
中國人	—	二七、七七四	三九、五八七	—	〇·三九	〇·四五
芬蘭人	—	一五、四九七	二一、四七四	—	〇·二二	〇·二四

比利時人	—	九、五九三	二〇、二三四	—	〇·一三	〇·二三
無定人	七、五六一	一四七、三四五	二一、二四九	〇·二二	二·〇四	〇·二四

一九二一年少於二〇、〇〇〇人的各國人民，依次爲黑人、日本人、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人（合併起來），匈牙利人、瑞士人，兩者各在一〇、〇〇〇以上，以及捷克人、希臘人、南斯拉夫人（塞爾維亞人、克羅的亞人）和土耳其人。

人口的大多數是加拿大生的，其次最多的成分便是不列顛生的；但自一八七一年後，這兩種人的比例都降下了，本地生的自百分之八三降至百分之七七·七，不列顛生的從百分之一四降至百分之一二，原因在於從美國和歐洲移入人民的增加。這四種成分的統計數字如下：

	一八七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二一年	一八七一年 (百分比)	一九一一年 (百分比)	一九二一年 (百分比)
加拿大生的	二、八九四、一八六	五、六一九、六八二	六、八三二、七四七	八三·〇四	七七·九八	七七·七五
不列顛生的	四九六、四七七	八三四、二二九	一、〇六五、四五四	一四·二四	一一·五八	一二·一二

在美國生的	六四、四四七	三〇三、六八〇	三七四、〇二四	一·八五	四·二一	四·二五
在其他各國生的	三〇、六五一	四四九、〇五二	五一六、二五八	〇·八七	六·二三	五·八八

依據一九二一年的人口調查，不列顛人種爲四、八六八、九〇三人或佔百分之五五·四，法國人種二、四五二、七五一人或佔百分之二七·九一，兩者共計佔百分之八三·三一。那時不列顛的比例適兩倍於法國人，但是法蘭西加拿大人有高的生殖率，所以法國人有增加的趨勢。魁卜克是個重要的法國省，有最高的自然生產率，爲世界上任何文明國家所不及。近年來魁卜克的速率，在一九二一年爲百分之二三·四，一九二四年爲百分之二二，而澳大利亞近年來平均的速率祇有千分之一四·二六，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祇有千分之七·二，法國不過千分之〇·四三。不列顛人在加拿大的生殖率是低的，自治領地所有的自然增加，三分之一是由魁卜克省得來的。所以法國人口非特增加了那一省的最多數，而且還大大的流出供給安大略省的人口。移民入加拿大最多的時期，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那時的總數爲四〇二、四三二人，其中一五〇、五四二人爲不列顛人，一三九、〇〇九人來自美國以及一一二、八八一來自其他各國。

美國流出來人民在以前是很少的，自美國西部諸省的開放，自由地的告竭的原故，所以流出便變厲害了。在一九一〇年以前，加拿大在這方面所接受的移民，每年很少有五〇、〇〇〇人的；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四年每年便超過了一〇〇、〇〇〇人；在一九一四年以後，在一九一八年流入的數目達到歐戰後的最高點，爲七一、〇〇〇人，後六年又降至四〇、〇〇〇人以下了，一九二五年竟降至一五、八一八人。

這種移入的人民，有時爲加拿大移出到美國去的人數所大大的超過；到美國去的在一九二五年總計達四七、二二一人；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速率更高。這種移出人民，一部分因爲東北諸州的收穫工作，有許多東部的加拿大人走去工作幾月；還有一部分因爲要逃避美國的定額限制，於是假道加拿大而入美國。然而登在政府報告冊上的那些移出人民，大多數都是加拿大生長的公民，一九二四年佔百分之八三，一九二五年佔百分之八五。這種移民所以大多是加拿大人，因爲美國限制了從歐洲去的移民，缺乏勞工，於是他們大占便宜往南去補缺。

加拿大對於移入人民的最大危險，乃在這個國家有受歐洲南部和東部來的一批不易同化

的人民所傾覆的可能。有人口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人的美國所視爲流入人民的危險，就可以傾覆祇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雙重國籍的人口的加拿大。但是就今止從歐洲南部和東部移入的人民，還沒達到一個難於管理的數目。因爲氣候和農業的不同，以及歐洲南部人民不能忍耐加拿大冬季的原故，加拿大對於地中海一帶的人民，不能有特別的吸引力。並且，他們大都是粗工，都往美國的工業城市，加拿大在實業方面，開放的還比較的少，新來的人多數是到田野間去工作的。在一九二〇年美國以超過五、〇〇〇居民以上的都市總計，都市人口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七；而加拿大依一九二一年的人口調查，都市人口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三六·五。然而加拿大人也在變得更都市化了，在一九二一年都市人口的數目已和鄉村的人口數目相等，都市居民或許還會一直增加而成爲多數。

加拿大的工業發展，對於被拒於美國的移民，會增加它的吸引力，他們的大批衝入加拿大，也許會強迫自治領地也採用和美國相似的政策。這種危險現在還不嚴重。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不列顛移入的人民，祇不過稍些少於從歐洲大陸移入的人民，其數各爲三七、〇三〇和三九、

四八〇。從美國來的數目爲一八、七七八人。歐洲大陸各國的人數國別列如下表：

德國人	七、三五六	洛西尼亞人(Ruthenian)	四、二五九
馬札兒人(Magyar)	四、一一二	猶太人	三、五八七
斯坎的納維亞人	三、五五二	波蘭人	二、五三五
捷克人	二、〇四六	意大利人	一、六三八
芬蘭人	一、六一七	南斯拉夫人	一、六〇四
荷蘭人	一、一八〇	比利時人	一、〇六三
克羅的亞人	一、〇〇六	其他	三、九二五
共計			三九、四八〇

但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間不列顛的比例大大的減少，不列顛移入的人民雖升至四九、七八四人，歐洲大陸移入的人數卻增至七三、一八二人。

加拿大移民部供給我一張非不列顛人民的數目表。應用美國所用老移民和新移民的名詞

可以把它分列如下表：

新移民		老移民(歐洲西北部)											
猶太人(此後或許多些)		比利時人	荷蘭人	法國人	德國人	斯坎的納維亞人	丹麥人	冰州人	挪威人	瑞典人	共計	愛沙尼亞人	芬蘭人
		二、〇八〇	一、六七四	五四八	一二、五四〇		二、〇三〇	三〇	三、三八四	二、六二八	二四、九一四	九二	五、一八〇
									八、〇七二				四、四七一

移 新							(國各海的羅波東) 甲						
希臘人	捷克人	克羅的亞人	比利時人	波希米亞人	奧地利亞人	阿美米亞人	阿爾巴尼亞人	共 計	洛西尼亞人	俄羅斯人	波蘭人	立陶宛人	萊多維亞人
三四〇	七二一	一、〇八五	一二六	二二二	四〇一	六五	一七	二八、二七二	九、九九五	一、一二七	六、五〇五	八四二	六〇

民 乙 地 中 海 (人)

黑塞哥維那人 (Herzegovinians)	三
意大利人	三、三〇一
南斯拉夫人	二、〇八四
馬札兒人	四、八六三
摩爾太人 (Maltese)	三三
蒙特尼格羅人 (Montenegrin)	五
摩拉維亞人 (Moravian)	三六
葡萄牙人	一四
羅馬尼亞人	二九二
塞爾維亞人	八八五
斯洛伐克人	四、二七四
西班牙人	二九
瑞士人	五六八
敘利亞人	二一八

從東歐洲來的增加，自然是從北方諸國來的。從地中海一帶來的人，都被加拿大嚴寒的冬季

總計	他									其		
	共計	美洲西班牙人	波斯人	黑人	墨西哥人	朝鮮人	日本人	東印度人	中國人	阿刺伯人	共計	土耳其人
七三、一八二	六〇六	六	六	五一	一	一	四七五	六〇	二	四	一九、三九〇	八

所排拒了，而東巴爾幹國家的人民，覺得加拿大的氣候並不比他們自家的更來得嚴酷。這表上的分類並不完全真確，因為有許多俄羅斯人無疑地是從南方來的；但表上所列從東巴爾幹諸國來的有二八二七二人比了從地中海來的一九、三九〇人，就可以知道東巴爾幹的移民，因受美國的排斥轉向到加拿大去了。然而這些移入人民數目，還不足以引起反對任何歐洲某一國的國民。

東方的移民已經停止了。中國移民自一八八五至一九二三年是准許進去的，但必須要付人頭稅，在一九〇四年竟增加到五〇〇元之鉅。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二二年間每年平均入口二、五五四人；但還嫌這數目過大，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移民條律最後完全拒絕中國移民，祇准中國官吏、商人、學生給有護照的可以進去。

一九〇五年以前日本移民到加拿大的不足掛齒，但在日俄戰後就有極大的流入，一九〇八年有七、六〇一人進去。他們大都居留在英領哥倫比亞。以後的進口就受加拿大和日本政府所議定的條律所限制，規定祇發一個有限數目的護照。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六年十八年間，依條律每年允許日本人進去的則有五九五，所以限額推想總是六〇〇了。

東印度移民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最活躍，其間有四、七〇〇印度人，多數是錫克人 (Sikhs)，入英領哥倫比亞。印度人也是不列顛的百姓，加拿大不能直接的拒絕他們進來，但他們被一九一〇年的移民律第三八節條文的解釋拒絕了，那條文訂定移民入加拿大，必須要從他們自己的本國由連續的行程而來。因為從印度到加拿大沒有直接往來的船隻，印度移入人民，便完全的被拒絕了。

加拿大也禁止任何患有神經病、結核病、傳染病、盲啞的人，以及醉漢、乞丐、流氓等的移民入口，其他假使知道是兇惡的不識字的，或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也在拒絕之列。如果允許進口以後，再發見具有應拒的情事，在五年內仍可驅逐出境。

在一九二六年的加拿大移民條例之下，加拿大以 Canadian Order-in-Council (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給予的權力，除下列以外所有移入人民，悉數禁止登岸：——

- 一、誠實的農夫到加拿大來耕種，有足够的資財可以創業者；
- 二和三、誠實的農場工人和家庭中的女傭人，須有合理的受雇的保證；

四、任何在加拿大的合法人的妻或十八歲以下的子女；

五、任何美國公民攜有豐裕的資財，在得雇用以前足以維持生活者；

六、從不列顛島、紐芬蘭、美國、新西蘭、澳大利亞或南非洲來的英國國民而有相當的資產得以

維持生活者；

七、任何人的工作或事業為加拿大所需要者；

八、在加拿大的合法人所願意並有力量照顧的各種親戚。

這些例子亞洲人不能援用，所以亞洲人是完全被拒了。這條例保留對於下列各國人民的優先：法國、比利時、瑞士、荷蘭、斯坎的納維亞諸國和德國。

加拿大移民制度的主要點並不在禁阻，而在積極鼓勵一班有用的人進來，一九二二國際移民會議，加拿大代表在席上宣言，『在加拿大所實行的原則，祇是允許那些似乎容易成就的移民。』要移民的流入，便規定把土地無價的施給那些願意來住來耕種的人民，作為對移民的刺激。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停止了各種的移入人民，引起一種鐵道恐慌；但是到一九二三年恢

復了原有的繁盛，鼓勵移入人民的組織又活動了，尤其要想吸引不列顛羣島來的移民。

加拿大移民部，用有吸引力的但是準確的文藝書報，竭力宣傳，藉以獲得適當的移民。描寫加拿大的地理和財富的小冊子，無限制的濫發，一印總是幾十萬本。關於加拿大的教科書在不列顛和美國的學校裏，免費贈送，每年要有五十萬本的數目。

一九二三年四月，帝國殖民協定 (Empire Settlement Agreement) 議定對於不列顛的農人，家庭工人和兒童到加拿大去的，輪船費和火車費有一種免息的借款。一九二六年因為政府當局的幫忙到加拿大去的旅費減得很低，幾乎每個移入人民都能償付。從英國到加拿大三個大西洋海口的船費，祇有二鎊。再加三〇先令就可以送到多倫多 (Toronto)，一鎊一〇先令可到溫尼伯 (Winnipeg)，三鎊一〇先令可到卡加利和挨得蒙敦 (Calgary, Edmonton)，有六鎊便可橫跨全洲到溫哥華 (Vancouver) 了。農人的孩子免收旅費，特別所需要的移入人民，則助以借款。對於每年所選出的送到加拿大去的一、〇〇〇家人家，每家準備借款三〇〇鎊，而他們買置田地的田價，又可在二十五年內付還。這樣進行的計劃，已有許多進步，雖有相反的謠言廣佈出去，其

成功可說是一定的。

不列顛兒童，受不列顛各種機關的訓練，使適應加拿大的生活。它們得到很大的成功，近年來想受它們訓練的應募者人數，常超過少年移民總數的五倍到十五倍之多。

第十三章 澳大利亞的移民問題

澳大利亞爲歐洲人所移殖的最後的一洲，居民的人口仍舊最爲稀少，這種情形，雖然大半是屬於天然的屏障，走入內地特別艱難，但也不是唯一的原故，因爲有許多沿海的地方，有很好的土壤，有很足的雨量，人口還是稀少。實在因爲澳大利亞距離歐洲遙遠，所以殖民便耽延了，隣近又沒有歐洲人種所繁生的地方可以很容易的流到那裏去。雖然澳大利亞有遙遠和孤立的缺點，但是人口已經繁殖得特別的快了。在一世紀內，它所得到的人口，幾乎要和加拿大在三個世紀內所得的相等。澳大利亞及其同伴新西蘭自治領地人口的自然增加，因爲它們死亡率的低下，除魁卜克外，要算世界上最快的了。雖然這樣，兩個自治領地，都仍舊需要移入人民。澳大利亞鋪築的鐵道，假使人口再多一些，那鐵道便可收更多利益。有幾條已經造成的鐵路，因爲他們所希望來使用鐵路的移民沒有來到，已經停止行駛火車。澳大利亞鐵路網，以全人口每人所分得的里數計，比世界上

任何國家都長（澳大利亞每一、〇〇〇人有鐵路四·七七哩，加拿大第二有四·七六哩，美國第三有二·四八哩；其次是新西蘭二·三二哩和阿根廷二·三哩；再次是瑞典一·六二哩；在英國其長度每一、〇〇〇人只有〇·四七哩而已）。假使澳大利亞的人口，比現在多了二倍或三倍，這些鐵路生意定會好些，繁榮內地也會是個容易的問題了。甚至老誠持重的專家，也估計澳大利亞能够容納四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口。幾年前我估計的數目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但是我近來受一個很有事業經驗的人譴責了，他到過澳洲後告訴我，我的估計低得可笑，澳洲很容易的可以容納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一個人口。

要澳大利亞增加人口甚至到十倍之多，要他們增加肉類、羊毛和小麥的產額，但除非世界上有可以擔保銷售這些貨物的市場，否則就沒有勸告增加的必要。增加羊毛產量至十倍之多，會引起價格的低落，弄得澳大利亞出產多了，反而比它現在所有的產額要少賺錢。所以澳大利亞須要自然的謹慎的施用移入人民的政策，不至弄到生產過剩，把它的實業放到危險的地步上去。

享丁敦教授近來說，「澳大利亞已經產生了一種社會政治制度，是近代對於人類進步上的

卓越的重要貢獻之一。』假使這個社會的發展受了移入人民快過了他們所能吸收的速度因而頹敗，那就未免可惜。

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有很好的積極方針的計劃，根據四條原則。第一是排拒有色工人，一八八七年前允許有色工人無限的入國，其時中國人的流入有把全勞動界東方化的恐慌。經過在澳大利亞歷史上和不列顛政府最急烈的齟齬以後，便批准了禁止中國移入人民的條律。但在北部地方，仍許中國人進去；南海諸島來的喀那喀人（Kanakas），被吸引到昆士蘭去做種植甘蔗的工作，直到他們擾亂了昆士蘭的勞動市場，惹起了一九〇一年白人澳大利亞條律的排拒爲止。喀那喀人回國去了，昆士蘭的甘蔗工業，便依賴於白種工人，那時雖有人預料這個變換便要消滅那種實業，但是那種實業仍舊向前發展，並且白種工人做的比有色工人所做的更有成績。

第二個原則，用口試的方法拒絕所不要的個人。這個試驗是很少用的，實際上，祇用於那些已經知道是不要的人和那早已決定要拒絕的人。所有因試驗資格不合而被拒絕的人數，在近年來自一八至五〇人不等，或二、六五〇個移入人民中只有一人而已——比較應用美國條律中各

種不合格的條例來排拒的百分數要小得多了。同時期有一、二〇〇至一、九〇〇個中國人，自二〇〇至四〇〇個日本人以及各種敘利亞人，從的木耳（Timor）和新幾尼亞，印度和錫蘭來的人民，都不用口試就許入國，他們或是回返到澳大利亞，或是被列為遊歷家或學生。

第三個原則，是拒絕那些不能或不願受同化的人。在一九二五年的修正移民條律之下，政府有權力排拒這一類人被『斷定是不容易同化，或是允許進來了，在相當時期內，還不願意負擔澳大利亞公民的義務和責任的。』這條條律，對於任何國家的國民，祇要是保持異國情調的都可應用，它們能夠避免美國定額制度那樣的易於招怨的國家畛域之見。

澳大利亞移民制度的主要特色，是在於積極幫助選擇和引入移民在澳大利亞預備着有職位的合於希望的移民。實業界缺乏了工人，國家便竭力代他們廣告招添；在歐洲受雇的家庭傭人，送出來的費用，得以全部或一部分由澳大利亞當局負擔。農業工人，可以無價的給以土地，再有現金幫助他們墾種。私人機關的幫忙，如『大兄弟運動』（Big Brother Movement），即選擇移入的兒童，由一個家族所收養，款待他們如小兄弟。有許多人走到澳大利亞去，不期然而然的失敗了，

常常對於移民入澳洲的情形和接待，予以嚴酷的批評。

現在澳大利亞政府所供給的經濟幫助，專對兩種移民：一種是政府經理人所選的，不論是在田中或家中工作都好。第二種包括那些被澳大利亞居民所指定的，在他們來到的時候，居民要招待他們，還要負某種限度的責任，他們不廉價出賣勞力。選定的和指定的兩種移民，都能從不列顛和澳大利亞政府聯合保管的一宗基金中，取償他們的旅費，多少不一；孩兒的旅費是免的，十七歲以下的兒童到澳大利亞來的，可得五·五鎊，成人依年齡和環境而不同，多到可得一六·五鎊。到海外去的移民，可以得到和他所費用去數目相等的借款。

澳大利亞的土地，要使移民得有利用，在一九二二年皇國移民律之下，便成立了一筆基金。移民律上對於詳細情形並無規定，僅許可發行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公債，可以低利貸給澳大利亞諸州。這宗款項可用以替移民準備新地，或對早已殖民的地方求發展和改良。這項公債希望在十年以內每年可以運進澳大利亞四五、〇〇〇個移民。這樣有了四五〇、〇〇〇移民的增加，將會鼓勵額外的個人移民的增加，來從事和這大移民計劃相關的各種附屬工業了。

至於澳大利亞對於海外移民的態度，也有過很多的討論。有許多不列顛著作家怨言澳大利亞過於認真，拒絕了很多很多急切要到澳大利亞來的移民。這怨言的意思，就是澳大利亞祇願意接受極上選的不列顛工人，而不願意接受一部分現在聚集在不列顛城市中的城市失業者。反之，在澳大利亞方面的批評，便是送到那裏去的移民太多了，他們不適用於工作，結果完全失敗。失敗所占的成分過大，增加了下面批評的力量，便是說澳大利亞希望於移民的工作標準太高了，生活的狀況又太艱辛。

澳大利亞的觀點，已為西澳大利亞總經理哥勒倍茲 (Hon. H. B. Colebatch) 所說出，他引用澳大利亞人的怨言說，送出的人民太够不上『過得去的中等品格』了。

訂定的標準，只應用於受幫助的移民。大半數或許是全部的旅費不是澳大利亞政府所贈送便是無利的借貸，政府還供給他們土地房屋，整理租地的資本，和工作一星期付以三鎊的工資，直到土地整理好了得有收穫為止。澳大利亞政府，對於移民既擔負着這種財政的責任，那麼澳大利亞的應該謹慎的選擇移民，也是最合理不過的，如此移民纔可以全體都有一個成功的好機會。不

不列顛政府，對於這個計劃幫助五年利息內的一半，再五年利息的三分之一，或聯邦借給澳大利亞諸州每七五〇、〇〇〇鎊的一三〇、〇〇〇鎊。假使這計劃完全實行了，不列顛的納稅人，每年就要繳納比六〇〇、〇〇〇鎊多一些的捐稅，其中有許多當然是因減少了失業救濟省下來的；比了在帝國移民計劃之下所費的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巨款，這不過是個小部分罷了。

那個計劃，並且要想從城市中送出失業的人。依哥勒倍茲說：所有被接受的移民中，能夠對於自己的旅費多少出一點的不到百分之五，他又說，也沒有一個被拒絕接受的工人，是達到不列顛工人的過得去的平均標準的。他們多數是從城市來的。

成羣的移民制度，在西澳大利亞特別發達。成羣制度是計劃招收那些從城市來的人民，授予以在農場方面工作所必需的訓練，在起初所得的幫助，比較他們分散了所能得的要多些，並且減少了新來者寂寞的感覺。有些地方，所有的移民都是從不列顛的同一個地方來的；例如從提望（Dove）和康威爾（Cornwall）來的一羣是。希望與移民的選擇和移出有關的不列顛委員，保持同他們發生接觸的關係。

一九二二年成羣移民的計劃，目的乃在引入七五、〇〇〇不列顛移民和移殖最適宜的六、〇〇〇個家庭，再加上從澳洲別部分來的在西澳大利亞的西南約有成羣的二十家。每個移民都給以一塊一六〇英畝大的圍好的土地，一座茅屋和一口水井，在兩年或兩年半內政府付以每日十仙令的工資，而移民在勝任的工頭訓練和政府官的監督之下，清除二〇到二五英畝，取五畝從事作物的耕植。初到的移民，在送往殖民地以前，應先找尋適當農業工作，作為初步的訓練。

這種可羨的計劃，用意在於使移民在預備他們自己的農田之時，處土地局保護之下，從一個精明的工頭那邊，學得健全的農作方法，而另一方面則由當局供給他們房屋和衣食。

成羣移民中的生活，已經阿潑思雷夫婦 (Lord and Lady Apsley) 在『客串移民』 (Amateur Settlers) (一九二六年) 一書中描述過了。阿潑思雷是『國外貿易部長私人國會秘書』到澳大利亞去考察對於那些受幫助的移民所置辦的設備。他假裝一個誠實的移民，在墨而伯恩 (Melbourne) 上岸，移民當局給他一個職業，在密巴 (Mirboo) 近旁和美里 (Mallee) 地方做農工。他和他的夫人，在西澳大利亞的西南馬加勒脫河 (Margaret River) 的成羣移民地

方，住了一個短時間。

阿潑思雷證實「在維多利亞處理殖民的方法效率是非常之高」，他又說，「在澳大利亞的輿論，沒有疑惑是很熱烈的贊成要盡澳大利亞所能吸收的接受從這個國家去的移民數目，」澳大利亞人歡迎不列顛移民是很寬大而誠意的，那一個願意去的就可以去。」他說每十個失敗人中間有七人是屬於身體的不良。

在西澳大利亞的移民，雖然經謹慎的選擇，依哥勒倍茲的計算三分之一以上人，雖然仍從政府得到每星期三鎊的衣食費，但是已經放棄了他們的租地。其中有許多人離開了他們派得的一份，情願在澳大利亞找尋別種工作，他們寧願築路得錢，不願耕作自己的農田。

哥勒倍茲所說的失敗比例，被澳大利亞不列顛政府的移民代表阿媽雷 (W. Bankes Amery) 的報告所證實。依他的報告，一九一一個分得一份土地的受扶助的移民，其中六二一人或百分之三二·五的人，已經離去或被解雇了。一七五個完全受津貼的不列顛移民裏面，有七一人或百分之四〇·六，已經離去或被解雇了；在帝國移民協約頒布以前移入的人民，也受到同樣的命運，有

二一〇或占百分之四三·六的人民是離去或解雇的。和成羣移民有關的一、一〇五個澳大利亞人中，四九八人或佔百分之四五已經離去或解雇，所以在他們中間失敗的比率，大於海外移民間失敗的比率，這或許因為他們容易得到交換的工作，或容易回去到他們朋友身邊去的原故。阿媽雷君報告說，有許多離開的人，已重經再收了，他希望這計劃有點進步以後，失敗的百分比就會減少。

成羣移民的進行，自起始到一九二五年六月止，在『西澳大利亞集羣移民皇家委員會的報告』中，敘述得最詳細。報告說，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自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那一日和以後離開不列顛而來的一、八八〇個不列顛成羣移民中，有五三三人離去了，一八人已經解雇了，一、三二九人還仍舊居在這殖民地。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以前離開不列顛羣島而來的四六八個不列顛人中，一七三人已經脫離了，二一人已經解雇了，二七四人還仍舊住在這裏；一、〇四三個澳大利亞人中，四〇〇人已經離開，二七人已經解雇，六一六人還仍留在這殖民地。總數三、三九一個殖民地中，一、一〇六人已經離開，六六人已經解雇，還有二、二一九人仍住在這殖

民地。

這個報告，更清楚顯示出這計劃的困難。報告表明有些困難由於殖民大都是從不列顛的城市來的，他們有很深的「工資習慣」，所以他們寧願爲有規則的工資而工作，而不願耕種比較收入不大固定的自己的田地，婦女們也不歡喜做牛乳業的苦工。但依這報告中的統計看來，百分之六八的不列顛移民，已經固守着這殖民地，而澳大利亞人只有百分之五九，則這多數的不列顛移民，不像是缺少忍耐或能力的。

這報告所述大部分的困難，是在這計劃施行得太匆促了，因而在管理方面，往往有許多錯誤。最最嚴重的困難，便是有幾處的殖民地，因爲急促的原故，處於很病瘠很不適用的土地上面；開墾的方法又極度的耗費；要想事先訓練那些無農事知識人民的計劃，也成了泡影；任命的管理移民羣的工頭，有些人不能勝任；有許多移民又不適合做這種農田耕作；所耗費的銀錢大大的超過了預算，弄得國家在移民起初的兩年半內進行畜牧和開墾農田的時候，負了一個重大的債務。皇家委員會主張選擇田地，要選第一等的田地，殖民工作的工資，採用件工制度，不用工錢，從城市來的

移民，在預備房屋的時候，應該在訓練營裏經過一個基本的訓練。集羣移民的一般情形，恩格雲（Hon. W. C. Angwin）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國家立法會議裏面，曾經敘述過，那時他任土地部長，現任西澳大利亞的總代理人。他的報告顯示出這個計劃正穩定有着實質的進步；成立了一三五個團體，有六所醫院，六八所學校；面積擴展至三五二、四六二英畝，人口九、五八〇。所費達三、六一九、五九三鎊。這些團體中，七一個已經解散了，移民自己造了房屋。件工制度也已經採用來代替一定工價的工錢了。恩格雲君不滿有幾部分的移民，缺少實業的進取心；但又說大多數的人，都做得很好，而且他深信這種移民計劃，對於國家沒有大損失而得最後的成功。

澳大利亞現在的集羣制度和指定的殖民地，前途都很有望，假使計劃的每年四五、〇〇〇個受人幫助的移民能送出去，那末每年移民到澳大利亞的總數就至少要達到自六〇、〇〇〇至八〇、〇〇〇的數目，或許能像澳大利亞高級委員賴雷（Granville Ryrie）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向海外聯盟會演講時所說的要達到一〇〇、〇〇〇。實際上移出人民的總數，應可供給不列顛過剩人口的實際的救濟，不要到十五年功夫，澳大利亞的人口，就會加上一百萬了。

所困難者澳大利亞自然願意接受從不列顛農業出身的人民，但是這種人口，依據一九二一年的調查祇有一、四〇〇、〇〇〇，不能供給澳大利亞殖民地以一個適當的容量。不列顛大批過剩的人口，是在城市。我們必須要記得不列顛工業雇用的工人，雖有國外商業酷烈的競爭和從前的國外顧客變貧窮了，但是人數還是比歐洲大戰前增加。人口過剩的困難，在大戰前的時候，可用移出人民來解決。澳大利亞任何擴充殖民的制度，都靠澳大利亞和不列顛間的聯合訓練，由此城市中失業的少年，尤其那些從用非所長的職業的人，應該在澳大利亞訓練做農田工作。歐洲大戰的時候，依普通的經驗看來，從城市所招募得者同鄉村招募得的一樣有效率和善於適應環境。他們或許身體上有些不合，但智慧和適應的能力則較優勝，經過訓練以後，他們沒有理由不會成功有效率的殖民和農業工人。除非採取像這樣的政策，澳大利亞就不是必須接受數量很大的從歐洲南部和東部來的工人，就是依舊人口過少。

據說，澳大利亞工會，爲了它的擁護者的既有利利益起見反對移入人民。現在的工會政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澳大利亞職工協會秘書加屯 (J. S. Garden) 以委員的資格，對檢察長蘭

斯曼(J. G. Latham)所說的話(載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泰晤士報)中敘述過。他說大批成羣的移民必須停止,並且解釋工會並不反對個人出於自動而入境的,但是反對受津貼的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意大利等等的移民。他也抱怨昆士蘭的僱主,給予意大利工人低於規定的工資。

這個政策,成爲是反對東南部歐洲人無限的移入,應用在限制移民的條律下澳大利亞政府所有的權力,早已把希臘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名額定爲每月一〇〇〇人了。和摩爾太政府協商以後,也限制許可從摩耳太移到澳大利亞來的護照數目;但是一九一六年成立的嚴厲的限制摩爾太人定額爲二六〇人,到一九二四年便棄置了。

澳大利亞能够吸收移民的範圍,依靠着好幾個因素,有幾個是變易而不能估計的,包括歐洲市場的情形,和澳大利亞的氣候。像美國一年吸收一·二五百萬的移民,或全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澳大利亞依同樣比例,應該可以每年吸收六〇、〇〇〇人。美國現在是個主要的工業國,工業比較農業可以迅速的吸取大批工人,因爲農業的擴張是必需較緩的。澳大利亞人口中,從事於發展畜牧和耕殖的比率卻不容易斷定的,因爲有許多在澳大利亞城市中的居民,是和農耕畜牧站

有關聯的，但每年死者的職業，已經登記了好多年，在一九二一年畜牧和耕種業方面的死人數爲四、二三七，從事於工業、商業和鑛業的則有一二、八〇〇人。在一九二三年則各爲四、五四三及一三、七八二人。假使這些數字對於澳大利亞的商業、鑛業和工業活動的擴大，是一個可信的指示，那末這些部門雇用工人的力量早已超過農業和畜牧業成爲三比一了。所以澳大利亞無待嚴重的努力，可以希望每年吸收至少五〇、〇〇〇或六〇、〇〇〇移民，如果有個完善而積極的移民計劃，那至少可以吸收一〇〇、〇〇〇人。

近年來澳大利亞的淨入移民，已經達到近乎五〇、〇〇〇之數，但是這個數目未完全把確實移出的人民除去。到歐洲去的行程，速度和安適都增加了，澳大利亞的畜牧移民，居在悉尼和墨爾本努力的經營，積得了財產，於是有預備回養到英格蘭去消磨他們晚年的趨向，而在原來他們本就在本地住下去了。他們或者把銀錢仍投在澳大利亞，仍和他們所住留的地方聯絡，在英國替澳大利亞做辯護人和非正式代表，對於澳大利亞都是有利的；但是依據簡略的數字，一個回到歐洲去退隱的澳大利亞人，算起來正和一個少年移出者往英國過活同等。隱退的牧畜家，不論

居留在墨爾鉢恩或是倫敦，對於澳大利亞的生產量，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平常年份離開澳大利亞的人數，反引起對於壯年移入人民的一種過低的估價。

關於澳大利亞移入人民的謹慎政策，同樣受資本家勞工和經濟學家所擁護。資本家爲他們的生產假使多方面的擴大了，疑慮市場不能銷售。勞工又害怕太快的移入人民，尤其是從歐洲南部來的，要減低工錢，降低生活標準。有幾位經濟學家，提出許多統計證明澳洲祇有一個非常低的吸收量。例如威根斯 (W. H. Wickens) 在近來報紙上說，許多人的意見以爲澳大利亞移民，應該每年保持一〇〇、〇〇〇移民的淨數。他以爲這個預算太高了，在以後十年間每年平均四五、〇〇〇人，還是一個太嚴重的嘗試，他很明白的希望，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間每年平均的數目不要超過三四、五〇〇人。有幾個歐洲和美國的著作家的估計比此還要悲觀，他們保持着陳舊的觀念，以爲澳大利亞是一個沒有畫片的空架子。有些人像衣斯脫教授，認這架子還是不完全的。他論澳大利亞人說，「這些有用的人民是住在一個湯碟似的邊上。邊上是肥沃的——至少有幾方是的；中間是一片瘦瘠的荒地，沒有水源。任何偉大的灌溉計劃，都是沒有希望的。在他們一

九〇四百萬英畝的陸地中，最樂觀的計算也不過祇有四〇百萬英畝是可耕的土地。所以就可以居住的澳大利亞而論，就只能縮小得和西班牙或意大利那般大小。不要三十年功夫，很可能就會成爲不再有食物出口的國家了。……『所以』他說，『澳大利亞必須從扶助貧乏人民的表上劃出來，它祇能暫時的扶助人家。』他說，澳大利亞照現在的人口增加速度增加起來，在下一世紀或者會有四〇百萬的人口，但是他想這種增加的速率是不能立定不變的。

衣斯脫引證前首相休士 (Hudson) 的預測說，澳大利亞能够保持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但是他批評說『這種說數沒有合理的基礎』和『這樣的一個誇張是沒有根據的。』威根斯和衣斯脫的估計雖然和悉坦尼的推羅 (GRIFFITH Taylor) 教授相合，但在澳大利亞並不受普通的接受。這種估計未受政府當局接受，因爲在帝國移民條律之下的計劃，要想每年引入受扶助的四五、〇〇〇個移民外，再加上許多的指派移民和獨立移民。假使移入人民，在帝國移民條律之下是成功的，那末就會有許多人從事於那個時候成爲必要的副工業。

估計澳大利亞祇能支持四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口的，好像蔑視了近代的發展和發明，近

代的發達和發明使殖民地容易接近了，澳大利亞的狀況，已經用無線電和飛機來改進了。大約在二十年以前，汽車的採用，改革了維多利亞西部平原的情形。從前在大羊站場上的居民是孤立的，因為依靠馬隻運輸，實際上只限於半徑二十哩的圈子以內；但是汽車一進來，便把這種的隔離一掃而空了。從航空和無線電可以希望澳大利亞內地有更劇烈的改革，從前邊界上的騎商，在絕對寂寞的地方，幾個月的居在一起，不知外界的消息，也沒有和外界交通的機會；『在孤獨地住在主人茅舍中的寂寞』中，有許多人為『茅舍瘋狂』所吞蝕了；但是現在無線電把他們每天和外界交通，有偶然的事情或是急病發生了，不致使病人沒有看護而死，他可以發信到總站，在幾個幾點鐘以內，便有醫院的飛機從最近的醫院裏飛來照顧了。每星期駛行的航郵，也大大的便利了商業，鼓舞人到澳大利亞內地人跡罕至的黑田地去殖民。

二十六年前澳大利亞便決定成爲一個白種人的澳大利亞，那時受不列顛多數輿論的竭力反對。北巖爵士(Lord Northcliffe)熱烈的反對這種政策，有許多他所設立的學校至今還反對，但是近年來不列顛的輿論，有逐漸同情於白種人澳大利亞政策的趨勢。不過這種理想不僅是要一

個白種人澳大利亞，而且是要一個完全的不列顛的澳大利亞，或者那就更難實現了。在一八〇〇年後，不列顛羣島在第一時期，大概每四十年人口增加一倍，在後一時期，則每六十年增加一倍。同時美國在初期每三十年增一倍，後期則每四十年增一倍；它的迅速增加，好像是屬於移入人民之故，雖然政府當局堅持說移入人民不會恆久不變的增加人口。澳大利亞的人口近於六、〇〇〇、〇〇〇；要它不移入人民單由自然增加增到二五、〇〇〇、〇〇〇，或許要經過兩百年的時間；現在澳大利亞人百分之九七是不列顛人種。依一九二一年的人口調查，澳大利亞人民的百分之九九是不列顛的國民。別國人數量很小，一九二一年住在澳大利亞的人的國別包括下列：

中國人	一三、七九九	日本人	二、六三九
意大利人	四、九〇三	俄羅斯人	二、三一七
德國人	三、五五五	法國人	二、〇八八
美國人	三、二五七	荷蘭人	一、六一七
希臘人	二、八一七		

所以假使澳大利亞讓它自然的增加，那就變成一個主要的不列顛人的國家了。

假使澳大利亞每年接收一五〇、〇〇〇移民的流入，大約經過四十年便會有人口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但是這裏有疑問了，試想不列顛人在寧願移住到加拿大美國和南非洲去的數目，還有那些在印度中國或南美洲政治和商業上過度他們的工作年齡的人數之外，不列顛羣島能否省出這許多移民到澳大利亞去呢？要在四十年內達到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口，那就必須從歐洲別個國家搜集些移民來了，歐洲東部和南部的人民，在種族或顏色上，不能有拒絕的理由。假使這些移入的人民，很合理的分散而數目並不極大，那麼澳大利亞不能吸收很多的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以免受損害的理由，便不成立了。澳大利亞的位置和孤立，保護了澳大利亞，阻止了歐洲人的衝入，免了危及不列顛人。澳大利亞的雄心，要保持不列顛種族，自然可以博得不列顛羣島的同情；但是要知道真正的英國人，他自己就是從極混雜的祖宗遺傳下來的，如包括一點歐洲種族中其他一小部分的血統，不至與道地的英國人發生根本的差別。英國人和瑞典人一樣不是一個純種的國民，特夫 (Defoe) 所作的『真英人』 (Trueborn Englishman) (一七六五年) 諷

刺詩中，確有幾分真理。

『羅馬人第一個跟了裘立斯西撒來了，

羅馬用那個名字包括一切的國家，

高爾人 (Gauls) 希臘人和倫巴底人 (Lombards)；再加概括；
同盟軍，或各國的奴隸。

撒克遜同黑極斯 (Hengist) 來了；丹麥人同蘇諾 (Sueno) 來了，
搜尋着財產而不是名譽。

蘇格蘭人 匹克人 (Picts) 和愛爾蘭人從黑比尼海岸 (Hibernian Shore) 而來；
又有戰勝的威廉帶了挪威人過海來。

所有這些外國子孫軍隊的渣滓，
一起遺留下來，他們也都是人類；

和從前在那兒的不列顛人混合起來，

其中威爾斯人便有最好的性質。

從這兩種好亂的暴民便開始成爲

一種驕傲的怪脾氣的英格蘭人。」

*

*

*

*

這就是輕視蘇格蘭人

而且咀罵新來的外國人很厲害的英雄們的出身；

他們忘記了自己都是

從世界上所生最無賴的種族而來，

一種流氓和懶人的可怕的暴徒，

他們搶劫國家消滅城市，

匹克人和身上塗彩色的不列顛人，陰險的蘇格蘭人，
因饑餓偷竊和搶劫，在此地帶來了

挪威的水賊荷蘭的海盜，

他們紅髮的子孫到處贖留着。

他們和諾曼族的法國人混了種，

從那裏你們的真正英格蘭人便出世了。』

不列顛人，在澳大利亞人中，人數最多，故不會受南部歐洲移民有何嚴厲影響。意大利人尤其合宜這熱帶地方，有一點意大利血液，對於澳大利亞的民族性似乎也沒有什麼危險。澳大利亞似乎是熱烈的預備着接受斯坎的納維亞人；但是他們可供利用的人數是很少的；意大利產生像但丁（Dante）、文西（Leonardo da Vinci）、加利略（Galileo）及哥倫布一班天才，像密歇耳安格羅（Michael Angelo）、鐵頓（Titian）及賴非爾（Raphael）一班的藝術家，成爲電學和無線電學上的專門名詞的加爾佛（Galvani）、弗打（Valta）和馬康尼（Marconi），比起來亦不見較斯坎的納維亞遜色，假使澳大利亞有好的學校和供給意大利少年利於同化的環境，那末對於和世界負有文藝復興榮譽的民族相混合，自不至於有種族衰頹的害怕。

並且，有個比較稠密的人口，在商業上要有利得多，在保衛一個土地過多百姓過少的國家，也許是必要的。常常有人發表意見，警告澳大利亞有日本人侵入的危機，這或許是想像的。日本在亞洲東部應該可以找着她過剩人口的廣大的出口，如果要到澳大利亞來有任何武力干涉的嘗試，必是一個致命的失敗。不過日本人在東部羣島上殖民，比較是可能的。日本人的眼光，起初並不注射在南海羣島，後來因為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的關閉，他們的注意纔轉向到南海羣島和南美洲。一九二一年進行婆羅州的試驗殖民，因為試驗的成功，因此日本政府纔決定鼓勵移民到東方諸島去。日本在這些小島殖民的成功，在北澳大利亞會引起熱帶農產品的熱烈競爭。

阿根廷和澳大利亞同享着一個有大利益的夏季，那夏季的時候在歐洲和北美洲適為冬季。阿根廷因為比較的近着歐洲和美國的大商場，對於容易腐敗食物的出口，卻占了優勝的地位；阿根廷迅速的發展，以及因人口密度增加而隨來的生產費減低，對於澳大利亞將成爲一個危險的商業上的勁敵。每方哩有五十人的阿根廷，對於每方哩三人的澳大利亞，在商業競爭上要比有海陸軍的日本更有威脅性。

第十四章 移民 國際研究的需要

移民是一個國際的問題，隨着國際的特別困難，已經走到一個新局面了。美國的定額制度，已經受有些國家的深切怨恨；因為他們以為選擇一八九〇年做根據和採用永久定額的計劃，除少數以外，把歐洲南部和東部的國家一概拒絕，對於他們實在是一種故意而不公平的歧視。他們以種這制度的起草人是鐵石心腸，不願他們懇切的需要。並且，所有移民入國的國家，要求移入的人民要受完全同化，又和移民出國的國家要保持他們移民國民性的願望，互相衝突。這種願望，一部分出於歐洲的國家觀念的強烈，一部分因為恐怕減少軍事的力量。在那些沒有殖民地的國家，或是有些國家像意大利那樣所有殖民地僅供極有限出口的，要想保持他們移出人民的國民性的願望，自然尤為殷切了。

國際研究的需要

移入人民國家和移出人民國家，利益的極端衝突，大大的限制了一九二一年日內瓦所開國際移民委員會的用處。澳大利亞和阿根廷拒絕參加這個會議。美國派遣一個代表居留日內瓦，觀察會議的進行，而不參加會議，那時波蘭正和德國有幾種移民問題的爭論，波蘭的代表，雖然加入了會議，但是一次也沒有列席。南非洲的代表在第四次會議的時候就退出了，他的理由在於這個會議所討論的問題太偏於移出人民國家的利益。所以除加拿大和巴西以外，海外移入人民的國家沒有代表到會，也沒有對會議的議案簽字。

移民問題的困難，一部分是因為昧於事實；沒有認識，就不能有完滿的解決辦法。現在所隱伏的危機，湯姆斯 (Mons. Albert Thomas) 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內瓦世界人口會議所開的國際移民研究會席上，已經宣布了。他說『應該要想個方法來對付移民問題，這個方法應該由國際辦理。這個問題是有關和平和戰爭的問題。假使不取什麼行動，新戰爭的爆發便不在遠，或許比最近世界上所經歷過的那次還要慘酷。』一九二一年國際移民會議建議組織一個和解移民糾紛的永久機關。一九二七年會議已經決定組織一個新的國際機關——人口聯盟——研究人

口問題，其中有個分部，可以討論到移民問題。

要這個新學會的成功，各移入人民的大國的扶持和合作，是不可少的。湯姆斯發表意見，以爲這個組織的理想，要成立『某種至高無上超越國家的權力，能够依照公平合理的方針管理人口的分配，指揮和引導移民的運動，以及決定各國對於特別的移入人民開放或閉拒。』然而湯姆斯自己承認這種理想，在現在的時候是辦不到的。假使這樣一種權力的組織，大家承認是走向遙遠理想的一個步驟，那就有益了。但假使這個機關受懷疑說它們要努力及早實現這種理想，那末移入人民的大國無疑的就會不願合作，這種學會的成功也就不可能，或者它有利之處至少也要大大的減少。倘使這學會的工作，限於用科學方法研究移民問題，把研究的結果讓別個團體去實施，像國際聯盟的國際勞工局，那它或許可以受得全世界的擁護。

自湯姆斯接受了某幾條原理後，如果爲人口聯盟所採用，定可把移入人民國家的疑慮大大的緩和，這種合作似乎要更可能些。例如他承認『祇有在某種條件之下，個人纔有權離開他們的祖國移居到外國去的權利，在近代的情況之下，從這地方移走到別地方的絕對自由權不再生效

了，因此完全不能實施的了。『但湯姆斯的新聞報以及他對會議的雄辯中所包括的意見，涵義仍說這個新機關或能够及早成立的別種組織，應該有管理移民的國際權和治理無人地方的權力。例如他說，新國際學會的基本事業，將為移民問題的研究，它含有其他執行性質的工作。前引的條律說，移入人民國家的選擇權，應該服從某種監督的權力，監督應有某種超越國家的管理權。他又說一個國際的權威，『應該有權力規定，在這條件之下，某國家主權以內的沒有人住的領土，開放給某種移出人民。』這個建議，受一種限制，便是這個國際的權威，祇能行使於那贊同這種舉動的國家所有的領地之上。人口稀少面積廣大的國家，像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或南美諸共和國，能否擁護任何機關用國際的干與來發展他們還沒有被占有的土地，那是很可疑的。

那般提議國際管理澳大利亞空地的人，或許不是說某種組織應該送移民到沒有租出的澳大利亞地方去，乃是說應該由它接收北部領地有好水源和肥沃的地方。

假使有了國際的組織來擔任了那領土上的殖民事業，財政的義務便落到那組織的身上。假使它在現存的經濟狀況之下，計劃少數的殖民居在那裏，那是毫無疑問的便要完全和他們前人

一樣的失敗。要想成功任何大規模的殖民，總要有大宗的資本作消耗，一個國際除組織非有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它無權力希望被允許擔任這種工作，也不能希望有成功的任何機會。任何國際組織能否得到充分的財源卻是疑問。它應有充足的金錢鋪設阿特雷提（Adelaide）、昆士蘭和西澳大利亞間的鐵道。要為生產找尋出口，它就應該設立到中國、印度和其他澳大利亞海口的輪船航線，又應該保障他們二十年每星期在北領土海口停靠。它應設立——所費價錢較為無足重輕——農業和獸醫調查研究會，指導殖民，保護他們抵禦穀物和牲畜的疾病。在生產方面有這樣的幫助，出口方面有保護的便宜，好像對於很多的歐洲人口去佔領北領土沒有什麼阻礙了；但是這種企業非等到一個很慢的時期成為商業性事業的時候，不能夠希望可以償付資本的利息。除非設立的國際機關預備擔負的經費，比澳大利亞最近的將來所能希冀付的要大得多，就沒有理由為什麼北領土的殖民地，應該讓與一個甚至比澳大利亞過去的經營的成就更不如的國際團體。

澳大利亞應該預備接受極大比例的日本人和南歐洲人，早已被他們國家裏的移民當局熱

烈的慾患了。

澳大利亞的人口，是在增長——比較像日本那樣的國家要慢得多。在現世紀中，澳大利亞每年的增加從六六、〇〇〇到一二四、〇〇〇，大概每年還不及一〇〇、〇〇〇；這個數目比較日本每年增加七六〇、〇〇〇是小了，雖然澳大利亞人口增加百分率比日本大兩倍。日本人口的增加，近來有一部分是屬於移入人民。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的三年中，日本送出二八一六六移民，接受三七、七七五移入的人民，被移入人民增加了九、二〇九人。

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已經主張澳大利亞的空曠地，任何人口過剩地方的人民，有無限制的入口的權利。澳大利亞使用國家定額來反對這個意見，這個定額，對南斯拉夫人阿爾伯尼亞人和希臘人是早已施用了的。應該記着的，假使屈力巴利和撒歐利內克 (Tripoli, Cyrenaica) 兩處的意大利領土，真如擁護加以吞併的意大利人所認的那樣肥沃，那麼這些位置在地中海沿岸地方有便利的海口通達到南歐洲的市場，每方哩人口爲一·三二佔有九七五、三四〇方哩的面積的地方，對於幾百萬意大利出口的移民，就要比澳大利亞更有利了。

但移民問題能夠受國際的同情研究，那末在供給醫治失業的方法上，和減少移民問題在國際的傾軋上，或許會有最重要的結果；假定這種研究的機關，能夠運用自制的力量來約束太野心的理想。研究的結果，或許可以供給一種選擇移民的原則，比較美國的定額制度要少專斷少矯揉些。

更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在移民政策的原則特別有用的，乃是人種學或地理學的，而不是政治的問題。第一步便是把人類的種族和亞族分別出來，劃分各國民族屬於那一種。第二步便是比較種族和亞族所受遺傳和環境的影響。第三步講到種族的和民族的品質，這種品質在合理的移民狀況之下，是決定各種人種的同化能力的要素。第四觀察兩不同的基本的人種間互婚的結果，以及亞種間和各民族間互婚的結果。以家畜的雜交，現在普通都承認兩種極不同種雜交所得的子孫是惡劣柔弱的，相似種類的雜交，則得一種更強壯更進步的子孫。把這規則應用到人類來，基本種族間的互婚就應該避免；關係密切的民族間的互婚，通常是有益處的。在比較不大相同的異

民族間和亞種間的互婚，其子孫的屬良屬劣不能確定。

第五改良選擇的方法，用他們的智慧來判別個人，不是用一種不適當的測驗方法，像閱讀或澳大利亞的口試，那種方法顯然的要增加政府的權力，使之能排斥任何個人或個人的團體。它使移民當局能拒絕任何個人，祇要他不能譯出當局所選用的一句歐洲話；當局也許可以選伯斯奎語（Basque）或馬札兒語、拉伯語、或布加利亞語。所以這種測驗，使拒絕任何被判為不需要的移入人民得了合法的根據。

在研究移民問題範圍以內，所有地理學上的問題含有下列幾種：（1）各個國家或各國的各個部分所能維持的人口總數，由此可以得到移入人民的容量；（2）怎樣是個最適當的人口，一個國家為它的成就計是否需要移出或移入人民，如要則要到如何程度；（3）各別的國家充分利用他們財源和面積的程度，一個局部人口過剩的國家，是否能夠用發展它別部的自己領土來解救。（4）研究的又一部門，便在現在顯明是人口過多的國家，有否移出人民的需要。歐洲有些地方，像法國還需要移入人民。別處像俄羅斯，在一個省分裏逼得人口過多，但在歐洲、俄羅斯的別部分還

能找得空地，在西伯利亞更毫無疑問還有很廣大的空地可以供給他們居住。所以有幾個歐洲國家的人民，沒有要求走進別個國家去的權利，除非等到他們充分利用自己的土地以後。

關於太平洋方面，同樣的原則也可適用於中國。中國有幾處地方有世界上任何農業地方最稠密的人口，每方哩達六、〇〇〇的人口。這些地方自然是人口過多了；但是中國有許多空地現在還沒有人佔據，或祇有稀疏的居民，假使內地交通有了改善的方法，鋪設了公路和鐵路，那裏就能够負擔一個較大的人口了。以人口的密度依次排列，中國是第十三個大國，它有很多的好地，應該可以供人口過多的地方流出人民的利用。

第十五章 歐洲移出人民的必需

前面一章所提及的問題，是公認爲十分複雜的；問題的因素又非常的不固定，在人口研究會收集資料得到公平的討論和解釋以前，最好似乎不要提出什麼最合期望移出人民的數目，那怕是粗約的。但雖然概括的數字不能確定，但是也可以幫助指示出這問題的範圍和性質。

第一種必需的資料，便是歐洲要解除他人口過分的壓迫，究要移出多少人民。歐洲就說不絕對的人口過剩，但依每方哩居民數目的人口密度而說，顯出歐洲所供負的人類實在過當了。可以居住的世界——即大陸面積除去南冰洋大陸、北冰洋羣島和格林蘭——的平均密度爲每方哩三六八人。全歐洲的密度每方哩一二二；亞洲六一；北美和中美一八；非洲一一；南美洲九·五；澳大利亞二。比較人口過多的歐洲國家，比加時的人口密度每方哩六六四，荷蘭五五四，大不列顛三九六·五，意大利三五二，德國三四三。

除阿爾巴尼亞四八，立陶宛三七，瑞典三五，芬蘭二六，挪威二一，利哥拉二·七，冰洲二·五以外，所有歐洲各國，都超過了每方哩五〇人的密度。在美洲大陸達到每方哩五十的地方，祇有聖薩爾維達 (San Salvador) 一小國，其次的三個最高數，便是危地馬拉 (Guatemala) 每方哩四七；美國三六；烏拉圭二二；而墨西哥則有一八·五；巴西九·三；阿根廷八；加拿大二·五。

過去用移出人民來救濟歐洲各國人口過剩的程度，可以從他們移出人民的記錄中看出。移出人民減少人口的程度，必須除去移民的流入，其差數即移出人民淨數，示如下表。

一九二〇—一九二四年

歐洲移民出國的重要國家	一九二〇—二四年平均移出人民		每年平均海		海外移民淨數	
	大陸	海外	外移入人民	移出淨數	移入淨數	
比利時	二一、六六八	二、五二五	一、二七三	一、二五二	—	
捷克斯洛代克	二八、四二一	一〇、五二五	三、七一五	六、八一〇	—	
法國	—	二、〇八〇	一三、一八八	—	一一、一〇八	

德國	—	四八、二〇五	七四、五〇一	—	二六、二九四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	二一四、〇六七	六九、四三三	一四四、六三四	—
愛爾蘭自由邦	—	一六、二三六	二、七八九	一三、四四七	—
匈牙利	—	三、八六九	九九七	二、八七二	—
意大利	一八二、六二〇	一七二、四七三	六六、四五八	一〇六、〇一五	—
荷蘭	—	四、〇四一	七、九二五	—	三、八八四
挪威	—	八、六八九	一二、〇三〇	—	三、三四一
波蘭	三三、七〇八	五五、五七七	四一、六五六	一三、九二一	—
葡萄牙	—	二九、二八七	一六、五〇一	一二、七八六	—
羅馬尼亞	—	八、九三九	一、六七二	六、二六七	—
南斯拉夫	—	一〇、三二九	八、一七二	二、一五七	—
西班牙	—	九一、四七六	四七、四四一	四四、〇三五	—
瑞典	二、七九六	一一、三八四	三、六八三	七、七〇一	—
共計十六國	二六九、二一三	六八九、七〇二	三七一、一三四	三六一、八九七	四四、六二七

人民移出海外淨數三一八、五六八

國家	一九二六年海外		移出人民	移入人民	移出人民	移入人民
	移出人民	移入人民				
比利時	三、六七二	五、六九四	—	—	—	二、〇二二
捷克斯洛伐克	一二、〇六三	二、八一八	九、二四五	—	—	—
德國	六六、一四二	二八、二三五	三七、九〇七	—	—	—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一六六、六〇一	五一、〇六三	一一五、五三八	—	—	—
愛爾蘭自由邦	三〇、三五九	一、九八三	二八、三七六	—	—	—
匈牙利	五、八五六	四〇〇	五、四五六	—	—	—
意大利	一一九、〇五五	六四、一〇四	五四、九五—	—	—	—
南斯拉夫	一八、二三〇	五、六九一 (一九二五)	一二、五三九	—	—	—
波蘭	四九、四五七	六、〇一七	四三、四四〇	—	—	—
葡萄牙	三四、一三二	一六、八四六	一七、二八六	—	—	—

移民論

一九四

西班牙	四五、二九九	三九、九四九	五、三五〇	—
共計十一國	五五〇、八六六	—	三三〇、〇八八	二、〇三二

沒有移入人民數記錄的國家

瑞典	一〇、二〇二	挪威	九、三二六	芬蘭	七、〇七二
丹麥	五、八〇四	奧地利亞	三、八九五	荷蘭	三、〇五九
瑞士	四、九四七	共計	四四、三〇五	共移出海外計	五九五、一七一

大陸移民

國名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六年	
	移出	移入	移出淨數	移入淨數
意大利	一二六、二九七	一〇六、〇九九	—	—
波蘭	一一七、一三六	四九、一七一	—	—
法國	四一、一七四	一七〇、三六六	—	一二九、一九二
捷克斯洛伐克	八、五二四	—	—	—

在討論爲歐洲所必需的移民時，祇有海外移民是需考慮的，大陸移民對於有幾個國家像意大利和比利時是重要的，如果大陸移民停止了，他們的海外移民無疑的會因而增加。前面一張表顯示十六個國家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間的移民數，移出人民的淨數稍少於三二〇、〇〇〇，加入其他歐洲國家除去移出人民到西伯利亞去的，那總數毫無疑問一定在三五〇、〇〇〇以下。在這總數內從不列顛羣島移出的人民有一五八、〇〇〇，差不多佔了半數。如前表同時也有移入人民紀錄的十一國一九二六年移出人民的淨數爲三三〇、〇〇〇，再加上祇有移出人民數目的七國，這幾個國家有幾年內移入人民超過移出人民，所有這些加起來移出人民的總淨數仍舊小於三五〇、〇〇〇。

應該注意的，移民淨數低估了壯年的移出和移入人民的意義。例如在重要的移入人民國家，移入的人民大多是年輕的人民，他們給予到達那國最好的工作生活。回國的人，大都是在他們從活動職業退隱下來的人，他們在做工作的國家裏或許保留着事業的利益。走掉一個退隱的老移民的損失，不會和得到移入少年的利益一般的大。這種事實已被阿根廷、巴西和委內瑞拉所承認。

了，他們不把六十歲以上的人算作移入的人民。例如在澳大利亞一個內地站的退隱主人或管理員，不論退居到悉尼或墨爾伯恩或到不列顛去，對於牧畜業的發達沒有什麼關係可言。假使他到歐洲去了，澳大利亞損失些所得稅和個人的消費，但是這種遺失，可以用他偶然要來往澳大利亞的輪船費來補償，而且他退穩在那國家裏，做了一個非政府的代表，或許幫助引導資本流入澳洲，這樣促進了澳洲的發展。

一個到移入人民的國家的移民年齡比較那國移出的人民年齡年輕到什麼程度，可從美國移民統計所得的結果中看出——

		年齡一六—四四		在四五歲以上者	
移入人民	一九二一	五八七、九六六	七〇、六五〇		
	一九二二	二一〇、一六四	三五、六八二		
	一九二五	二一三、九八〇	二九、六一二		

移出人民	
一九二二	一四三、〇八一
一九二五	六八、四〇三
	四六、一三二
	一九、九一一

一六—四四歲的移入人民人數，超過那四五歲和以上的人數，比例爲八比一和六比一；但在移出人民中間，比例祇有三比一了。

一九〇七年爲美國移入人民最多的一年，移入人民總數一、二八五、三四九人，中有一、一〇〇、七七一人，的年紀是在一四至四五歲之間，四五歲以上的祇不過四六、二三四人。

歐戰前，自一八九九年以後，一四至四四歲間的人每年總是比四五歲以上的人多，成一〇比一的比例，有幾年竟超過了二十倍之多。

再者有許多回到本國去的人，年紀小於四十五歲，或許早已有了適足的儲蓄可以獨立，他們也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富和能力，扶助國家的人口。

所以移出人民的淨數，不能充分表現出對於移出人民概數中的壯年人口的救濟。淨數與概數間的地位，後者即表示壯年移出人民，它是不能一定的，受各國個別的決定。

移出人民對一個國家經濟狀況上所生的影響，依移出人民和國家全人口的比例而定。用這種標準，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中的移民影響，那末葡萄牙便移出民數最大，愛爾蘭自由邦第二，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第三。

國 家	每一〇〇、〇〇〇 人中移出人民數	每一〇〇、〇〇〇 人中移入人民數	增 減 淨 數
葡 萄 牙	五二〇	二九三	減二二七
愛爾蘭自由邦	五一三	八八	減四二五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四八四	一五七	減三二七
意大利	四四五	一七一	減二七四
西班牙	四二八	二二二	減二〇六
挪威	三二七	—	—
波蘭	二〇四	一三三	減八一
芬蘭	二〇〇	—	—
瑞典	一九二	六二	減一三〇

丹麥	一八一	—	—
瑞士	一五二	—	—
奧地利亞	一一九	—	—
捷克	九六	二七	減六九
南斯拉夫	八六	六八	減一八
德國	八〇	—	—
愛沙尼亞	五九	—	—
荷蘭	五八	一一五	加五七
羅馬尼亞	五五	一〇	減四五
匈牙利	四八	一二	減三六
比利時	三三	一七	減一六
法國	五	—	—
新西蘭	一一九二	二二三	加六八
阿根廷	一、三八五	四八八	加八九七

澳大利亞	一、六七〇	一、一四三	加五二七
美國	三七三	一四一	加三三二
巴西	二四二	一一〇	加一三二

戰後的情形是異常的，惟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間歐洲幾個重要的移出人民國家，每年平均移到美國去的人數，卻值得考慮。

	一九〇一—一九一〇年間 平均數	一九二〇—一九二四年間 平均數
奧匈帝國	二二四、五二六	六〇、九六四加X
德國	三四、一四九	四八、二〇五
意大利	二〇四、五八七	三五五、〇九三
瑞典	二四、九五三	一四、一八〇
挪威	一九、〇五〇	八、六八九
俄羅斯	一五九、七三〇	八九、二八五加X

英國	八六、五〇一	二三〇、三〇三
.....
歐洲總計	八一三、六〇一	八〇六、七一九加X

歐洲對於移出人民的需要，不容易用數字來表明，因為各時期的比較統計不易得到，而且隨便那一年情形都有些特殊。從可得的數字表明它的需要已經有約三五〇、〇〇〇的移出淨數來滿足，其中一半是不列顛島所需要的。在現在的狀況之下，有了五十萬的移出人民淨數，雖不能解救全部歐洲原有的失業，也足夠供應歐洲絕對的需要了。

第十六章 移入人民國家的吸收量

各國吸收移民的容量，在某程度之內，也許可以從他們從前所接受的移民數量上推論出來。美國在歐戰前約有白人九五、〇〇〇、〇〇〇，每年允許一、二五〇、〇〇〇移民入國，或約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一·三。澳大利亞有人口六、〇〇〇、〇〇〇，依同一百分比，每年就可以吸收八〇、〇〇〇移民。

一個國家希望有的移民百分比，依移民概數和移民淨數的比例，以及工業職業和農業職業的比例而異。

一個國家的吸收移民，大半受它工業活動的範圍所決定，因為工業製造者可以雇用粗工人，比較農業的雇用為迅速。在耕種方面粗工人比較的少有用處。農業和其他工業發展範圍的比較，不能單用都市及農村人口的數目來決定；因為有幾個國家，尤其是有很大的孤立農場和羊

場的澳大利亞，農業和畜牧業而為城市居民所經營者多於歐洲，在歐洲地主和地主的管理人，通常都是住在莊園的。

美國或許能够比澳大利亞或加拿大吸收移民更快，因為雇用粗工工人的工業更多的原故。依一九二〇年的人口調查，美國約有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個人從事於農業畜牧業和林業，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從事於其他的職業。因此從事於農業畜牧業和森林的工人，差不多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九，與從事於登記職業的人的比例，較一比三的稍多些。假使把所有從事於農業方面的專家，家庭職業或運輸業的人加入到農業方面，比例一定較一比三為大。

在澳大利亞那些從事於各種工業方面的人數，不能確切的知道；但是可以由死亡登記簿上所開示的職業推論出來。一九二一年從事於農業和畜牧業的男子死者四、二三七人，在工業、商業、礦業死者一二、八〇〇人。所以它們的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三，很像美國的比例。

在美國的城市人口為百分之五一·四，澳大利亞為百分之四三·八，這兩個都市人口對農村人口的比例都比歐洲的要高得多。歐洲最高的比例在丹麥，丹麥的都市人口是百分之二〇·

二五，這原因一部分正與有幾個澳大利亞州相同，因為資本蓄積的比較的大。在英格蘭都市人口為百分之一一·八三，比利時為百分之八·九。

一個國家移民入國的數量，乃靠它所有能吸收粗工工人的工業數目而定。美國因為東部工業區域的近代的发展，使它能比其他那些農業佔優勢的國家更快的吸收移民。這種移入人民的接受，是屬於東部諸州的工業區域。例如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內東部諸州接收有四九六、一〇六人，數目最大，包括移入人民和非移入人民兩種在內——

州名	移入人民及非移民	人口	百分比
紐約州	一〇六、二四四	一一、一六二、一五一（一九二五）	一比一〇五
密執安州 (Michigan)	三八、一七八	四、三九五、一五一（一九二六）	一比一一五
得撒州 (Texas)	三七、二五四	五、二二〇、〇〇〇（一九二六）	一比一四〇
麻沙朱色得士州	三三、六四五	四、一四四、二〇五（一九二五）	一比一二三
伊利諾斯州 (Illinois)	二五、二九五	四、二〇二、九八三（一九二六）	一比一六六
加利福尼亞州	二六、六六五	四、〇二一、三二〇（一九二五）	一比一五〇

本薛爾文尼亞州 (Pennsylvania)	二四、九三七	九、三一七、六四七(一九二五)	一比三七三
紐折爾西州	二一、二三七	三、五〇六、四二八(一九二五)	一比一六五

西部諸州中，尤進移民最大的是加利福尼亞和得撒兩洲，都是因為他們的油田迅速的開發，加上從墨西哥有流出人民；在加利福尼亞也因為住宅城市的勃興。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在政府的記錄上移入人民對全人口的百分數是〇·四五，但上表所列的八州，都在這百分數以上；在紐約州幾佔百分之一，祇有本薛爾文尼亞州在平均數之下。三個新英格蘭工業州的移民百分數很相近似——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 移入人民	全人口 (一九二〇年調查)	每方哩人口	移入人民與 全人口之比
羅得島	三、三一—	六〇四、三九七	五六六·四	一比一八二
康納克的克脫	六、四四七	一、三八〇、六三一	二八六·四	一比二一四
麻沙朱色得士	二六、八四五	三、八五二、三五六	四七七·二	一比一四三

反之完全是農業的州分，移入人民就很少——

	移入人民	全人口一九二五年	每方哩人口	移民比例
北達科大 (N. Dakota)	八一六	六八六、四二四	九·五	一比 八二九
南達科大	六〇七	六八一、五五〇	八·五	一比 一、一二三
窩民 (Wyoming)	二三三	二〇六、三八一	二·一	一比 八八六
勿爾吉尼亞	四一四	二、四四九、四四三	五七·五	一比 五、九一六
喬治亞 (Georgia)	二二九	三、〇五八、二六〇	四九·四	一比 一三、二五四
亞拉巴麻 (Alabama)	二六二	二、四六七、一九〇	四五·九	一比 九、四一七
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一六六	一、七九〇、六一八(一九二〇)	三八·六	一比 一〇、七八七

在北方三個農業州裏面，移入人民的百分數祇約占百分之〇·一，在人口比較稠密的南方幾州，更是不足重輕，喬治亞的移民祇不過是全人口的百分之〇·〇〇七。

美國每年的接受移入人民一百萬已經停止了，理由就在移民還沒有同化，而且這個數目又太大；雖然移民無疑對於共和國的工業的成功有所貢獻。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移入人民數報告（泰晤士報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紐約電）如下：

合法移入人民概數五三八、〇〇一人（包括來自加拿大來者八一、五六〇；自墨西哥來者六七、七二一人）

合法移入人民淨數二八四、四九三人

移出人民二五三、五〇八人

非法移入人民估計一七五、〇〇〇人

移入人民總淨數四五九、四九三人

假使美國移出的人民，認為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已經超過了工作年齡，那末那年壯年的移入人民就要等於五二〇、〇〇〇人了。

非法的移入人民大多數一定是歐洲人，因為亞洲人和非洲人很容易排斥，而加拿大人、墨西哥人和其他美洲人，除非有身體上的缺陷或因政治主張或社會主見被拒絕以外，原有進去的權利。每年歐洲人的定額約有一五〇、〇〇〇，假使加上偷進的移民，美國或許要接受三〇〇、〇〇〇歐洲人。定額一五三、五四一人中，從大不列顛島來的有八六、九〇一人，占了過半數（其

中七三、〇三九人來自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一三、八六二人來自愛爾蘭自由邦。所以假使美國的情狀像現時不變，美國可以接受歐洲大陸所需移出人民的全數（一七五、〇〇〇人）和不列顛島的半數（八七、五〇〇人）。

假使美國改變了它的法律，減少從美洲別部來的移民，再同時慎密它的邊防，阻止任何額外的移民入口，那末歐洲人的數目，一年就要減低到一五〇、〇〇〇人，這個數目對於歐洲必需移出人民三五〇、〇〇〇的數目，或是合於期望的五十萬為限的數目，相差太遠了。

第三件可能的事情，美國可以減少它的移入人民，甚至低於現時合法的限制，或竟完全禁止。美國決不願意爲了別國的利益，而同意改變它移入人民或陸地殖民的政策。但爲自己方面的利益，它就可以改變。勞特（Filiof Lord）說過，「任何人會鄭重的建議國會，在歐洲中部應該劃出一條地理線來排斥從西班牙、意大利、奧地利亞、南俄羅斯和希臘來的移民，那是幾乎不可相信的。」但是這個舉動非單是個提議，而且被國會採用了。這個制度是當作一種應急的辦法，而催促採用的，會因國內的非難增加而修改，那也是可以相信的。反對的意見有好幾種理由。除第十章

所講的以外，又有人主張美洲的實業仍舊需要移民工人，有幾種美國的實業，幾乎完全是靠在移民身上的。美國不能生產足夠的粗工工人，供應它的需要。美洲公民在教育 and 社會進步上的成功，幾乎把所有的公民都轉變成爲精工，因而發生粗工工人的缺乏。這個國家雖然可籍機器來經營，低級工人的數目就可減低，但是這樣的變換，無疑的會使美國有幾種重要的工業發生重大的困難。

在美國黑人的困難，也因受限制歐洲移民的影響而加重了。潑林斯頓大學教授達一克敘述九、〇〇〇、〇〇〇黑人的問題說，「或許是任何國家所遇到的最大而最困難的問題。怎樣可以使他們有公民的權利，而不許他們有種族的混合——這就是個問題。」

在歐戰前美國研究黑人問題的人，因黑人在人口中比率的減低而得安慰，引起他們的希望，以爲困難問題就將漸漸的減少了，他們還幻想黑人可以回到非洲去，這樣便解救了美國的困難。雖然黑人的生殖率很高，但是黑人所占的百分比反而減小者，其原因在於他們嬰兒死亡率之高，以及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的歐洲移民流入，移入者大多是少年，生殖率很高，但是這兩種

狀況，現在都改變了。在美國有許多機關，幫助黑人供給他們很好的校舍，教授他們較實用的教育，指教他們善良的耕種方法，改進他們生活的標準，曉諭他們清潔的利益。所有這些影響以及黑人財富的增加，降低了他們的嬰兒死亡率，延長了他們的生命。生殖率因為嬰兒死亡率的減低，不得不降低；但是黑人生殖率的低降，或許繼續下去要比白人中間的要小些，而近年來白人中間壽命的增加，卻還不如黑人。

黑人從南部諸州散布到北部諸城市去，代替被排除的歐洲工人，結果自然會和白種人發生若干的混雜，增加黑白雜種人的比例。所以減少白種的移入人民，隨之以改進黑人的生活狀況，則美國的人口，當然會增加黑人的百分數。美國最後或會覺悟這種辦法比較和在世界上負有文藝復興榮譽的國家的國民混合要少滿意些罷。

美國採用的定額制度或許是不可廢的了。然而定額可以用較少暗昧較少帶刺激性的方針來決定，應該對於各移出人民國家的特別情形，加以考慮；這種定額，不必一定按照受戰爭擾亂時候的公衆輿論，以及受歐洲經濟不景氣的狀況有增加大批移入人民的恐嚇下所採用的固執方

式，一成不變。這種定額制度無疑的受堅實的保護，因為它是受工會資本家經濟學家優生學家以及極端的愛國主義者聯合的利益所支持的，但是這些利益，用一個較好而較少嫉妒的制度，也未始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任何柔性的制度，像澳大利亞人所採取的，在美國總會因怕給個人或機關的權力太大而不克實施。在一個大而複雜的國家要做個試驗一定是很困難的，因為辨認其效果往往是不可能的，假使政策是失敗了，恢復過來又是很困難的。有些新興而較小的國家和老大國家中間的差別，在不列顛帝國會議席上表明出來，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君宣言，大不列顛不能以它的國稅制度作為試驗，因為試驗一開始了，就不能回復過來。澳洲著名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頭京 (Alfred Deakin) 回答說，澳大利亞常常做試驗，假使結果失望了，便把政策回轉來。澳大利亞信託一個委員會，授予以廣泛的極大的權力，相信他們能很公平的為公衆利益而施用權力，但是在美國各州的利益，常常互相衝突，要把行政的權力完全信託由個人而成的一個委員會，似乎是困難的，因為受政策不利影響的州，就很容易要控告委員瀆職，或圖達私人目的。所以美國寧取國會

的嚴格的法令，完全無考慮個別事件的餘地；這種趨勢為創立一個合理的移民制度的嚴重的困難。但假使某一國所要移民的因子，受一個獨立的國際會議所審慎決定，那末可以計劃一種規制，在這種規制之下，予美國移民委員會以廣大的個別選擇權。

考慮到美國的陸地品質的平均的非常良好，那末它可以維持一個較多的人口，由此可以救濟少數的白種人。有一天美國人口，也許會與生活資料逼近，如果再有移入的人民，便要降低自然的增加，但這個時候還遠的很，就是在這世紀末，據估計美國的人口將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每方哩七五人的密度，還遠在國家所能安然維持的數量之下。假使美國對於獲得移入人民的同化，有適當的努力，它可以在無限的時期內，每年平安的允許三〇〇、〇〇〇個歐洲的移民入境。這個估算承認美國在過去允許進來的移民，比它能同化的數目多了，速度應該減低，至少要等到從前所超過的數目一起吸收完了，纔能加高。

前面沒有把新西蘭或南非洲當作移入人民的國家來討論，因為他們在這主要問題上的影響，定是很小的。

新西蘭是沒有移民問題擾攘的樂土中的一個。在世界各國中，它是有最高的自然增加率的一個，雖然它人口的密度每方哩不過十四人，比起歐洲還是很低，但是比了澳洲各州除維多利亞以外，卻是最高。想到新西蘭在一八五八年的時候，人口祇有六〇、〇〇〇人（土人在外），它的山地又占一大部分，而至一九二一年它的人口就有一、二一八、九一三人，從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五年間，每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四二，實在是個顯著的成就。

新西蘭沒有很多的空地，像澳洲一樣能夠引起人口過多地方人的妒忌。所以無疑的它可以繼續它獨立的發展，不會受移出人民的大國說霸占原來可以維持幾百萬殖民的閒地的斥責。因為新西蘭經濟的衰落，從一九二七年五月起移入的人民除學生、家傭和農工以外，便暫時中止了。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來者超過去者各為七、四〇二、七、三六八和九、七〇六。它每年能夠接受八、〇〇〇至一〇、〇〇〇個移民。

南非洲

南非洲也是一個其移民政策不受世人所注意的地方。它有很多的本地人口，阻止了廣大的歐洲移民，因為那裏沒有地方容納工人移民，也沒有事業可以叫歐洲城市中的失業人去做。有資本的農民遷移去，那是極需要的，但是他們的數目不多，而且他們也被希望加入雇用有色的工人。歐洲人的統治階層中去。下列近年移入南非洲的人民數目，顯出南非洲不能成容納大批歐洲移民的主人。

新到的：——

一九一九	九、〇三八	一九二〇	二二、〇九五
一九二一	二〇、九三三	一九二二	一三、二三五
一九二三	一一、六四一		

一九二三年移入人民的國別——

美國人	三二六	比利時人	九九〇
荷蘭人	一七四	德國人	三一五
意大利人	一三九	葡萄牙人	七五
俄羅斯人	八六	挪威人	一九三
立陶宛人	七九〇	不列顛人	九、七一二
共計			一二、八〇〇

第十七章 要怎樣纔能够不用國際共產主義來滿足歐洲移民的

需要呢

A 數量問題

移出人民，並非是減少歐洲失業人的唯一方法。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在一八二〇年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到一九二〇年已經增到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人；這種極大的增加的可能，賴有許多的發明和很精明的管理方法，如果要在前世紀的初期，保持這樣一個稠密的人口，那就不可能了。海洋輪船從海外帶進食物和原料，機器的發明已經把英格蘭和南蘇格蘭變成許多工廠，再進一步的發明，也許會使不列顛羣島的支持人口的力量增加成爲可能，又由出口商業的增加得使人人有業。依照這種方向而趨的進步，是最理想的。

不列顛島上所生產的最有價值的原料，便是人民的腦力；其理想的發展，顯然就是在國內盡量利用它，正如把別種原料變成製作物一種，在經濟上講來，一個工業國家的移出人民，和它把鐵礦和鐵塊輸出有一樣的不利。

依據克勞斯爵士的估計，假使不列顛現在的經濟狀況繼續下去，不列顛人口便要嫌多幾百萬。因為英國有許多重要的主顧國家，爲了歐戰非單減少了他們的購買力，而且有些地方因爲在戰爭時期不能購到所必需的貨物，從而自己奮起製造，已經減少了英國工業品的需要，所以現在的經濟狀況是不利於不列顛工業品出口的增加的。海外需要英貨的增加，即使實現也不會快，雖然可減少一些移民出國的需要，但也不能馬上得到解救。移出人民，對於現存的危機，也許不是一個完善或唯一的辦法，但只要移出人民繼續進行，還是最穩當最能緊急立刻實施的。

現在不列顛人口過剩，縱令採取最高的估計，假定爲二、二五〇、〇〇〇人，由移民也可以補救。這個問題，本來是與男工人有關的，除開這一點，問題的嚴重就可減輕。假使有個適當數目的男人移出去了，婦女和兒童自然的會跟着出去，雖然做家庭工作的婦女，當獨立的移入人民，也是

受人歡迎的。

不列顛每年增加三〇〇、〇〇〇人口的數目，我們也須記得，這數目中的一部分是可用移出人民抵補的。這個過剩的二、二五〇、〇〇〇的數目中，大約要包含——因欲避去一九二一年
的特殊情形，用一九一一年的人口調查來決定——四八〇、〇〇〇自十五歲至六十四歲的壯
年男子。每年移出人民四八、〇〇〇人，在十年內便可消去現有的過剩數目。每年有一〇〇、〇
〇〇左右的壯年男子的增加，有待於供給職業；但這增加數中的一大部分，是屬於可由非工業職
業的增加所供給的。每年如能移出一五〇、〇〇〇男子，帶出一〇〇、〇〇〇婦女和兒童，在十
年以內便可移去現在的過剩和每年的增加。那個總數應該是十分做得到的。

依一九二四年的條律，美國所定的永久定額，規定每年自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移入美國的
人民數為七三、〇三九人，愛爾蘭自由邦一三、八六二人，或不列顛全年總數為八六、九〇一人。
澳大利亞政府的殖民計劃，估計每年引入受幫助的殖民四五、〇〇〇人，再加額外指派和單獨
的移民，據低一點的估計有一五、〇〇〇人，那末澳大利亞總計每年至少可吸納六〇、〇〇〇人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加拿大吸收了二七、〇五〇不列顛人，那裏無疑的一定歡迎較多的不列顛人，可以接受五〇、〇〇〇人以上。不列顛移民，走入這三個國家裏的，每年就有一九七、〇〇〇人了。在二五〇、〇〇〇人中餘下來的，可以到新西蘭、南非洲、印度和其他不列顛帝國的部
分去，還有許多不列顛商人官吏和機器匠，至少在他們的壯年，也有不斷的向世界的別處移出。別個國家預備接受不列顛殖民的數目常過於實際去的人數。

歐洲其餘各國——除俄羅斯可以殖民西伯利亞去，對於本國以及移出人民國家以至一般世界皆有一樣的大利益——近年移民總數，把回國和移入加以適當考量之後，仍在二五〇、〇〇〇左右。照一九二四年的條例，美國在偷進美國的一七五、〇〇〇人外，預備每年連不列顛人在內接受一六〇、〇〇〇歐洲人，這在討論移民所供的實際救濟上，也不應該忽視的。

數目或許會減到六三、〇〇〇，然而應該注意，美國有個活動的政黨，他們承認現在的定額是個暫時的讓步。一九二七年有人向美國國會提出修正案，要限制任何國家最高的定額為二五〇〇〇，這樣便要把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的定額從八六、九〇〇減少，每年便要減少六〇、〇〇〇。

○不列顛人的出口。還有人希望完全禁止移入人民。這個主張倡議最力的，便是加利福尼亞洲國會代表兼美國移民委員會主席約翰生（Andrew Johnson）君。他在加力斯教授的著作序言裏，對美國所受移入人民的惡劣結果發表意見說，『完全歡迎各種人民的日子，不加區別的接收各種人種的日子，已經確切的終止了。』後來在國會中演說，他又伸說這個意思。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他說移入人民不受美國的傳統思想所鼓舞，他以儀式道德和文化方面可悲的改變，包括戲劇的趨於粗鄙，學校的標準降低，和報紙的墮落。歸之於外國移民的影響，他預料美國的限制政策，將要加厲，不會放鬆。他在下一次國會中演說（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對於一九二四年條例中民族起源一節，大加反對，反對的理由便說它沒有確定的數目根據；他堅執主張健全的政策，不在於這一種數字的計劃轉變到另一種數字的計劃，而在於對美洲移民和舊世界移民一體限制，並且須向完全禁絕移入人民的路上走，盡力推行，愈快愈妙。

粗工工人更加減少，對於工業化各州的不利，使美國發生疑慮應否跟隨加利福尼亞亞代表的領導，繼續減少歐洲的移民，而增加北方諸州黑人和墨西哥工人的輸入。

一九二六年加拿大接受七五、〇〇〇個非不列顛的歐洲人；阿根廷常接受一五、〇〇〇人，巴西接受三〇〇、〇〇〇移民；後兩國實際上所接受的都是歐洲大陸的移民。

這三個國家加上六三、〇〇〇到美國的，再加上到墨西哥的移民，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的移入人民淨數各爲五六、九七〇及四五、五七九，總共加起來每年就有六〇〇、〇〇〇了。依這些方針移出人民，西伯利亞便會被歐洲人種所佔據，或許變成一個購買大量歐洲商品的主顧，他們用食物和原料的供給來交換；阿根廷會變成逐漸歐洲化國家，在巴西和南美洲國家的人口，黑印第安種人的比例，便會因歐洲人血液不斷的流入而減低。

B 道德問題

顯然世界上儘有適於歐洲移民的廣大的地盤，實際上全美洲人口在每方哩四十人以下，而每方哩祇有兩個人的地方也是很多。美國在過去的時代，接受的移民數目，比可以解除歐洲人口壓迫所必需的人數尤多，那也是顯然的事情。歐洲所要流出的人民，毫無問題的可由移民入國的

大國家來容納。問題在於他們看到了國內外國人集團的增加，許多的移入人民，不能受本國國民性的同化，恐怕工資標準的減低，和國家團結力的衰弱，對於是否將允許移入人民，便不免猶豫了。

根據國際共產主義的原則，以爲一國的人口增加，超過了他自己國家的容量，便有權利要求一個較自制謹慎的國家，允許他們無限的走進到它自己的領土內去；這種要求，終不能克服接受大宗移民國家的反對。無遠慮的國家在國際方面也像在個人間一樣，個人對於謹慎人的財產沒有分享的固有權利。那些怠於指導人民補滿土地的國家，不應該希望無限的走進一塊陸地，那一塊地是另一個民族費了勞力，費了金錢而得來的作爲他自己子孫和文化立足之所的。國家的人口超過他們的生活資料，並沒有請求走進別種人民所有的土地去的權利，正和人多房屋小的人，不能去分得一個思想靈巧的工人以小家族佔得的一個大廈一樣。依照國際共產主義的方針，不能獲得解決的辦法，國際共產主義的結果，必至使人口過剩的惡果，在幾世紀內便會擴佈到全個可供人居住的世界。

開發得新領土的國家，對新領土有優先權，也有權限制移入人民到一個總數，不至超過平常

所能吸收的程度。

限制移入人民的合理，有六個理由：

一、各國都有權利保護它自己不受種族混雜而墮落。這個原則現在已受普遍的承認，種族間的移民，實際上已經停止了。

二、每個國家有阻止生活標準降低的權力，要是無限制的允許文化較低的人民進來，生活標準減低是不能免的結果。不列顛帝國的原則，允許各個自治領地有管理人口成分的權柄。一九一八年七月，帝國國會通過一個議決案，規定「不列顛聯合國內，每個政治團體有管理自己人口成分的全權，可以使用限制方法，限制任何政治團體的移民，這是不列顛聯合國中各政治團體政府，包括印度在內，所有的一個天賦的職權。」

三、一個國家吸收移民，祇能用比較遲緩的速度來吸收，尤其是農地和牧場，因為移入人民要在這方面成功，有賴於有謹慎和費錢的準備。這個事實已為不列顛帝國殖民條例所承認，規定支出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為移民準備土地之用。

四、做艱苦的工作征服荒地的開路者，可以正當的要求得一塊公平比例的土地，供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孫利用。

五、世上固多肥沃而水源充足的土地，尙未住有人民或住民很稀疏的，但是人口過多的國家，在他們要想自由的被允許走到一個國家，爲別種人民爲他們自己國家民族的利益而早征服了的土地去以前，應該在自己的大陸以內儘先耕種未用的土地。

六、移民入國，不應太快，以致原料生產過剩，致市場陷於危險。

所以人口尙不及其應該負擔程度的國家，有權反對無限移入人民的要求。但關於土地方面，『已既不能享用，又不許他人享用』的政策，是不合的。人口過多的國家，負擔着失業的困苦，照理可以希望得到有空地國家的同情。對於適合歐洲人占有的人口稀少的地方限制移民，只有在爲保全現存居民幸福的必要範圍以內，纔可說是合理。

沒有一個國家佔有的土地，是自己造成的。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人民，所以能握有現在的領土者，因爲他們能够善於利用土地，勝過了被他們排擠出去的土人之故。人類的歷史，顯出較高

的文化常常從較低文化者取得爲它擴充所必要的地域。那種過程的普遍，即足以證明是個正當辦法。其實人類的進步也有賴於此，這種進步常是自動的，並且就國家的活動而論是常常不知不覺的。

現代有些唱限制主義的人，其悲愴的態度與從前政策的寬大同情相異，他們認爲唯一應考慮者，就是移入人民國家的幸福。斯篤大特警告歐洲說「記牢：無論那一個外國人並無走進美洲的「權利」。這種允許移入，是給我們認爲那些能夠有利於美國的人的一種「特權」。唱限制主義的人，在美洲有什麼權呢？歐洲人佔據土地的正當理由，便是印第安人不能適當的利用；墨西哥北部的美洲平均每方哩人口爲一五·五，驅逐了美洲印第安人而自己來佔有者的子孫，在公平的條律上和合理的數目內，他們先驅者的子孫的歐洲人的流入，有什麼可以拒絕他們進來的道德上的權利呢？

美國的永久政策，也許會依照柯立芝總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關於移民政策對國會的咨文中有政治家風度的宣言，我們希望如此；他爲有幾種移入人民的限制辯護，所以「我們的邊

界以內每年好百姓的增加，不至於超過我們能把他們編入經濟的系統以內，一方供給他們的需要，同時我們也不至受不當損害的能力之上。」假使美國採用了柯立芝總統的原則，注意到人家的需要，容納其所能吸收而不至損害本身的移民人數，那它便可收受歐洲的移出人民的充分的一份，以解除歐洲人口過剩的壓迫。

佔有土地過於他們所能利用的國家，便有允許別種人民分擔發展的義務。分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大羊場大牛場把它們變成容納農民較多的農田，這種政策在公道方面以及實際的成就上，都可認為很正當的。這個政策可以行之於國家，也可行之於大地產。

有四個國家在歐洲人支配之下，有極大的空地，氣候又和歐洲的幾處相似，因之可以給歐洲移民極大的地盤，那便是西伯利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阿根廷了。一般人對於西伯利亞的普通觀念，總以為是一塊不可近的冰凍荒地，居民只有像拉伯人 (Tapp) 般的游牧民族。這種意見，在現在對於北部平原無疑是很確的。那裏在沒有排水以前便不會肥沃，而排水一事又不為實際的政
治所過問。反之南部西伯利亞包括西伯利亞鐵路兩岸在內，有很大的可以接近的精良土地，這一

帶的北部氣候，和加拿大的幾處相似；但是再南些，情形就比較少嚴寒些，氣候像美國北部一樣，這帶地方完全適宜於歐洲人的居住。南部西伯利亞假使適當的開放，能够常期容納東部歐洲來的大批移民。

並且俄國一方面限制移民出國，於一九二二年十月，成立了一個永久的委員會，鼓勵斯拉夫人和其他東部歐洲國家的移入人民，及回來的俄羅斯人。委員會支配六〇〇、〇〇〇英畝的土地供移民的利用。它輸入工具和機械；移入人民假使有些資本的，就只給他們居屋，但是他們都受減費免稅和以物產繳稅的優待。

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在不列顛帝國中是兩塊最空曠的土地，有很大的地方到現在還沒通達鐵路。加拿大因爲冬季嚴寒，有極大的障礙，澳大利亞有旱季乾涸的影響。鑒於這些障礙兩自治領地人口的生長，都不能算過分的遲緩。

現在加拿大受了重大的鐵路負擔而困頓了，非要等到近鐵路的私人所有的好田地充分的發展了，不能希望有物質上的進步。移民來到的速率，每年在一〇〇、〇〇〇以上，這個總數還可

以增加，因為加拿大有大批的人民移到美國去，空出了額外的位置。加拿大每年允許移入一〇〇、〇〇〇以至一五〇、〇〇〇歐洲移民，也不能算不合理。加拿大人偏愛那些從不列顛島、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和斯坎的納維亞來的移民。它的歡迎不列顛移入人民，在移民比例中愈高愈妙，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從俄羅斯及從前俄羅斯國家來的移民數目，現在正在增加。

澳大利亞移入人民的地位，比了加拿大的要複雜得多。澳大利亞已經有了平隱的進步，建立了一個非常高的生活和愉樂標準。其實，這個國家所顯出的發展的可能性，好像比歐洲人種曾經產生的方式要高一級。這個試驗不應該爲了沒有遠見的國家的一時之利而過於擴張，以致陷澳大利亞於危險的地步。

第十八章 結論

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在前世紀裏已經做了最有勢力的政治因素；在將來一如過去一樣，用以用增加土地產量的發明和發見來求得適應，然而這種發展，因為大戰所遺留下來的窮困和國際間的深仇痛恨，就進行得很慢，歐洲有一時曾依賴移出人民為救濟人口過剩而致的失業的唯一捷徑。西伯利亞的新進步，便供給東歐洲移出人民一塊適宜的地方；西部和中部歐洲，為解救它每年人口的增加，需要每年運出三〇〇、〇〇〇以至五〇〇、〇〇〇人，因為如此，所以它繼續需要在過去曾吸收這個數目的國家讓它移入。

不列顛羣島，因為它的實業的發展不能繼續的和它的人口增加適合，必需每年移出一〇〇、〇〇〇人，纔能解除人口常規的增加；現在超過工業所能維持的安適生活的數目約在二百萬以上——克勞斯爵士說有幾百萬——假使不列顛的壯年人口和雇用的範圍，在十年以內常常

平衡的話，那末需要再移出一五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〇人的額外移民。

歐洲必需移出的人口總數，依世界的經濟狀況而不同。每種從外國來的進款，都會增加不列顛島維持不事生產人的容量；不列顛移民的需要，也有賴於海外各國的福利。所以所引的數目，不過是個約數，因商業的盛衰很有驟然變更的可能。

在現在狀況之下，西部和中部歐洲移出人口的需要，估計起來約自五〇〇、〇〇〇到六〇〇、〇〇〇人，英帝國、美國和南美洲正常的發展也許可以與之相抵；假使歐洲實業和經濟的復原仍舊很慢，那末除非主要的移入人口國家願意接受比他們現在所預備的數目更多，否則，移出人口的需要，就要超出現在所能够移出的。

大戰後歐洲產生的強烈的國家思想，以及大陸國家的深恐損失人力使移民的前途變得不同了；因為這種恐怕，纔鼓起把所有的男子都保留以供軍事服役的政策。同時移入人口的大國，也神經過敏恐怕走進來的外國人，也許會成爲不同化的外國殖民團體，以致危害本國種族的和政治的團結。

祇有在這種條件之下，一個國家纔會允許移入人民仍舊保持爲外國人，卽如法國，祇准鄰國人暫時的居留，或是訂定幾年時期的合同，給予的權利，也要嚴密的規定。

移出的人民在走入別個國家，不能希望不盡義務而享有一個少壯而正在興旺的國家的所有特權。

移入人民保持原有的生活，和移入國的人民生活遠隔，甚至仍舊不懂移入國的言語，這已經使美國非常寒心，因而採取把移入人民減少到從前總數十二分之一的辦法。因爲疑慮外國的移入人民，不肯做澳大利亞人民，對於國家的發展上，有嚴重的阻遏，妨礙不列顛的傳統，已經使澳大利亞政府施用權力，拒絕所有證明不能同化的人民。意大利和巴西間的移民協約草案，因爲中間有幾條保護移民的議案，被認爲和巴西治理自己土地的主權抵觸，終於沒有結局。沒有一個國家是預備多數外國人進來的，也不會允許給他們全部的政治權利，除非他們被編入了它的國家生活和經濟生活以後。

預備去做第二祖國公民的的移民，也許便可得到寬容好客的歡迎。例如在澳大利亞集羣移

民，可以受得一六〇英畝土地的贈賜，從英格蘭來的旅費可以免費或實際上是免費，鐵路運輸也是免費的，他們受適當的農事訓練，同時在他們開墾整理自己土地的時候，還付給他們工錢；供給他們學校醫藥，殖民中無論男人婦女，都有完全的政治權和選舉權。加拿大也給移民有相當的特權。除非殖民在事實上和名義上一樣都願意變做它的公民；否則，不能希望一個國家願意擔負這一種的耗費。

假使移民的情形能有妥善的調適，那末所有歐洲需要移出的人民，在世界上儘有很廣大的容納的地方，這個事實，祇要把歐洲人口的密度每方哩一二三人和別洲一比，像北美和中美一八（美國三八、加拿大二五）、南美洲九、澳大利亞二人，就很明白了。雖然面積大人口少的國家，懷疑着移入人民，但是這種感覺，只要他們聯想到人口過多的國家應受公平待遇以及人口多了對於他們自己的利益，就會克服過來。美國也許會因工業發展的需要不得不繼續允許歐洲的粗工人進來；要不然不是有大批不法的偷進，把歐洲最不良的分子吸引進去，或者就是東北部的工業州更增加引入南部諸州的黑人墨西哥雜種，以及從南美洲和西印度來的移入人民。加利福尼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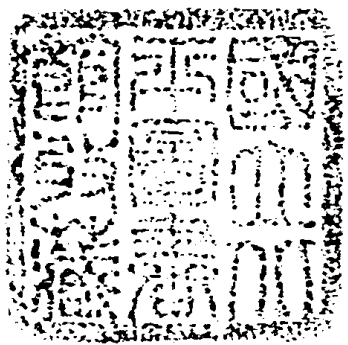
有它反對移入人民的傳統政策，這個農業州，外國移民到那裏去的，現在也爲數很小，總不能強迫東北諸州採行足以使勞力大感缺乏阻礙他們自己發展的政策。封閉邊疆禁酒的事情已經證明是困難了；要排拒能在偷運事業中竭力合作的人，其所取步驟一定會引起工業州和不需要移入人民的諸州中間的困難。

加拿大必須繼續歡迎移民入國，因爲有較多的人民，就會使鐵路的重大負擔減輕一些。

澳大利亞的人口還是稀少，它所有的威脅，倒不在於從亞洲來的軍事侵犯，而是在於鄰近諸島跟着亞洲的發展而來的商業競爭，和因殖民較密所造成的阿根廷低廉的出品。

歐洲對於歐洲人治理下的土地，適宜於白人殖民的，儘可以公平的希望合理的移入歐洲人種，因而使歐洲民族不止被迫而出於生育節制的方法，那樣一來一定會增加白人對於有色人種原有的數量的弱點。柯立芝總統曾經說過，美國的移入人民政策在按照它的需要程度允准外國人進來以所允准的數目不致損及美國爲止。只要接受這個原則，美國就可接受它應派得的移入人民，那就會滿足歐洲的合法需要了。移民以人類一家爲理由，要求走入別個地方，但如果他與那

個供給他們立足之所和更豐富自由的生活的國家的統一相抵觸，他就不能合理的希望得到入境的允許。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32702)

漢譯世界名著
移民論 一冊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Future

每冊定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 W. Gregory

譯述者

胡繆 珍瑞 元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九三五上

榮

殿

